

彙纂功過格

戊

漢書門			
三	三	三	三
二	二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冊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三	三	三
二	二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冊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31
冊數	10 (5)
函號	311 290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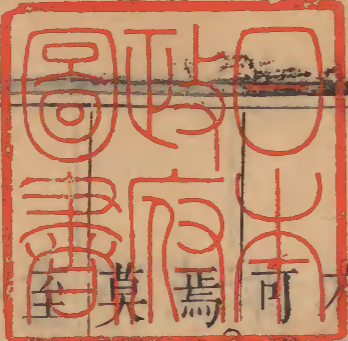
彙纂功過格第五卷

淺草文庫

色慾 修身之五總論 色慾首戒汚人。次戒不謹於房室。而其最上丹頭。則在于清淨念慮。蓋嘗

有從未汚人。并無房室。而色慾之過惡。已積而不可勝計者。則惟其念慮之不除也。修持者盍深謹焉。○江舟次曰。諸惡業中。惟色易犯。敗德取禍。亦莫過此。嘗卽萬惡淫為首。思之。世間惡業無窮。何全以淫為最。蓋淫念一生。諸念皆生。邪緣未湊。生

幻妄心。勾引無計。生機械心。少有阻礙。生嗔恨心。慾情顛倒。生貪着心。羨人之有。生妬毒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廉恥盡喪。倫理俱虧。種種惡業。從此而起。種種善願。從此而消。故曰。萬惡淫為首。夫一動淫心。未必實有其事。已積惡造罪如此。况顯蹈



明行。罔知顧忌者耶。世有忠厚善人。而身後不昌。才人文士。而終年潦倒者。其病皆由于此。今欲斷除此病。當自起念時。截斷病根。大抵人之一心。平時能持。則當境自定。從未有平時搖搖。當境不能染者也。今人于色界中。未見則先思見。既見則欲貪見。枝牽蔓引。必欲陷入火坑。而後快。彼云人禍不及。我謂天刑難逃矣。○嘗疑陰間于強橫之人。或寬其罪。而獨于貪色之人。倍嚴其罰。今乃知其非無故也。蓋以強橫而出者。必以強橫而入。王法加之。鄉里怒之。冥司可不必用其苛責矣。至色慾一條。其因姦致殺者。世間無幾。暗室之中。幽隱之地。人誰得見。法安所施。常有隱犯此過。而仍負善人之名。是則天廷所極怒者也。故凡鬼神往來。惟務嚴察此事。且不特察其事。而并以察其心。以為

淫念多。則善念必少。淫念少。則善念自多。是以淫念全消者。五福中獲其三。福曰壽。曰康寧。曰考終命。淫念常起者。雖無實跡。而就其念之惡。則必有疾病之困。凶短折之殃。臨死之日。展轉床第。欲死不得。求生不能。佛家所謂受諸痛苦也。則六極中亦獲其三。極。倘少有實跡。則命該富貴者。改註貧賤矣。數應平安者。倏來禍變矣。分當有子者。罰令無嗣矣。願望貴子賢子者。偏生不才子矣。若實跡屢見。則報其一世而不足。又有地獄報。來世報。妻女淫佚報。子孫困窮報。古人有曰。褻我祖父血脈。亂人骨肉宗祧。又曰。殺人者殺其一身。姪人者殺其三世。蓋不特破人之節。使其父母翁姑。夫妻子女。一或聞知。恥懸眉頰之間。痛纏心骨之內。過惡之重。莫甚于斯。宜其降罰之重。亦莫甚于斯。人恒

不察。未知其人平日何似。其祖若父生前何似。見貧賤者。則以為命也。見困窮者。又以為命也。甚而曰。彼善人也。而何以不獲報。抑知鬼神所以儆勸之苦心。固自有在乎。即如陸仲錫賣神一事。究言之。特虛願耳。何嘗有實跡乎。乃丘師即受抽腸極刑。仲錫減盡狀元祿籍。甚矣鬼神之重此事也。世人但念萬惡淫為首之語。亦可以惕然而思。悚然而懼矣。嗟乎。昧焉罔察。猶曰無知。縱情無忌。安逃天譴。其亟以功過格為皈依。是所深望于同志諸君子也。○語云。賭近盜。姦近殺。譬如姦人妻者。必反惡其夫。姦人女者。必反惡其父母。以及娼優花柳。必惡其同行儕偶。行姦賣俏之人。惡之不已。則思所以傷之害之。絕之殺之。而後快于心。至于其夫其父母。其同行儕偶。之所以視我者。亦當如是。

于是人之殺我。與我之殺人。禍機皆伏于此。故淫者。天下第一殺機也。○古來三教之書。每多同異。而獨於戒淫之語。說罪過。說冤仇。說果報。不謀而同。如出一轍。可知此事萬不可輕犯。而實萬萬難以自持。英雄豪傑。他事儘有執持。而獨于此事。失足者。比比皆是。乃知其難也。惟能于難處。有慧力。有定力。有忍力。方可以入聖賢之途。如何謂之慧力。美色當前。乍見心動。試思今日之明眸皓齒。二十年後。雞皮鶴髮。甚不堪相對也。再思百年之後。皮囊臭腐。甚不堪嚮邇也。再思今日之淫行。即明日之死徵。人至于死。而雄心灰矣。至于青樓紅粉。其靚妝濃抹。當場獻伎之時。能令人瞥見神驚。試思其未經梳洗之時。未施粉黛之際。本來面目。不見不聞之地。大有不堪回想者。此惟慧者。意想能

及之。不慧者不能及也。如何謂之定力。平日操持。嚴切。念起即除。我心既定。自然遇物不移。如何謂之忍力。語錄有云。譬如慾心既萌。猛不可遏。試揭其帷。則吾母在焉。吾女在焉。如是則可以忍乎。譬如淫人妻女者。試想人之淫。我妻女。我將何以自解。如是則可以忍乎。再若心有所動。意有所觸。試念苟合之時。感應篇所謂司過之神在我旁也。三台北斗在我頭上也。三尸在腹。竈神在戶。日月三光在天。記錄者有之。瞋視者有之。竊聽者有之。含怒者有之。照臨者有之。如是則可以忍乎。大抵慾心之生。生于喜。生于樂。生于安閒。生于富足。生于肥甘。慾心之阻。阻于憂。阻于懼。阻于勤勞。阻于窮困。阻于淡泊。功過格望人時刻勤務本業。時刻注存積善。意若曰。定力既至。慧力忍力。皆可不用矣。

豈獨色為然哉。推之財與氣。亦無不然也。此功過格所以不可不受持也。○昔人有以戒邪淫單式刊布者。謂每領一單。分勸十人。使自書名簽押。誓告神前。期各嚴持此戒。不幸有犯此者。愧悔一萌。已足消彌天之過。幸而未犯此者。從今堅制。不致恨白璧之微瑕。彼此相規。始終不易。我輩甚宜依此遵行。誠心發願。勸化十人同心。定于二月初三日。或五月十三日。訂集同社。虔備香燭。作疏一通。謹列鄉貫年庚。各自書名簽押。焚告文昌帝君。伏魔大帝前。嗣後動念發言。務期戰兢惕厲。不敢少涉邪淫。更轉相廣勸。俾世人永斷孽根。咸歸正路。此不費錢財之第一功也。

一功 路遇美婦人不留盼
附錄 冒起宗自叙曰。予於萬曆丙午。列子衿。時年十七。讀

書稍暇。莊誦太上感應篇。輒有孳孳意。戊午。登鄉薦。年二十九矣。是科臨場。以病幾殆。比入闈。及午。四肢欲脫。昏昏如夢中。夜燃燭。目不見卷格。竟不知何處下筆。天明出闈。沈臥竟日。且予無論大小試。所作雖經歲不忘。此番不記一字矣。榜發後。例赴督學察院。親供。見墨卷。則字字端楷。如平時。不是憤夫筆。吁。信有神助哉。己未。下第歸。始發願增註感應篇。博引旁收。心目手口。無不竭盡。每註完一段付梓。其原稿。則焚之家神前。因念好色損德尤甚。文人故犯者多。故于見他色美一條下。備列報應。以為觸目寒心之一助。當日佐予繕寫。則余兒之塾師南昌羅君名憲嶽。辛酉。羅君歸而入泮矣。相副八年。正月初二日。羅君夜夢見道粧如仙流者三人。一老翁。二少年。老翁蒼顏黃服。二少年披紫衣。左右侍。老者出一冊。左顧曰。

爾讀來。左立者朗誦良久。羅君竊聽之。愕然曰。此冒孝廉增註感應篇內。見他色美二句之全註也。讀既畢。老者曰。該中旋顧右立者曰。爾誦一詩。即誦曰。貪將折桂廣寒宮。那信三千色是空。看破世間迷眼相。榜花一到滿城紅。詠畢。老者笑而去。羅君醒而作書。詳述夢中詩。遍訪鄉人之商如臯者。緘寄予兒曰。尊公捷南宮無疑矣。但榜花二字難解。當是誤聽耳。其餘一字不差也。書以二月初九日至。比放榜而余果得第。八月十三日。予以使閩歸省。襄兒出羅先生書。因諭之曰。觀此。則色之一關。可不慎哉。十月既望。過舊友陳宗九齋頭。偶抽一類書閱之。開卷即見榜花二字。註云。唐太宗以來。禮部放榜。姓氏稀僻者號榜花。而余姓實應之。其戊午。闈中神助。亦以不亂之故。

◎人家婦女可窺不窺

明發

人惟不自持于幽隱。則過之集。有不自禁者。如人家婦女。不問美醜。苟在間壁。必竊窺之。以為幸。未有乘便而不欲窺者也。是未必有淫惡之念。而喜窺之情。不期而然。蓋盡人不能免者矣。欲免此病。其必力持主敬慎獨之功乎。

◎聞人說穢事。惕然謹避。發明 蔣善曰。邪惑人心。言者不知其非。聽者方以為快。其實是自生煩惱。增益罪障。故起心固所不可。至于言之聽之。甚宜戒謹。

十功 優人妓女。及僕婦家婢。習熟易染。當幽隱相對。不

以可染而染。

徵事 曹鶴以歲貢。改授太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于驛亭。甚美。意欲就公。公

奮然曰。處子可犯乎。取片紙書曹鶴不可四字。焚之。終夜不輟。天明召其母家領回。後廷對。忽風飄一紙墜硯前。有曹鶴不可四字。于是文思沛然。狀元及第。

○羅城使程元賓攻遂寧城。下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殊色。公方醉。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手自封鎖一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尉早建節鉞。元賓曰。節鉞非所敢望。但得死時無病足矣。公官至觀察使。年九十七。從容談笑。別親友而卒。諸子皆為顯官。累世簪纓不絕。二公皆不以可染而染者也。但二公之所全者大。此條之所指者小。當其寂無人跡。情態依依。我雖持正。而彼或挑逗微形。誰能無動情者。註感應篇者曰。一時之慾念。易消。畢世之功名性命。為甚重。佩此二語。則能于可染而不染矣。或疑優人妓女。關係猶淺。則吾當轉一語曰。終身

之不貳色戒不忍輕踰其閑此日之積德累功不忍
棄功就過凡受持功過格者斷不可一時縱情自生
悔恨也

三十功 無所抑制以仁厚存心不忍置妾
增註 謂其事可就而轉念

忽止之者若平時則于存心處逐事逐時記功不在
此例附錄昔司馬溫公未有子夫人為置一妾乘間
送入書房公畧不顧妾欲試之取一帙問曰此是何
書公莊色拱手對曰此是尚書妾乃逡巡而退昔賢
立品不苟如此按白文特舉仁厚存心大要主于愛
人蓋為妾非人本意欲遂其良偶配合之情斯所謂
仁厚存心也若溫公則重于行已此念直是不起
并無所為不忍之見其工夫更深下此條訓詞矣◎

謹身節欲經年不敢放佚
發明 邪緣外合滅德喪心固宜警戒至于夫婦之道

人生所不能廢者亦有節度不當過縱董江都曰天
地之氣不至盛滿不交陰陽是以君子甚愛氣而謹
遊于房又月令仲春之月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
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
災二至之月皆曰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止聲色禁嗜
慾以是知遇風雷霧雨大寒大暑晦朔二至及大喜
大怒遠行醉飽之餘皆當遠戒蓋修德所係非徒如
養生家之說也增註愚按行誼條有不牽引于情慾
之訓已見其端矣而色慾條復列此仍不妨各自記功也

百功 家有美色婢未嘗私染必為擇配
增註 前言不染就自己一時言

取其能自愛也。此條就其婢始終言。取其能愛人也。
徵事 張復之知益州。因兵亂。官於蜀者多不挈家。公
 乃單騎至任。僚屬憚其威嚴。莫敢置婢。公恐人有不
 堪。乃置一婢。以待巾櫛。僚屬因稍置姬。時在蜀四年。
 召還。呼婢。父母出。貴嫁之。仍處女也。○呂獻可家有
 美婢。年方及笄。光艷照人。客見之。曰。如此麗色。公不
 少動念耶。公正色曰。彼獨非人世之處子乎。而敢輕
 以犯之。敗人終身。自造惡孽。不仁之事。吾不為也。或
 曰。公未嘗置妾。留此一使。恐未必為大過。公又曰。以
 婢作妾。家無規矩。不智之事。吾不為也。為擇配嫁之。
三百功 **婦女私就守正不染** **徵事** 以此事獲福者尤極
 重大。顯報昭昭。世人固亦
 習聞之矣。茲畧載數條。為善力未純者勸。○唐臯少
 時讀書燈下。有女調之。將紙窓指破。公補訖。題詩云。

指破紙窓容易補。損人陰德最難修。一夕有僧過其
 門。見一狀元扁。左右懸二燈。即所題二語。異而詰問。
 後果大魁天下。○謝遷少館于毘陵。其家有女。乘父
 母出。奔公。公問故。女笑持公衣。公諭之曰。汝為女子。
 未嫁而我敗之。終身之玷也。將使父母夫族皆無面
 目。遂厲色拒之。女不勝情。嚙其臂而去。明日託事辭
 館。後中成化乙未狀元。○茅鹿門弱冠遊學餘姚。館
 于錢應揚家。錢有美婢。慕茅丰姿。一夕至書室呼貓。
 鹿門曰。汝何獨自來呼貓。婢笑曰。我非呼小貓。乃呼
 大茅耳。鹿門正色曰。父命我遠出讀書。若非禮犯汝。
 他日何以見父。又何顏見若主。我必不就。切勿再來。
 婢慚退。明日自投于井。主人救出。知其情。以贈茅。茅
 卒不受。後登嘉靖戊戌進士。官副使。壽九十。○姚三
 菲博學善詩文。館內有女恒窺之。公不顧。一日曬履

于庭。女作書納其中。公得之。卽託他事辭歸。或以詩讚之。曰。一點貞心。堅似石。春風桃李。莫相猜。公亦不受。且答書。力辨其無此事。子謙曾孫錫。皆登進士。○信州林茂。先才高過人。已領鄉薦。閉戶讀書。隣家巨富。婦厭其夫不學。私慕茂。先才名。夜奔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禮法不容。天地鬼神。羅列森布。何可以此污我。婦慙而退。茂先次年登第。○寧波孫先生者。家貧。渡江訓蒙。終歲不過數金。萬曆二十二年。失館。流落武林。寄身塘西張氏抄寫。其家一婢。更餘奔之。翁大詈。曰。感應篇謂三台北斗及三尸神等。隨身糾過。豈夜。深。人。靜。而。上。天。弗。知。乎。峻。拒。之。婦。與。同。齋。西。席。得。合。而。出。端。節。西。席。解。館。疽。發。不。愈。翁。代。其。任。歲。終。得。修。金。十。餘。兩。其。時。西。席。已。物。故。矣。主。人。聘。翁。翁。以。婢。故。欲。辭。主。人。厚。其。聘。固。訂。翁。允。之。歸。遇。其。叔。于。

江口。叔曰。我姪且喜。翁問故。叔曰。吾爲兒病。禱于城隍。夜夢城隍坐殿上。呼吏將饑籍所改者。唱名對冊。十餘人外。卽唱姪名。我潛問吏。孫某緣何改去。吏查冊對曰。此人本四十六歲。出外餓死。因今年四月十八夜。拒淫奔事。延壽二紀。改入祿籍。我是以爲姪賀也。閱數年。又附二徒。修益厚。後負笈者多。每歲修儀百餘金。迄翁四十六歲。正萬曆三十六年。米價踊貴。死者頗衆。而翁裕如。年。至。古。稀。子。孫。皆。饒。給。○崇德姜應兆。爲人謹厚。素惡酒。教授里中。從之者衆。偶出。過里。父。醉。而。扶。之。覺。袖。有。金。欺。其。昏。掇。之。里。父。旣。醒。不。虞。是。姜。夕。有。門。徒。讀。書。其。家。倦。而。憑。几。聞。有。言。曰。主。人。虧。行。竊。人。財。寶。上。帝。以。其。素。謹。未。忍。遽。殛。姑。使。吾。來。爲。孽。語。已。寂。然。門。徒。心。駭。不。敢。揚。言。次。日。姜。忽。自。思。酒。朝。夕。醉。鄉。徒。散。不。能。自。支。後。有。女。奔。姜。姜。忽。自。

思向因一念之差。顛沛至此。人生幾何。豈容再誤。遂堅拒不就。夜夢神曰。我酒孽也。汝前竊金。故來耗汝。昨有善事。帝勅我還矣。及旦。厭酒如初。生徒復聚。家產漸盈。此所謂轉禍爲福者也。○有生赴試。其寓之對門。有指揮之女。悅生姿貌。使婢通意。期是夜相會。生懼累陰德。力辭之。同寓一友。素無行。乃僞爲生赴約。適指揮歸。見之大怒。拔劍殺之。及榜發。而不去之。生中元。因曰。使我若往。已登鬼錄矣。夫一正一不正。不惟功名立判。抑且性命攸關。每見此輩。往往以身殉之。則亦何益而欲爲此耶。宜各深省矣。○餘于陳生善醫。有貧人病。怯幾危。陳治之。痊亦不責報。後陳薄暮過之。因留之宿。其姑與婦議。令伴宿以報恩。婦唯唯。夜就之曰。君生妾夫。此姑意也。陳見婦少而美。亦心動。隨力制之。自語曰。不可。婦強之。陳連曰。不可。

不可。遂坐以待旦。取筆連書。不可二字于桌。最後幾不能自持。拍案大呼曰。不可。二字最難。推窓露立于庭。迄明乃去。後陳子入試。主者棄其文。忽聞呼曰。不可。挑燈復閱。再棄之。又聞連聲呼曰。不可。不可。最後又閱。決意去之。忽聞大聲呼曰。不可。二字最難。連聲不已。主者因錄之。出榜後。房師問其子。子不知也。子歸語其父。父乃言之。後其子隨成進士。姚龍懷曰。嗟乎。不可二字最難。誠難矣哉。旅客臥帷帳之間。美人映燈月之下。漏長燭短。境冷情溫。難矣哉。淫有三魔。眼光落面。妖態攢心。骨熱神飛。烟騰燄熾。是謂火魔。慾根萌動。任督潛開。如隄將崩。如溜欲決。是謂水魔。水火相烹。形魂互盪。如輪不息。如環無端。是謂風魔。三魔者。三關也。斬三魔。過三關。無他有慧。劍一焉。曰。忍而已矣。堅忍而已矣。狠忍而已矣。饑不吃虎餐。渴

不飲醜酒。陳生之初曰不可也。忍之說也。兩開奪刃。血流不解。敗軍奪路。中箭不回。陳生之連曰不可。不可也。堅忍之說也。蝮蛇螫手。壯士斷腕。毒矢着身。英雄刮骨。陳生之大呼曰不可。二字最難也。狠忍之說也。經云。視老如母。視長如姊。視少如妹。視幼如女。又云。姦人婦女者。必得惡報。嗟乎。敢不忍乎哉。敢不忍乎哉。○太倉陸公容美。丰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寢。公給以疾。與期後夜。女退。遂作詩曰。風清月白。夜牕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託故去。過幾日。有家書來。乃其父夢郡守送旗匾。鼓吹甚盛。匾上題月白風清四字。父以為月宮之兆。作書報公。公益悚然。是秋中式。即聯捷。仕至參政。陳生連呼不可。以勇勝。陸公給疾改期。以智勝。較陳生更省力矣。給疾而

信。必非莊語。題詩而行。絕無腐氣。如此美少年。亦何嘗不風流蘊藉也。乃世人必唾之曰腐。又必自解曰

何傷。天下人飲何傷

二字之醜者豈少哉

◎曲全一婦女節

徵事張文啓
福建人。與周

某避寇入山穴中。有一美女先在焉。見男子至。倉皇欲去。張曰。去必遇寇。吾等誠謹人。亦避寇來此。決不敢犯。中夜。周逼汗。張力止之。及旦。張與周出山。揆消息。意在挽周以出。使此女安處也。已聞寇退。遂同村老至穴中。女因言父母姓里。張急令村老送歸。未幾有黃姓者。厚辦奩具。納張為婿。及合卺之夕。觀之。即前避難女也。後生二子登第。○汪一清。漳庠生。嘉靖末年。遇亂。被獲。見賊執一婦至。乃同學友妻也。因給賊曰。此吾妹。請無汗。以待贖。否則與妹俱碎。首若曹何利。賊併汪與婦。閉一空室中。晨夕相對。月餘不起。

邪念。後得贖歸。同學友且拜且泣曰。達旦之義。僅見于君矣。一清後膺顯擢。○萬曆戊戌科狀元趙秉忠之父某。作邑掾。有龔蔭。指揮繫冤獄。趙力出之。指揮感極。愧無所報。請以女奉箕箒。趙搖手曰。此名家女。使不得強之。又搖手曰。使不得畢竟不從。後其子上公車。塗有撫其輿者曰。使不得的中狀元。如是者再。及第歸。語其父。父太息曰。此二十年。前事。吾未嘗告人。何神明之告爾也。

千功終身守不貳色戒

增註理內政者。有主有輔。禮亦許之。但置妾不宜過多耳。能于

妻妾外終身不犯淫戒。雖不可云不貳色。然不媼之德。諒鬼神所必許。應准記三百功。**徵事**林增志溫州人。慕善持戒。萬曆丁卯十月間。夢觀天榜。見己名在第十名下。書不殺不淫之報六字。戊辰果中第十名。

○順治己亥。崑山徐殿元立齋得第之初。有一人自以其事禱于城隍神祠。因止宿焉。中夜見神衣冠赫奕。升座而臨。喚其人詢之曰。汝知徐氏中元之故乎。徐氏累代不媼。久有積行。上格天心。今日鼎甲之發。特其肇端耳。功名雖秘。彰報昭昭。與汝悉之。世之冒然於萬惡之首者。可以悟矣。言畢。即呵導去。其人謹識而廣傳之。後隄菴庚戌科。彥和癸丑科。同胞鼎甲。聯翩繼起。不淫之報。科名如是其盛云。

三百過破一婦女節

淫室女加倍論**徵事**李登年十八。魁鄉薦。自謂狀元及第。不足為難。

乃屢上公車。皆不遇。聞葉法靖有道行。往叩之。踰數日。葉告登曰。汝初生時。賜有玉印。十八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三作宰輔。因汝鄉薦後。窺鄰女張燕娘。事雖不諧。而惡念熾張。以此罪展十年。降第二甲。又

侵兄李豐屋基。至訟于官。又展十年。降第三甲。後長安郎中。又滯一良家婦鄭氏。歸來又盜鄰居王驥女。慶娘。婦惡不悛。祿籍已削盡。登無以對。未幾死。子孫遂絕。顏光衷曰。吁。李登所謂楷之反覆者也。夫祖宗積累多年。方纔生出狀元宰相。而乃戕削如此。辜負天恩。辜負祖考矣。且其歡樂勢要。視甲第萬不及一。而竟以滯橫少少許。喪安樂多多許哉。噫。狀元宰相。數百年中。僅見二三。而爲此戕削。遂盡。况他人星命萬不及李登。而造業同之。吾恐司祿神未必僅降甲以示罰。而猶展期以待其改也。危乎危乎。今人才高。學苦。而竟困窮以老者。宜自反照生平。曾有此種罪業否。○張安國有文學。而無行檢。滯其鄰女。致女篋死。安國應試。主司奇其文。欲取作元。忽聞空中有人叱云。豈有滯人害命之人。作榜首者耶。主司忽仆于

地。及甦。起視其卷。已裂碎矣。後主司呼安國告其故。安國愧恨而死。○宿松令朱公維高。已酉入江南內簾。取中一卷。夜夢一鬼謂之曰。此人有隱惡。不可中。因手書一滯字示朱。次日呈卷。朱偶忘前夢。主考見此卷。大加賞異。忽以筆抹其篇中險阻二字。朱稟云中卷內。如此字類者甚多。似不應抹。主考亦悔之。命朱洗去。及洗而墨迹漬透。數層。忽憶前夢。遂擯之。吳君履聲。係朱公本房。爲述其事。○賈仁五十無子。夜夢至一府第。一曰生育祠。仁因叩求子嗣。主者取簿視之。謂曰。汝曾姦一良人妻。欲求子嗣。何可得也。仁哀懇曰。小民無知。乞容贖罪。神曰。汝旣改過。更勸十人。不滯。方可贖罪。再勸化多人。則有子矣。仁醒。痛自改悔。因廣勸世人。有感而化者。後舉二子。○以勢力

占人妻女

附錄

支某嘉善諸生康熙己酉春科試歸

僧某以讖宿業顧曰可乃偕僧往視之忽發狂曰吾含冤三世今始得汝僧問有何讐恨曰吾前生是其屬將姓姚名洙他係勲戚姓徐瞞妻少艾着吾領兵出征陷于死地圖占我妻妻自刎一家骨肉星散他後死于忠義我未得報再世為高僧又不得報第三世為宰相有政績福祿神護之仍不得報今世又該有科名候三十餘年近因渠有惡業削去文昌籍纔得下手言時恨怒不已顧曰冤愆宜解不宜結曰我恨難釋不相饒也

◎壞一女婢

徵事

雲間呂某世家子也縱任淫慾其女

婢嫁人恒多污壞成疾者後子女死喪殆盡以官事破家屢受官刑中年備極困苦寒無衣饑無食屋無苦蓋疾病無看視者死之日棺槨無措蛆蟲遍體見者無不慘然

百過 姦僕婦及婢

徵事

鳳陽諸生汪某家有小池植荷

忽放一枝則並蒂蓮也父母喜甚晚間生以酒戲調其婢于房婦弗禁遂私焉晨起視花則已折矣詢之即此婢也父母悵甚生夢謁文昌帝君已名已登天榜帝君忽勾去涕泣拜禱三度麾下心知不祥業已束裝怏怏就道時簡文宗錄取甚公鳳陽府學遺才舊額三名赴試僅有三人而生獨黜三次大收卒不錄垂涕而歸○憲副項希憲原名德棻夢已為己卯鄉科以汗兩少婢被主科名神人削去遂誓戒邪淫力行善事後夢至一所見黃紙第八名為項姓中一字模糊下為原字傍一人曰此汝天榜名次也因易

名夢原壬子中順天二十九名已未會試第二名共
 疑夢中名次之爽迨殿試為二甲第五名方悟合鼎
 甲數之恰是第八也蓋鄉會榜紙皆白殿榜紙獨黃
 云○施愚山曰余嘗書誠子弟曰淫之作孽甚矣哉
 淫寡婦及處子者罪與殺人等今舉世習不為怪者
 則挾妓奸婢二事可為心痛夫昵狎邪者謂風流雅
 事既酬以金婦不為害且無論破家損德能保妓不
 孕乎孕而產則已之子女娼矣予在京師聞一孝廉
 狎張氏妓生子妓知為孝廉種也人皆笑目為龜兒
 孝廉羞不肯認悔恨無及是父子相失也至臧獲婦
 女多被凌逼與主人薦枕席以為分固應耳試思此
 輩皆良民或以貧鬻身得金無幾或因宦勢投充未
 得身價既役其身又亂其妻女作何消受及亂而生
 子則淪主為僕使其男事我之子是兄弟相主僕也

萬一生女有色已復亂之是父姦其女也已之子姪
 復亂之是兄弟姊妹相姦也聚麀宣淫廉恥一喪後遂
 不可窮詰嗟乎今有人于此罵其子女為娼優臧獲
 者必佛然怒攘臂而起矣以淫色故乃使祖父相承
 之血胤自我而亂或淪為娼降為僕隸晏然不自知
 也豈不傷哉又况淫為禍首發將無已或主人狎比
 狡童多致闖範內亂吾願後
 人之刻骨誓肌共圖湔濯也
 ◎謀人女作妾婢謂其

欲而設謀強之者徵事山東某生赴省鄉試臨場之
 夕其僕忽死暫閉一室出場歸僕已甦曰我與巡兵
 相識得隨入貢院耳聞家主已填中第幾名且見中
 者皆有紅旗家主亦然同舍生妄信之因置酒為賀
 其僕自以報喜之功欲求家主中後為之娶妻生漫
 應曰汝欲何若者即娶對門之女何如蓋其女頗有

身身巧述格 卷五 修身格 色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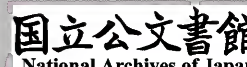
姿色。僕謙讓不敢。生日。吾中後。何懼其不送納乎。明晨輪二場。僕又死。甦而有怒色。曰。家主不中矣。驚叩其故。曰。見官府點簿。至第幾名。即家主也。忽云。某未中時。已萌造惡之端。令吏改填趙某。家主入場。已不見紅旗。同舍生成疑惑。未定。榜發。第幾名。果趙某也。房師賈原卷送生。七篇圈滿。不意第三場。為燈煤落。檯燒去半葉。不可呈堂。抽落卷。補之。生懊恨不已。萊陽宋荔裳先生口述。生為先生同里。故諱其名。按此一事。則一念一言。不可輕發矣。况謀之乎。○欲染人家婦女。以言色調戲。發明。犯此過者。必并犯三百過。則頃刻間。積四百過矣。善之積。何其難。忍令過之積。如是其易乎。

五十過 受觸一原失節婦

附錄 優填王經云。女人最為惡難。與為因緣。恩愛一縛。着。

牽人入罪門。○不能節慾。致生危疾。發明。天地網緼。男女搆精。聖人不教人絕慾。而教人節慾。寡慾。延嗣。延生。兩得之矣。若恣縱過度。耗精散氣。疴羸多病。與死為期。昔人比于其餐毒藥。而戲猛獸之爪牙。良為痛切。○司空圖詩曰。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呂洞賓詩曰。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伏劍斬凡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裡教君骨髓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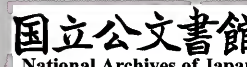
○縱慾墮胎。徵事。舒州王堯臣室女。患鬼胎。二年不人作神言曰。此女前身為藥婆。貨賣毒藥。為人打胎。內有貴命。亦被枉殺。上帝震怒。腹中蛇相。已具。不日化為蛇矣。禱無益也。按墮胎必受孽報。然非縱慾。平人豈為之乎。



三十過 士庶人妻已生子而復置寵妾一人為三十過以婢作妾者同

若因妻有病為養而置妾者免過發明桓寬曰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姪娣而已今或庶人而擬于古之諸侯大夫是以女或怨曠失時男或老死無匹徵事張寧晚年無子禱于家廟曰寧何陰禍至辱先人傍一妾云誤我輩即陰騭耳寧悚然其言察不願留者即日遣嫁焉廣義按功過格此條罪其不能制慾而列為二十過特以理而論也若以情以勢而論則且有無窮之過存焉蓋男女以配雖賤貧而各得所願強抑為妾已違其本情而所最不堪者常有以少艾而事老夫以嬌柔而遭悍婦賚恨啣悲鬱鬱求死遭此孽者良可憫也要其所自則以一人之不能制慾而然至

妻妾之間詬詈相爭中篝之事醜穢莫掩究極言之患非可以一端盡耳為過雖小而揣情酌勢有不可以輕為者則吾願其且已也附錄江寧庠生郭亨已卯入場未放榜時其友楊生謂曰我近夢入陰府知君該中五十七名汝家一婢為汝收用受氣不得其死屢來赴告以此除君名唐時曰楊生曾為予言亦如此予問郭郭曰某初聽之不信及領卷出來此番本房看得甚好乃大愧悔焉噫郭君一生忠厚予所知也只因此事不慎遂誤功名少年戒之愚觀士大夫家留婢而貽殃者往往而是姦污之條則為百過留之作妾雖僅為二十過而實有重焉者矣是不可不知也曾聞辛卯浙闈舉子有姓徐者其叔場前夢神祇會集考檢中式諸人首名為鍾朗有一女子懇冤中座者曰是不可用因訪求補此名者則聞曰盍



以孺子代之至第十幾名乃其姪也醒而識之以報于姪姪素與鍾善因詢鍾生平知其家有婢懷娠為主母不能容赴水死鍾君常以此不安于心聞夢驚駭揭榜徐果中所為孺子者則解元余恂之字也鍾歸亟為禮斗懺罪主母卒不免尋卒鍾君由是力善不怠次科甲午仍中解元述此事者謂與得夢之人同為貿易知之甚詳叔姪名姓鑿鑿余聞已十年矣今追憶之下竟忘其名與郭君事相同并附誌焉

十過 宿一娼

附錄 餘干民張某商販金陵寓旅店有婦稱鄰居與張通焉久之張察鄰居無是婦

疑而咨之婦曰正有相託妾非人也有楊樞者非君里人乎曰然婦頓足齧齒曰此天下負心人也妾乃娼女穆小瓊少與楊歡事妾曲意無所不至為誓盟迎接歸生死相保妾以篋笥歸之癡心守盟久無耗

息聞已別娶矣以是賁恨而死此店即妾故居欲附君歸舟察楊新婦若何張如語既至別張適楊宅楊以誕辰張樂饌客忽暴死所娶亦病劇幾死張大驚悔顏光喪曰楊不肯娶娼女真性也特無柰情濃時盟誓先結耳穆作鬼亦復不貞而以守誓責楊倘所謂婦怨無終者非耶君子慎不可與此輩作緣也

◎修合房術 費錢害物 另自記過

五過 評戲一美色

增註 談論者無心之過評戲者有心之過

◎與優童家僕

淫褻非禮

三過 見美婦女起一染之之念

即禁制之者免 **徵事** 貴溪某生雅善天師張真

人屢試輒困。巧真人表章查天榜。聞神語曰。此人分當科名。以盜嬪故奪。起語某生。生日無有。遂申牒自辨。神復批。雖無其事實。有其心。八字。生愧悔莫及。蓋少時見其嬪殊色。偶動一念故也。**增註**愚按此條列諸三過。於私意竊有未愜。嘗試想度人情。見美色而遽起污染之心。非無忌憚之小人不至此。若夫見美色而輒動欣悅之念。此則庸人所常然也。因其念之既動。而不能制之。則或推測其燕私。體求其情事。津津于志慮之中。而過惡已甚。豈必謂求快于已。而欲染之也哉。○慾海迴狂集有云。遇嬌姿于道左。目注千翻。逢麗色于閨簾。腸迴百折。殘容俗姬。偶然簪草簪花。旋作西施之想。陋質村鬟。設或帶香帶麝。頓忘東婦之形。數語可云。形容曲盡。然亦祇是見物欣悅之情。不當拘定謂欲染之也。夫誠有欲染之心。則必

非三過之可盡明矣。觀貴溪生之冥罰。如是其嚴。而謂倫常外之欲染者。其過遂輕之甚乎。循例而推。彼有是心者。當准言色調戲條。以百過律之。卽令稍減。亦當在五十過。愚蓋臆揣而知其然也。◎與

婦女相對任意戲謔。一言三過。**增註**謂無心者。若有心。則犯百過矣。◎私窺

人家婦女。

一過展轉一淫念。一時一過。**增註**上云。見色起心。指有

別**發明**淫念不除。既有損於德。尤有傷於命。一身之精神有限。而慾火焚燒。煎熬易竭。精神不克足於身。遂至窒其聰明。短其思慮。有用之人。不數年而廢為無用。而且疾病纏擾。勞瘵可憐。近日少年。犯此病者。

往往而是。蓋不必其常近女色。只此獨居之時。展轉一淫念。遂以喪其生而有餘也。○程伊川先生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較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張思叔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先生默然久之曰。吾以忘生。狗欲為。溪恥。邢和叔言。吾曹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謝上蔡云。色慾已斷二十年來矣。蓋欲有為。必須強盛。方勝任得。若被嗜慾沉溺。則嗜慾。吾之仇敵也。蒲傳正知杭州。鄉老有李覺者來謁。年已百歲。色澤光潤。有同嬰兒。問其攝養之術。曰。某術至簡易。但絕慾。早耳。包宏齋年八十八。以樞密登拜。精神老健。賈似道問之。意必有攝養奇術。包曰。予有一服。九子藥。乃不傳秘。

方似道欣然叩之。包徐曰。虧吃了五十年。獨睡。九滿座大笑。真空禪師曰。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謂之外感之欲。夜淡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變。謂之內生之欲。二欲綢繆染着。皆能消耗元精。黃庭經曰。繫守精室。毋妄泄。閉而寶之。可長活。道書曰。人生慾念不興。則精氣散于三焦。榮華百脉。及慾想一起。慾火熾燃。翁撮三焦精氣流溢。並從命門輪瀉而出。可惧哉。孫真人衛生歌曰。莫教引動虛陽發。精竭容枯百病侵。歷觀諸語。當知淫念之不敢不屏絕矣。人。即不必有志于事功。孰有不愛及身命者乎。◎路

遇婦人留盼

按竈神語。俞公都曰。邪淫雖無實跡。君見美女子。必褻視之。但無邪緣相

奏耳。君自返身當其境。能如魯男子乎。此言深可儆省。今人妄謂玩花賞月。何妨之有。功過格何苛條至

此不知吾人惟此念頭最難清淨。惟聖人可聽其白。然大賢如顏子。聖人尚教之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則知何人不宜用防閑之力。古語有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之謂也。嘗記明道伊川同赴一友人席。座中有妓。明道談笑如故。伊川竟夕不飲酒。隔日猶艱。然介懷。明道笑謂之曰。昨日座中有妓。我心目中却無妓。今日眼前無妓。汝心中却有妓。後人咸謂伊川之詰。未及明道。是說誠然。然吾人寧學伊川。不可妄擬明道。先輩講子見南子兩句題曰。非聖人必不可見。非賢人必不能不悅。識力最透。

○聞人說穢事津津得意。○喜問人家婦女美醜。喜談者同。○不係邪淫而非其地。非其時。○私買淫書淫畫。百錢一過。

貨財

修身之六

總論

貨財以貪於人為極惡。吝於已者次之。要之甚吝者。必不免於貪。彼惟限

於才。抑於勢。而不敢為脅詐貪婪之端耳。充其念。豈謂有饜足哉。抑又有不貪不吝。而財帛往來。不能分明。屢求於人。積債莫償。是亦品節信義之大玷也。讀是格。深嘆其訓誡之意。蓋甚嚴切矣。○胡振安曰。財者養生之具也。重生故重財。然財之所。在而義存焉。重財又每輕義。語云。金以火試。人以財試。誠以利令智昏。喪敗所守。財之一關。最難打破也。誠能臨財不苟。了然義利關頭。則貪念自消。慳囊自破。為仁不富。為富不仁。正天理人欲之界。於此辨之。明而守之。嚴未必非入聖之門云。○施愚山曰。人生大小過惡。不可勝數。少壯時。第一在姪。而其淪肌浹髓。至老彌甚者。莫如貨財一節。貪

心所使。機械百生。感應篇為貨財設。誠者屢矣。而總不出於滅人自益一語。是非必惡人為然。庸鄙之流。自利之心。勝輒不能無犯焉。慕善畏惡者。常當以自省也。

一功 借人財如期而還。不過時日。

發明 借人之財。烏可不還。既還。可以再借。

此亦人人可勉能之。然而其念則已誠也。故功過格即以一功許之。**附錄** 楊封翁為人忠信不欺。業商淮。楊一日有陝客以千金寄翁處。三年不返。翁將金埋花盆中。遣人訪之。木商已死。翁呼其子。至以金與之。曰。此汝父所寄也。其子不敢取。翁曰。係爾家物。何必辭。其子叩謝携金去。後子溥為太師。○何炫號介菴。榆林人。其父輸粟塞下。得官。病革時。指橐金曰。此王威寧物也。還之。死不恨。殮畢。炫騎載如滑。王駭曰。今

世乃有爾父與爾為子者。分千金與之。不受。王後起。總制乃檄炫。將以相報。避不就。子城舉嘉靖壬辰進士。官翰林。遠近皆推為德門焉。還人財。不特為其易者。更當為其難者。若此兩事是也。◎不應

得之財可取不取。

百錢以內皆為一功。**徵事** 漢王恂

視之。生日。我當到洛陽。驟得奇疾。命在須臾。知公長者。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葬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恂鬻金一斤。營殯葬。餘金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恂為亭長。有馬馳入亭中而止。是日大風飄。一繡被墜。恂前。恂白縣。縣以歸恂。恂後以事乘馬到洛陽。馬奔舊舍。主人見之。問所由得馬。恂言狀。主人怪曰。此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君致此。必有陰德。願以告。恂乃言營葬事。并其形貌。主人良久驚慟曰。是吾子

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病歿。荷君大恩。天故以馬被彰君德耳。從恠遷葬。餘金具存。厚謝遺恠。恠讓不受。自是知名。舉於朝。累代簪纓不絕。○宋兵部員外郎李約江行。與一商何姓者舟相次。商病革。邀李相見。以後事為託。又以夜光珠一顆遺公。公諾之。明日商死。舟人多覬覦。公悉籍其數。寄官人。莫敢動。殮商人時。暗納夜光珠於棺。後商家屬來。乃請官盡付之。公福壽綿長。子孫貴顯。○崑山陳氏有叔姪兩封翁。隱德並茂。叔號古逸。嘗泊舟丹陽河下。暮有女擲金數錠。蓋女有約而誤擲也。已知其誤。遽入掩門。明晨起訪其家。見商與主相爭。蓋金係商物。疑主欺負耳。古逸即慰曰。金固在。弗失。某夜起如廁。見盜踰垣出。將執之。盜擲囊去。為是停舟。欲訪實奉還。即入舟取付。姪號新安。常以二十金買民房屋主。

已遷將拆移他所。起檻得銀三十兩。急呼其子。以券還之。曰。爾因通重。不能守業。今吾得爾父藏金。義不敢私除。券上二十數。尚有十金。可作農本。安居樂業。吾自另覓他房。一鄉義之。○東山劉公為廣東方伯時。廣中官庫有一項羨餘錢。自來不上庫簿。舊任者皆公然取去。以充囊篋。相襲以為固然。公初至。發庫藏。適前任有遺下未盡。將去者。庫吏以故事白。云不當附庫簿。公沉吟久之。乃大聲呼曰。劉大夏平日讀書。做好人。如何遇此一事。沉吟許多時。誠有愧古人。非大丈夫也。乃命吏悉附簿。作正支銷。毫無所取。此與趙清獻自呼趙抃不得無禮。彼色此財。同一不遠之復云。○附錄。留餘堂拈案云。四川資縣張御史語其親。鄧給事曰。予巡按雲南日。丙夜獨坐。有緋衣神至。前曰。某為公守錢神。待公久矣。予問金何在。神指座。

下示之。果見白金布地，數當千兩。因語神曰：御史豈得攜此？爾能送我家否？神曰：不難。但要鄉貫帖耳。遂寫焚之。神亦隱。比復命，有同年某託薦一官，強納二百。歸而夜禱前事，神復至，獲八百兩，問何以減二百。神曰：某同年金是也。悚然愧謝。嗟乎！人之好利無厭者，為貪多耳。若然，則張公納同年之金，又加以守錢神之所送，便當湊成一千二百兩矣。柰何明增暗減，如江畔沙洲，東長西塌者耶？凡為官者，前世必有功德。今世必有福祿。脚根所到，必有守錢神以供之。然而不聞丙夜相見者，何也？蓋人多性急手癢，遇財即攫。其同年之金，不待納於復命之後，且所納者，又不止二百金，以及千金已也。則守錢神亦豈便以赤手空言相見於燈燭之下哉？不特此也。人雖極清極高，至窮至賤，亦莫不有守錢神以供之。清而至於苦行。

律僧臨終，必餘一盂，一衲，窮而至於臥街乞丐。死後必餘一碗一筐，皆未有無所餘者也。生時赤肉一條，絕無所帶而來，死時業識茫茫，定有所餘而去。然則人一生之財，足供一生之用，明矣。強取妄求，將母為錢神所姍笑哉。○迪吉錄云：盧懷慎貴為宰相，清苦自守，有士人所不堪者。疾卒，夫人以為必復生也。未歛，或問其故，曰：張相公說家累巨萬，今尚享福，豈相公之清節而遽夭年乎？既而懷慎果甦，謂妻曰：我非張君比。彼地下有鑄錢鑪，而我無有分止此矣。遂復逝。夫懷慎始終於貧，是固命矣。然張公二子皆不令，而盧公名德載世，微祀之罪貫盈，則報猶未艾也。豈非積厚者宏施歟？使貪焉若何？曰：命既無有，雖貪何必不以賊敗也？即使倖獲而損已之祿秩，墜子孫之福德，為償多矣。又范文正公微時極貧，嘗得地埋。

金而不取也。已而為相歸。有求施造寺者。欲出前遺金。付之。則無有矣。只有契。並書歷仕祿入。如其金數。然則廉貪所得。均不越。應分中。而順者。遲收之。逆者。捷得之。究竟之罪福。若霄壤焉。人宜何從哉。◎

誤收俸銀。雖本質未露。知之。即棄不行使。所值五十錢內。即准

一功。徵事迪吉錄云。胡子遠之父。唐安人。家饒財。嘗委僕權錢。得錢引五千緡。皆偽也。家人欲訟之。胡曰。幹僕已死。豈忍使其孤對獄耶。或謂滅其半價與人。尚可得二千緡。胡不可。曰。終當誤人。乃取而火之。不少動心。其家暴貴。宜哉。○宜山馮俊為舉子時。以所費路費百金。易土物入京。將求什一之利。以自助也。行至山東折閱。頗有息。盡市之。次日細視其銀。皆銅質。物色其人。計不可得。取假銀。悉投於河。曰。無陷後

人也。同伴相助至京。遂登第。累官至都御史。有故人子為屬官。以墨四挺餽公。公曰。汝所餽墨必佳。自取研之。覺太重。驗之。則皆金也。大怒。即以投之。幾中其面。蓋其志操如此。

三功 收取田庄租入。能諒情通融。每戶一次為三功。附

耕種多出於佃人之力。固當以佃人為重。東作之時。有所假貸。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有虧。早為除減。蓋我衣食之源。所資不可不情。意相通也。徵事衛立禮祖父皆顯仕。絕無貴家氣習。布衣菲食。常誡其子曰。汝不躬耒以耕。彼佃人。汝藉之食。宜與以恩。宗有縛佃以督逋。予解而去之。逋亦終不負。汝識之。至正甲子。忽曰。四月九日之夕。吾當逝矣。我平生無以過人。僅不忝所生。父書具在。汝讀之為君子。毋失德玷。

我世胄。又毋徇世俗作浮屠事。壞我家法。至期沐浴而逝。高風邁節。載在志乘。戒子之言。願有田者共佩之。○陸平泉先生。好行方便。至老不衰。待佃戶尤加厚。每誠其子孫。及其僮僕曰。農夫歷盡四時艱苦。方得有此秋成。不可不淡體恤。收租切勿用大斛。看米色寧寬一分。凡遇水旱。多給工本。不責其償。冬間免荒米。務從厚。凡佃戶有獄訟。有疾病。必多方周護之。五旬免壽米。始加爵。則又倍免。六旬以後。凡得一孫。卽加免租若干。故陸氏之佃戶。家家溫飽。陳成卿曰。嗟彼農夫。終歲勤動。無時得暇。合家勞苦。無人得寧。一遇水旱不時。竭盡手足之力。固無論矣。憂思孔迫。肝腸幾碎。質典無物。稱貸無門。工費難求。忍飢辱水。憂勞并集。疲癯踵生。一至秋成。其歉收者。若不待言。卽幸有收。而還租還債。以後室中依然懸罄也。然則

富貴家。最宜加惠佃戶。彼竭力養我。而忍重困之乎。王文肅公。每夏必載家人遊各莊。以觀力作之苦。申文定公。每冬常有破格之惠。以及鄉農。諸尚寶景陽。聞佃戶死喪。必涕出而助之。丁清惠公。待佃戶如父子。佃戶無不富庶。四公皆得平泉遺厚。先曾祖龍江公。刊字於租斛云。出此斛。入此斛。願我子孫世守此斛。先祖敬齋公。更續題云。少收幾斛。多收幾代。復著爲規。凡子孫發科發第者。每畝免米五斗。彼吳下虐害佃戶者。往往天亡立至。且生前良田幾千。而後嗣不留寸土。厚薄之報。較若列眉。莫謂弱肉可欺。而以迫脅爲快。且縱虎狼之僕。以殘我農夫也。○諸晉三日。世之通物情者。亦嘗識農之勤勞。亦嘗識農之貧苦。平居疊疊而談。以爲當加憫念。及至收租。則惟恐不多取升合。竟若不知民情者然。無他。慮己之用

度不足。則有不暇顧人之困苦矣。豈知我有用度。彼獨無用度乎。惟當節省已之用度。稍為他人之用度。地則雖為惠有限。而仁心無窮。且令佃戶樂業。則田可肥美。租無虧空。常年收取。不致費力。何嘗不便益也。若竟刻剝佃戶。毫無通融。佃窮而田亦壞。產業多者。每受有田無佃之累。則安可不思所以惠養之哉。

◎遇財物有失。澹然安於命數。絕無悶懷。些小物為三功。失之

甚者。能無悶為十功。**徵事** 司馬溫公夫人張氏和柔敦實。人有非意侵加。默受之不辨。退亦不復以置懷也。溫公得其相成者不少。平居謹于財。不妄用。公為

小官時。夕遇盜。箝中衣盡亡。天向寒。無纊絮。頗嗟嘆之。夫人笑曰。但願身安。衣可復有。何介意為。公為之釋然。

五功 路見重寶遺失。必守其主還之。於可取不取。本功

金以上。加記十功。價值再倍。則加功亦再倍。若關係人性命。又准救人命例加功。**徵事** 秣陵西門回子哈

兀開飯店。有一江浦人。將田當銀五十兩。納糧。過此一飯。遂遺銀。哈九見之。恐其情急。盡命追。至江頭。此

人方候船。得銀大喜。願贈其半。哈云。我欲得汝之半。何不全取。其人叩謝去。須臾渡江。見大風浪中覆一

船。其人恍聞諭。以救人。因念哈九還我之銀。出自望外。何不將銀做些好事。急呼眾漁船。有能救一人。謝

銀五兩。漁船爭赴。船中有二三十人。止救得一人。問之。則哈九之子也。○靈寶許氏中州大族也。其先許

翁家貧。偕媪于通衢。結草舍。織履賣飯為業。一日群商至。時方盛暑。解鞍盤薄。飯罷各驟去。翁得遺橐。發

視。或黃金。或白金。皆封識。有數十封。翁謂媪曰。誰家兒。疎虞至此。雖然。吾寡人。不可享。非所有。且客致此。金。良苦。必俟之。居久。無過而問者。翁與媪坎地瘞橐。堅待。不去。後十年。有客至。徬徨顧視。若有念者。飯後。忽大哭。翁問故。曰。我前於此。失千金。以是恚。不還里。今十年矣。感時觸序。故悲耳。翁曰。有是哉。強宿其家。杯酒解慍。客遂止。是夜。翁掘地。出千金。橐奉客。客大駭。翁曰。子故物也。待子於此十年矣。解橐視金。封識如故。客感涕曰。世安得有是人。雖然。必酬翁半。翁笑曰。我不取千。而取百乎。且盍不取之。十年前。而取諸今日乎。卒不受。客激切無以報。以數十金於各招提。禮懺告天。彰翁德。自後數月。有道者過翁。曰。此數百步岡頭。有吉壤。葬之。累世貴顯。吾重翁德。故以相告。因拉翁詣穴。所指示之。未幾媪卒。翁遂葬焉。翁後亦

窆其地。越數年。翁之子生孫。曰進。官至吏部尚書。謚襄毅。襄毅公生子六人。長曰詔。舉鄉試。次曰誥。戶部尚書。曰讚。吏部尚書。曰詩。工部郎中。曰詞。郡太守。曰論。兵部尚書。議者謂明朝仕宦之盛。無若許氏云。○宋澄字源潔。嚴州人。家貧力學。一商遺金於廁。為僕所得。適公倚門。見僕有急遽狀。詢之。知其得金。公曰。人有橫財。必受災殃。切勿匿也。俄見一客倉皇來。入廁。旋出。淚汪然。公問之。商以實告。遂還之。願以半為公壽。公賦詩謝曰。寂寂閒居茹菜羹。每於先哲步芳程。鶉衣不改西河志。瓢飲寧辭陋巷情。莫謂黃金增壯色。恐教白鏹累家聲。滿門清白君休玷。且守寒臆樂此生。是年登科。孫宋賢官至大司馬。廣義每見善書所載事。應如私奔不就。及拾遺還人二者。累累疊見。輒皆獲報甚捷。蓋色慾貨財。乃人生刻骨之毒。兢

兢自持。恒易失足。顧能斬盡私欲。獨衾不愧。此非一時意興之所為。全本至誠而出之。雖一事之微。而實足以動天地。格鬼神。大不等於尋常善端已也。陷人大慝。莫危於色財。彰人實行。亦莫顯於色財。功過格之特別兩條。誠重視之哉。

十功量衡斗斛出入一樣。

徵事 經一年為十功。商賈加二倍。周才美為子娶婦。見其

能令理家政。付斗斛稱尺各兩等。論多入少出。婦不悅。求去。曰。翁所為有逆天道。妾他日生子。定不肖破家。人謂是妾所生。恐被玷累。才美悟。乃曰。依汝言。及今改之。未晚也。婦問用此幾年矣。曰。約二十餘年。婦曰。如必欲妾留。當反用二十年。少入多出。以酬前日欺瞞之數。才美許諾。後生二子皆登第。○宋琦號味

梅。父竹居翁。命理家政。以內姪孫朝敬佐之。嘗啜魚羹。朝敬曰。今日魚羹。可恣食之。琦問何故。朝敬曰。我近置一衡。斤羨五兩。價如常。而魚有羨。琦默然。輟食。起。趨使追漁人。償其直。徐索衡。折之。曰。我羨。即彼不足。柰何。造此隱孽哉。子論孫堯俞。堯武。相繼登科第。

二十功與肩挑者些小買賣俱從寬厚。

徵事 經一年為二十功。唐狀元

父見門首往來之人。持物求售。必依其計。價與之家。人咸謂不值。翁曰。彼終日奔走衢路。良勞苦矣。不過欲少得贏入。為餬口計。吾買其物。無幾稍稍。浮價。詐損於我。令彼多得幾錢。一家盼望。係焉。必求便宜。作家之道。儘不在此也。售物者服翁德。必奉善貨。吁。唐翁蓋純乎仁者也。彼其念慮之間。為功不可勝算。今

如格中之語亦僅求其勿太私已。勉循恕道則已有功可記。習而熟焉。又何能量之哉。**附錄**汪公一麟以知州陞刑曹。給俸銀十兩。令州民趙鏐修船北行。修完。公携家登舟。見繕治堅好。問鏐費幾何。對以十兩。公度所費必不止此。密喚各匠細查。實用過二十兩。問鏐何以不實言。對曰。官府事賠費。固常例。不獲罪幸矣。何敢白也。公乃取銀六兩。扇三十柄。墨三觔。二物值四兩有餘。喚鏐曰。吾知爾賠十兩。今以償爾。鏐勉受而退。夫人語公曰。既知十兩。即當償足。其數而以扇墨酬其勞。可耳。公亟補銀四兩。鏐愈不敢受。公面發赤曰。是則使我不如一婦人矣。必不許辭。昔賢之肯從寬厚。輕於貨財也如是。**◎遇一利**

端旁人贊助守正不從

發明分定錄云。人生所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

者。自謂已能。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加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而不悟。悲哉。○高忠憲公家訓云。士大夫居間得財之醜。不減於室女踰墻。從人之羞。流俗滔滔。恬不為怪者。只是不曾立志要作人。若要作人。自知男女失節。總是一般。○邵子存為其尊人營葬。聽其伯父之言。求助當事。司道以下皆致財。魏莊渠先生貽書責之曰。令先公正人。汝為冢嗣。必也執禮遵義。使死者有知乎。生者不愧。死者愈安。乃可謂孝。今不免俯徇俗態。令先公難瞑目矣。大丈夫凍死則凍死。餓死則餓死。方能堂堂立天地間。若開口告人貧。要人憐我。以小惠煦沫我。汝自猛省。若此。得毋為賤丈夫乎。義助一事。汝今頗悔否。一則遮沒了朝廷厚恩。二則壞了先公清德。三則汝還要做人否。官府切不可輕以事干之。汝自猛省。他日

做官把朝廷公法來做私情。心下還過得麼。大巡聞是令先公門人汝若不能自持。瑣瑣有所請託。則汝決不成人。令先公不享汝食矣。**附錄**康熙五年永年縣舉人李司鑑以妻死抵償監候。一日聽讞過市中。忽奪屠刀自詣城隍廟戲樓上。口稱城隍罪罰你不該。聽信鄉黨是非。令割去耳朵。即自割其兩耳。擲於樓下。又責罰你不該詐人錢財。令去其指。即去左手二指。擲於樓下。又責罰你不該奸淫人婦女。令割去腎囊。即割擲於樓下。當即昏迷家人擡回。事見邸報。施愚山曰。聽信鄉黨是非。詐人錢財。凡有才。有勢者。皆當猛省。**增註**愚雜觀諸說。而知白文所云利端。當分三等。居間賺錢。一也。情面打抽豐。二也。最下則詐人矣。蓋有機可乘。易於濡染。况復有贊助之者。於此能視利若污。正有大毅力在。

三十功 商賈與貧士村民交關買賣。一一公平。得值少

浮便知足。不討便宜。經一年為三十功。**發明**既為商賈。不容不以求利為心。然格中

有云。受值知足。一念一功。則知求利者。未嘗不可隨在積功也。且在富室大家。即稍稍多取之。未為已甚。若貧士村民。其識易欺。其情堪憫。此而惟以占便宜為欣然得意。人則何辭。天其加怒矣。功過格特設此條。所以勸阻人之貪心。意良切也。交關之際。盡亦審量其人而留意焉。**徵事**唐李珣廣陵江陽人。年十五。即受父傳。販糶為業。每石惟取自然之利。少許以資父母。淡泊無求。衣食自足。忠厚孚於人心。糶者盈戶。嘗授之升斗。令其自量。人亦莫欺之。父嘗嘆曰。吾生平不易升斗。亦自以為公矣。觀汝所為。更不可及。每

見汝收貯適時價值自與湊合。來者綿綿生計不匱。豈非天人胥助耶。珏年八十餘不改其業。適宰相李珏出制淮南。下車數月。夢入洞府。見樓閣連延。石壁光瑩。金牌首列李珏字。長尺餘。視之甚喜。有一童出自石壁。珏問此何所。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乃相公江陽郡民也。珏追旦。遍訪得。遂輿致之。詢以平日得何道術。列名仙府。翁辭不知。珏固問。具以販糶對。珏贊嘆不已。爽然若失。後翁壽百餘。卒三日。棺忽開。視之。蟬蛻去矣。○儀真縣金翁開典舖於鎮。嘉靖初年。江寇橫發。劫掠富家殆盡。獨金氏舖無恙。有司頗疑其與盜通。及寇被獲。詰其何故不劫金姓。云。幾次往劫。見屋上金甲神無數。故不敢犯。官猶未信也。呼地鄰詢之。皆曰。金某實係積德。各典出輕入重。彼出入公平。估物甚寬。限期更遠。且訪知親鄰之老而

貧者。破例免息。又冬則免寒衣之息。夏則免暑衣之息。歲以為常。想天佑善人。故命神擁護耳。令大嘉獎。直指聞之。為旌其門。○莆田有朱上舍家巨富。每糶穀時。或有糶多石者。或有糶少石及升斗者。上舍每於糶升斗者。雖時極冗忙。亦必撥冗先與之人。問其故。朱曰。糶多者。有餘之家也。非轉販求贏。即家可宿飽。若升斗。必係窶人。立需饗殮者。我若遲延。家必受餓。故爾獨先耳。人服其德。觀此而知求利者。苟稍存體人之心。即是
◎不受一爐火丹術。徵事 范文正公
陰功所在矣。
氏家嘗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呼公告曰。吾善鍊水銀為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與其所成白金一斤。納公懷中。公方辭。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公為諫官。術者子長。呼告之曰。而父有神

術昔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明道先生嘗憇一僧寺夜聞察察聲燭之乃鼠於佛齋中銜一書欲出取視乃丹書也先生如法鍊月餘人見其夜屋有光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處即成金或諷令服食先生曰吾腹中安可着此自是不復鍊一道士擬傳之比至先生已易箒矣

百功生平於交易往來公平畫一不占些小便宜 徵事 嘉善

丁清惠公改亭厚德事不可勝紀其置產尤足師法遇有賣者必詳訪來歷或有兄弟交爭親戚相奪及子盜父業主占奴產者必正色以倫理論之從容解紛使其相安賴以和好者甚眾其確係已產者友與

成交銀必足色法照納官一併交足每置一業必謂家人曰人生占不得一分便宜况棄產得產苦樂大不相同須曲體之三年以後有求加者必應其請曰范文正三買田地吾愧不能效法前賢亦何忍有求弗應一進士門生好以刻薄謀產公詒書訓之曰產業將貽子孫須得之光明待之寬厚斯可垂之久遠若以產業為冤業非唯為子孫作馬牛直為子孫作蛇蝎耳戒之戒之又以扇寫絕句云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進士慙服偶買田三百畝內有荒墳數畝家人請退還之公曰我得二百九十畝利代賠十畝糧折甚易彼已棄產又累賠糧吾心何忍竟不與計又買一房屋原主竊去裝修公曰吾正欲易以新者恬弗追究其忠厚類如此

附錄

陳幾亭曰俗子治生精明

之處多是刻寬厚之處多是昏若能瑣屑不較而不失精明涇渭了然而務從寬厚豈惟治生抑亦通于學矣。◎至誠樂輸官稅亦就終身言。發明李文節公家盡化為田。凡處家惟米為急有田則錢糧亦急家事給而國用供自可以俯仰天人無愧。○高繼成先生有負郭田百餘畝租入必先輸賦曰草莽中惟此為君臣之義脫國家一旦下赦令而家無可赦之逋乃良民也。

三百功生平不負人一錢不妄取人一絲一粟

發明文 昌帝君

論王用予曰汝家祖父皆朴謹無過自食其力從不負人故註爾一榜正嘉其能守是條也。廉義黃陶菴

先生吾師錄云黃子廉每飲馬投錢水中范丹嘗看姊病設食丹留錢而去姊追送之里中芻藁僮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雲輩而云不盜吾菜乎丹嘆曰吾之微志乃在僮豎之口不可不勉遂棄錢而去宋傅欽之侍郎求介秦觀以見陳師道知其甚貧因懷金以餽之及覩其貌聽其議論竟不敢以出口程伊川見韓侍郎維於穎川韓早晚伴食禮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有黃金藥櫟將為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從容道吾意彬叔如戒先生曰願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為詰朝遂歸持國曰我不敢言正為此耳夫清者士人之大節也然如黃范二君所為則亦近於獵名矣必也其后山乎其伊川乎。附錄定菴曹先生居廣富林入城常操一小舟身自持

櫓時當祭祀則親採蘋藻久之舟壞先生常徒步往來太守吳公鉞送以舟署曰采蘋恐先生不納乃令士大夫題詠成帙而後致之先生重守雅意惟採拾事宗廟則駕否則寧閣也年九十四將終時太守孔公輔送米一石使者失辭云太守敬老大人米不佳責舖換送先生云平生不害百姓今垂歿乃以我故害百姓耶因手書辭云老夫不食三日矣恐虛大人之賜謹辭

百過 貨財充積惟恐不足經歲累月不行一利濟人事

徵事 橫塘一富翁最貪而吝銀帛財穀日益充積一友勸之曰積財不散必有奇殃曷不行一二施捨善事以為永久之計此老口應為然俄有算帳者至錙銖悉較一惟其意僅差幾分負者求讓面赤聲厲必

不肯從其友嘆訝而去後於塗中見殘疾者忽憶友言施與一文居然自以為積功也誇於其友友極口贊之隔日為一貧鄰負官錢憐其急引之求借一金終有難色友自脫衣與之卒為大盜刺死○太子中舍柴餘慶有從叔居蔡州日進房緡五千其憂愁焦煎之貌常如負人百千萬債者嘗得危疾幾死纔開目問其子曰今日費幾錢噫彼所謂天刑者非耶○符雅為人樂施每日天下財物無定今日富後日貧如轉環耳一日不施意若不快時人為之語曰不為權與富寧作符雅貧後官至尚書令享年無病而終○史秉直永清人築室發土得金數萬嘆曰財者人之命也我蒙天授何可獨享凡可以周貧恤難者無不為之人感其惠而財益充裕時有一將病卒復甦言至冥府見吏眾持筐籠擁進皆云為史公納財將

云。史公性不愛財。何其財之多也。對曰。上帝惟嘉其積而能散。故愈益其財。令無匱乏。後遇歲凶。出粟八萬石。以賑饑人。未幾。盜賊蜂起。復散家貲。以保鄉里。元世祖朝。特進尚書。賜銀百萬。壽九十六。○一富人。性競直。涉世多致怨。唐一菴與之語曰。吾知汝心無他。但以富人處今之時。須屈抑一分。乃得平理。如取諸人者。以百計。當以得九十為平。與諸人者。以百計。當以一百十為平。如此。則人皆親附。得其九以入。吾用度之資。棄其一。以泯人怨。忌之念。至於假之顏色。溫我語言。體其甘苦。乃是不費之惠。尤其可為也。其人悅而不釋。果數以事累。**發明**陳幾亭曰。諺稱富人為財主。言其主持錢帛也。祖父傳業。雖不可廢。然須約已周人。當捨處。雖多弗吝。不當捨處。雖少勿妄。則業不墜而德可行。今之多財者。皆役於財者也。非役

財者也。能守能散。是名財主。日慳日吝。是名財奴。○座右編曰。財利等物。世間公共。原非一己所得。而有。你看生前積聚。死後何曾帶得分毫。且今生既無利澤。及人來生亦無福祿。到已循環之理。鑿鑿不爽。慳惜自苦。可發深思。○聞鐘集曰。治家最忌者。奢侈人皆知之。最忌者。鄙吝人多不知也。鄙吝之人。不修體面。罔恤人情。待親友。往往招怨。賈禍待貧民。無不暗誚竊罵。先輩有云。鄙吝之極。必生奢男。濟貧乏。一毛不拔。供浪耗。一擲千金。此是天道循環所必然者。**附錄**上元姚三老。貲甲閭。右買別墅於勞勞亭之北。有池有亭。有假山。飛閣曲房。藥欄花逕。逶迤斗折。粧點如畫。一日狂客王大痴來遊。留酌池上。酒半酣。曰。樂哉。茲墅。翁費值幾何。三老曰。費及千金。大痴曰。二十年前。老夫曾觴咏於此。主者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

之易耶。三老曰：吾謀久矣，其子孫無可奈何，只得賤售。大痴曰：翁當效李德裕刻石平泉，垂戒子孫。異時無可奈何，不宜賤售。三老聞言，愀然不悅。既而躍然引觴謝之曰：老悖空與兒孫作馬牛矣。○蕭道成爲相，王鎮東府鬱林已五歲，牀前戲道成，令人拔白髮。問之曰：兒言我誰耶？答曰：太翁道成笑謂左右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尚拔白髮者乎？卽擲鏡鑷。此時道成正經營禪代而持天位授人者，其人已在其前。正如人家祖父方刻苦謀生時，敗子已長，可嘆也。○盧坦爲河南尉，有貴家子爲惡人誘引破產業，杜黃裳責坦不察，坦曰：多積者必多不義，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世服爲確論。○黃明起水署筆談曰：詩云：挹彼注茲，非惟人事，抑天道也。漢平當以經術吏治，官至宰相，漢時宰

相例得封侯，當以冬月爲丞相，至春，哀帝使使者召當欲封拜，當以疾不應召，其家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爲子孫受封地耶？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殃及後人，今不起者，正所以爲子孫也。後其子平晏以明經歷官大司徒，封防鄉侯，故曰：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子孫所宜有，卽無之，而必有身，所不宜有，卽有之，而反無，平當可謂知挹注之理矣。後世有貪位慕榮，至老死不知止，欲爲子孫受蔭積金地者，觀此可以醒矣。○一清道人積福歌：嘆人只知今世財，那知財是前生福。我今說與積福人，勸世重財先重福。有福自有財，無福空勞碌。若有一分財，定有一分福。德厚福自綿，福厚財愈郁。何故奢靡人，乃以積福資任意恣淫慾。何故驕縱人，反以積福資倚恃欺窮獨。何故癡迷人，聚有積

福資貪財無厭足何故慳吝人枉有積福資捨財如
割肉不肯種福田願做兒孫積留了難帶財撇了易
帶福臨時空手去徒向閻君哭吾為世人悲叮嚀還
再囑莫為兒孫計自有兒孫福不如看破財及早修
些福○袁了凡與陳穎亭書曰吾輩平日辛勤刻苦
為子孫創業者死來皆用不着所恃以瞑目而釋
然無憾者惟此修德行義之事而已大抵人
受命于天生來之福有限積來之福無窮

五十過 產業既廣不思斂約專意擴充奢欲無饜 經一年為

五十過發明墨子曰非無安居也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無足心也徵事法戒錄云樊知縣名毅嘗語人曰吾自鄒平歸檢校囊資白金僅五千耳黃金綵繒不過一千王司訓名輔亦嘗語人曰勿謂學官貧吾

在沛縣所積俸貲并諸生餽遺亦有六白金而歸觀
樊之意似以六千為少而王以六百為多矣樊三子
兄弟不相容各求異居所得六千金買田築室悉以
與三子三子乃復疑其父有遺藏輒恚怨不顧其養
樊乃獨取田數畝園居一所自衣食焉未穀而糶未
絲而賣應門無五尺之童客至一老婢供茶而已戚
戚焉愁比其卒也不能成禮今諸孫皆零替不振矣
王四子伯業醫仲掾籓司叔季讀書為生員異食而
同處養其父甚歡暮年悠悠自適惟灌花種竹為樂
客至未嘗不留飲飲必盡歡無一日不開口笑也今
其叔季二子一掌教邵武一令來安諸孫為生員家
聲駿駿未艾夫樊之財十倍於王而王之受用顧十
倍於樊二公子孫賢不肖相去又不啻十倍然則贖
貨者謀身且不能終况為子孫謀乎盍若寡求易足

而又留其餘以遺夫後之人乎。吁亦可鑒矣。○嚴君平卜筮成都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讀老子蜀人羅冲爲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日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家萬金子無擔石之儲何謂有餘曰吾嘗宿于家見子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賣卜不下床而錢至尚餘數百明我有餘而子不足也常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高忠憲公家訓曰古人甚禍非分之得吾見世人非分得財非得財也得禍也積財愈多積禍愈大往往生出異常不肖子孫作出無限醜事資人笑話層見叠出於耳目之前而不悟悲夫吾試靜心思之靜眼觀之凡宮室飲食衣服器用受用得有多數朴素些有何不好簡淡些有何不好人心但從欲如流往而不返耳轉念之間每日當省不省者甚多

日減一日豈不瀟灑快活但力持勤儉兩字終身不取一毫非分之得泰然自得衾影無忤不勝於穢濁之富百千萬倍耶○李文節燕居錄云關中故尚書楊爲族子訐奏朝籍其家過矣然楊公致位大卿無清白之聲而以賄聞即彼家關中而於京師拒畝益宅以爲別業今見都陌比屋黃封何不雅甚也昔秦紘都御史亦嘗被籍止有一絹及故衣反以籍得名故曰刺虎者惟恐其鎗之小也及得之而愛其皮又恨其鎗之大也人若不富至籍沒苦不貧然覆轍相尋不知鑿也利令智昏所由來久矣利乃不潔之物故夢汚者其占爲得財○董卓築郿塢積穀爲三十年儲另爲庫以貯金銀奇玩雜物山崇阜積不可知數日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卓可謂得計矣而竟何如清夜捫心可以猛省○章申公家田

屋以累萬計。大起園林池臺及罷相。卽罹遷謫。未嘗
得一日居。放還。寓居巖州烏龍山寺。子皆遣歸。幹置
生事。死之日。無人在側。羣妾爭分金帛。停尸數日。爲
鼠食一指。若此者。真令人可唾而可憐也。**附錄**雲栖
大師歌曰。君不見東家婦。健如虎。腹孕常將年月數。
昨宵猶自倚門閭。今朝命已歸黃土。又不見西家子。
猛如龍。黃昏飽飯睡正濃。遊翫一去不復返。五更命
已屬閻翁。目前人尙如此。遠地他方那可紀。細將親
友細推尋。年去月來多少死。鑽馬腹。入牛胎。地獄辛
酸更可哀。若還要得人身復。東海撈針漫打捱。我作
歌真苦切。眼中滴滴流鮮血。苦勸世人作急修。回頭
猛省須自決。此歌吾欲令無饜者。日一誦之。庶幾奢
欲泊然灰死也。○朱希真先生東方智士說亦可喚
醒痴迷。其說曰。東方有人。自號智士。里有富人建第。

宅甲國中。一旦召智士語之曰。吾將遠遊。今以居第
賃子。凡室中金寶資生之具無乏。暫聽子用。還則歸
我。富人登車而出。智士仗策而入。僮僕奴妾羅拜堂
下。號智士曰。假公智士徧觀居第。富實偉麗。過王者。
甚喜。忽更衣東園。仰視其舍卑狹。俯閱其基湫隘。心
鬱然不樂。召綱紀讓之。此地高廣而園不稱。僕曰。惟
假公教。智士因令撤舊營新。狹者廣之。卑者增之。曰。
如此以當暑熱。如此以蔽風雨。旣藻其悅。又丹其楹。
至於聚籌積灰。扇蚊攘蛆。皆有法度。事或未當。朝移
夕改。必善必奇。智士躬執竹帚與役夫雜作。手足瘡
繭。頭蓬面垢。晝夜廢眠。食匆匆焉。惟恐園之未美也。
忽聞者奔告曰。阿郎至矣。智士倉皇棄帚而趨。迎富
人於堂下。富人勞之曰。子居第樂乎。智士恍然自失。
曰。自君之出。吾唯園是務。風月花竹之勝。未嘗經目。

初不知歲月之及。子復歸而我當去也。凄然戀戀而別。○以上為不歛約之人提醒至矣。然人都身處局中而迷。茲有一歛約之準則。愚謂大宜仿而依焉。王質先曰。予里竹西陸先生篤行人也。予最服其分產一節。有官禮之風。有睢麟之意。翁少孤而貧。僅有田二十畝。勤以治之。不二十年。饒然自給。產業歲有所增生。三子伯治耕。叔季皆為諸生。翁年五十。計田三百餘。遂不復置一畝。或問之曰。吾聞古者一夫百畝。踰之非分也。今吾三子以三百畝分授之。足矣。既六十。曰。吾聞古者六十歸田。今吾其代傳之時乎。召三子。各分百畝。戒曰。後雖富。其以吾為法。廣侈者必不祥。又曰。有田不可無養田者。錢糧之輸。工本之給。皆當預脩。不然。即為田困矣。因以所儲積者。各授百金。而叔季特多分二十金。曰。與爾為讀書膏火之資。又

各分米三十石。曰。使爾一年食用早儲。卒遇荒歉。亦可無慮。因嘆曰。吾畢世辛勤。自分無刻。取貪求之過。惡。幸叨天祐。有斯以遺爾三子。其福多矣。尚有薄餘。非爾望也。因常往來於招提道院。月為放生會。凡有善事。隨遇量力為之。以是優游娛老。又三十餘年。至九十六。談笑而逝。囑諭後事。井井具篋中。呼若翁之起家成業。真所謂制節謹度者矣。循循焉不速。抑抑焉不縱。世猶有能之。獨其忽然限制。而不復生心。以為只如此便足。何識力之卓爾。難及耶。勸勉人者。動謂不必為子孫計。斯言未足以當人之心。故人之為子孫謀者。役役而未已。必若竹西先生之為子孫計。庶幾籌之至而愛之深。不矯不溺。誠足為法程也。○南溪梅光遠少而貧。壯年起家。亦既成富室矣。有子有孫。人爭羨之。而光遠則矻矻若有憂者。蔣道林謂

之曰。人皆謂子復何有憂。吾謂不然。人未有可無憂者。如子之起家。日進月增。而或未必常保如是也。能無憂乎。如子之嗣君。非不翩翩成立。而或一旦無所倚賴。不能常如此翩翩。以致落人後也。又能無憂乎。光遠曰。先生真得我心者。道林曰。子謂憂之有益乎。無益乎。且子見夫富者。果可常繼。而子孫之日後。為祖父者。果能主持之。終身乎。吾謂子之憂。尚有甚切。而不可已者。子獨不憂夫兩脚直乎。至兩脚直之時。萬般將不去矣。夫萬般將不去。惟有孽隨身。則可憂何如也。子今有田有廬。有妻子僕從。視夫貧窮子立者。真不啻霄淵矣。只須設已身於貧窮子立之地。則脫洒之樂自出。而惟兩脚一直。萬孽隨身。則誠有號呼盼望。而無能為力者。是其憂固甚切於身。而莫可釋者也。蓋亦乘此得為之時。以早為之地。昔人有云。

但求無業障隨身。無痛苦而死。則大願也。子年且老矣。可不切切焉。亟用心於此哉。光遠聞言。大有省悟。既而得太上感應篇。至誠皈依。以其家產分半授子。存半以為濟人種德之資。每有所為。輒欣然自樂。臨終日。沐浴衣冠。端坐。召諸子孫。羅立。諭之曰。吾賴蔣先生言。數年之內。有樂無憂。今益覺得力。為告爾等。做人切須斬滅貪心。惟貪則癡。惟貪則瞋。纏繞焚燒。終身苦海。貪心一除。無邊受用。我曾實用。功來爾等。其各自勉之也。

三十過 富室大家。與肩挑者。些小買賣。愛討便宜。一年為三

十過 貧者減半。徵事。瞿嗣興好行陰德。有一人遇大

雪凍餓不能起。公憫之。携錢二十緡。潛投窓隙而去。

歲歉有貧人來糴米。受其錢五千。佯忘曰。汝十千耶。倍與之。凡負販者。必多償其值。家人恠問之。答曰。彼併手。胼足以求小利。我忍與之較耶。其後子孫累世顯榮。按洪範五福。次卽舉富。富者行善之資也。夫前世積功。幸生富室大家。雖不能如瞿公之累行陰德。然減已益人之事。不妨偶一爲之。用以修夫後世。至若小占便宜。戒之甚易。瞿公所云。不忍與較。何可不日誦斯言。**廣義**。倘內外遙隔。主人不與聞。須嚴戒婢僕。大忌漫置不理。致其久待。誤一日。經營此富貴家第一損陰德處。不可不察。○**圖買一產**。謂其人不願。而設謀強之者。卽圖之不成。亦記過。**事**。龔仲和與李長蘅友善。長蘅過仲和。宿其家。仲和未寢。步月中庭。頃之。長蘅覺。聞庭中履聲。起視。則和也。因語曰。適得一夢。甚可笑。夢與子同坐此齋。忽黃

冠數人。排闥而入。直前毆汝。吾爲力解。去已復來。吾復解之。仲和聞而驚曰。異哉。適欲就寢。見月色可人。聊步於此。因思庭小。此外乃黃冠閒地。意欲備價。小展二肘。不意念慮方萌。遂入子夢。相對嘆息。遂寢其事。湖廣盛某素險惡。人號黑心簿。家頗殷實。欲造堂樓五間。苦地窄狹。數免人與鄰人姓張者言。張不允。盛密令大盜指張。事急。其母與妻售地營脫。張乃以氣憤。竟死於獄。樓成。生子六歲。尙不能言。一日天暑。盛坐樓中。其子匍匐上樓。盛指之曰。吾爲子孫計。故爾設謀。今如此愚蠢。奈何。其子忽厲聲作色曰。爾何苦爲此。爾以無辜殺人。奪人之居。尙望子孫耶。盛大驚。望後一倒而歿。其子蕩盡家業。亦死。夫坐一人冤。致一人死。此爲極惡。乃盛某不過以圖買一產。起見耳。蓋欲遂其圖之之心。不極此不已。是以龔仲和一

修身格 貨財

舉念間。而爭端卽顯於長蘅之夢。君子之所戒者。正當戒其念也。○梁吏部尚書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旣施宣武寺。不復方幅。意謂亦逆旅舍耳。何事煩華。常怪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貴繼踵。死其死矣。定是誰室。可謂達哉。○宋江西趙尚書家。與常省元園相近。百計謀之。常立契作詩題于後曰。乾坤到處是吾亭。機械從來未必真。覆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亭禊事今非晉。桃洞神仙也笑秦。園是主人人是客。問君還有幾年身。趙憮然不受券。○高公材爲黃巖令。執法不徇。有顯者奪民山田。民訟之。公批牘尾曰。一片青山一片金。百年人有萬年心。鴻溝未必常爲限。倏忽浮雲變古今。又曰。踏遍青山山轉峩。問山不語柰山何。若無山下纍纍塚。料得爭山人更多。顯者慙而還之。○潁州有姚尚書。

墓。其神道碑。穹隆博厚。四面均焉。州人侍郎果營壽域。欲割碑三分之一。以刻墓表。乃懇之州守。州守曰。吾聞姚尚書子孫微矣。莫有主者。况其碑甚厚。便割三分之一。有何不可。侍郎乃命工割之。或問州守曰。侍郎割尚書之碑。子不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也。州守曰。吾意欲使後人割侍郎之碑者。猶能中分耳。侍郎聞之。慚悔遂止。○曹用賓曰。秦氏之并六國。大似富翁欲基構之方圓。今日以計誘東鄰。明日以利啖西舍。後日又以勢脅前後諸家。費却幾多心力。始成方幅。起屋造宅。將圖永遠傳之子孫。而死骨未寒。他人已掃除堂宇。安坐而有之。使驪山癡鬼有靈。不啞然自笑其生平之爲計拙耶。○洞雲張翁。文定公邦奇之父也。公爲學憲時。廳僅二楹。上官過訪不便。旁一楹。乃其從叔所居。適有宿逋願售。公倍價買之。將

重構焉。告於翁。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潛然淚下。公訝問故。翁嘆曰。吁。吾想至日。拆彼屋。以豎我柱。其夫婦。何以爲情。是以悲耳。公乃惻然曰。大人寬心。兒當還之。遽抽身取券。翁止之曰。毋。吾計其銀。已隨手償人去矣。將若之何。公曰。併其價不取可也。翁乃欣然曰。若然。慰我甚矣。翁之孝友仁慈。備載傳誌。允成淳德。此特其遺事一節耳。宜其篤生文定。勲名道德。卓然爲一代名臣也。屠應垓。康禧公第三子。居秋涇橋。有一鄰人貧甚。負其子孟玄銀。不能償。以屋基及小塋絕賣。准退前銀。其子故長者。不肯受。告鄰人曰。爾欲賣屋與墳。吾當另酬汝。直前銀送汝。吾不追也。鄰人感其意。以實訴曰。吾房實值若干。前因退債。故多寫若干。今若還價。止當受若干。餘不敢領也。孟玄益高其義。復告之曰。汝不讀書。尙知義理。不欲虛受我

直。况我讀書識字。豈肯見利忘義。而減汝之直乎。固與之。鄰人不勝感激。及垓歸。鄰人來訪。數其子之厚德。且叙其感激之衷。垓驚曰。爾之房已賣。爾今何居。曰。移其所。垓呼其子。取前契還之。且爲築其墳墓。戒其家人曰。世世毋相犯也。今其墳尙在。居傍無恙。後屠氏登科第者甚衆。皆垓子孫。嗟乎。以昔賢之存心。與圖買人產者較。君子小人。仁與不仁之別。奚啻霄壤耶。◎受人一爐火丹術。行

丹銀。所值百錢。一過。發明。顏光衷曰。黃白奇術。能富人能活人。與君相造命無異。是化工之所甚秘也。今世修鍊之家。動以此自愚。又有貧人標竊一二。輒邀遊貴人。而飾衆術以濟之。問其何以不自爲。則曰。力不贍也。夫煑土煎水。古人爲之。何關財力。不則。又曰。我無福。傍有福人。夫福孰大於能造金銀。救飢拯貧。

者哉。彼既傲然當之。而又曰無福甚可姍也。窮其歸。不過翁銀精乾汞之法。以塗騙一二。而無識者。遂見其小試有效。思欲節火候。堅心志。以全收其功。而彼鍊師。先得實腹之利。又何便。則揭篋脫金而遁矣。多少志士。及良家子弟。墮此圈套。破家蕩產者。累累。執迷不悟。可不哀痛。人家一錢半畝。猶有分定。况天工秘寶。肯容俗人輒妄窺竊。思之思之。**徵事**有一監司謝事。懸車延一丹士。信如鍾呂。其夫人頗知書史。戲問曰。丹成何以謝方士。曰。渠自能點化。不須謝。夫人曰。不須謝。何故以丹法傳君。曰。渠謂我有仙風道骨耳。夫人曰。今君垂涎點化。志在得金。豈蓬萊三島。有貪財神仙耶。已而其壻來謁。夫人曰。壻貧。丹成可傳之。監司有難色。夫人曰。君不肯以丹法私壻。君非方士壻。獨肯相傳耶。監司終不悟。一日方士夜竊丹遁。

去。夫人又戲之曰。夜來方士。赴蟠桃會。未知乘黃鶴去否。監司默然。第長吁而已。○蘇東坡嘗至一寺。有老僧兩目有光。謂之曰。吾有鍊金術。當傳之子。坡曰。吾固不能用也。僧曰。唯子得之。能不用。吾是以傳子。若扶風陳太守。日求吾術。吾不告之。非吝也。彼得之。不能不用。反為彼作禍耳。遂以授坡。守陳希亮聞之。即向坡公處求。坡不以為意。遂教之。亮作金有成。坡嘆曰。果有此事。吾乃負老僧矣。無何亮以贓敗。坡私訝之。又五年不聞問。後遇亮子於都市。問曰。尊翁歸若何。曰。吾父既敗官。即恣意鍊金。未旬月而病。十指皆落。又踰年而死。東坡始信老僧之言為不誣也。○王常洛陽人。負義氣。見人飢寒。解衣推食。畧無難色。唐至德二年。入終南。夜半月朗。喟然嘆興。慨濟人之無長策也。有神人以黃金術授之。常曰。我聞此乃仙

術空有名未之觀也。徒聞秦皇漢武好此道而終無成。祇為人笑。神曰：帝王處救人之位，自有救人之術，而不行。反欲求此，非也。爾無救人之位，而切其志，固可行此。常曰：真有之乎？神曰：爾勿疑。夫黃金乃山石之精，千年為水銀，水銀猶太陰之氣，故流蕩不定。一合純陽之氣，則化黃金於倏忽也。常乃再拜。神曰：我山神也。昔道人藏書於此，今遇爾義烈，故付之。勿輕傳授。濟人之外，毋私侈。不然，將受天罰。常得其術，終身僅兩用之。其子求傳，終不與也。○昔賀蘭百歲，服氣能點化黃金。真宗召問之，對曰：方士小術，不足為陛下道。願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此真大仙之言。與神言若合符契。固知翁文成樂五利，以化金動人主者，盡妄也。

二十過 歲入只知私用，不以官稅為急。

發明 謝氏易簡錄云：凡有產必

有稅賦。須是先留輸納之費，却將餘剩給供日用。所入或薄，只得省儉。不可輒爾侵費。若臨時官中追索，未免舉貸出息，以致耗家。品行不立，咎有由矣。◎交易田宅，不肯即為清割。

徵事 畢景以苛刻立業，凡田產與之相鄰，故欲遲滯者，百計欲侵之。及其有急而賣，則陽拒曰：

我不欲也。既復使人陰圖之，及至，則又曰：我實不欲也。其人無奈，只得減價以就。及成契，又曰：我銀不便，期以某日來取。及取時，或以色銀，或以米穀，奏而與之。原數并不得全。平生所為類如此。後景長子，以人命繫獄，破產而死。次子流落乞丐，死於他方。嗣竟絕。今人或不至若畢景之狡猾，然不肯清割，往往有之。

是亦蹈襲畢昇之一端矣。○袁氏世範曰。貧富無定勢。產業無定主。買產之家。當知此理。不可苦抑賣產之人。蓋人之賣產。或缺食。或負債。或疾病。或死亡。或婚嫁爭訟。欲百千之用。鬻百千之產。若買產之家。即還其直。雖轉手無存。且了其欲用。而為富不仁之人。邀其急。而陽距陰鈎之。以扼其價。既成契。則又延挨。擡折。出產之家。所得零微。隨即耗散。而又往來跋涉。費居其半。向之准擬。以了此事。竟不足辦矣。勢必復以所不欲賣者。并求賣焉。彼富家方自喜以為善謀。不知天道好還。有及其身而獲報者。縱不及其身。而及其子孫。富家多不之悟。豈不迷哉。

十過 置產故欲短價不肯扶持人急

常州蘇掖官至司道富甚而嗇

嘗買一花園。交易時。反覆要賣主減價。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少增益。兒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其父愕然。自此少悟。◎拾遺值十金已上不守其主竟取而歸。價值

倍。過亦倍。增註愚繹此條之意。蓋唯恐其有傷於失者。或不必十金。而人之性命係焉。故不僮不取。而且當守待其人。能書者尤當廣為榜帖。不寫物件數目。告失者來認。合符則付之。意主於亟還其人。此則能自守義。而且仁以愛人者也。故讀是條。當重看不守其主句。不然。豈謂十金以內。遂可取之哉。觀上文守其主者一條。旁註云。於可取不取本功外加功。則知拾遺竟取。自有不應得本過也。蓋道上所遺。總為非分之得。下文取不應得之財百錢一過。似可統此。而特設此條。則又加重其責備。實欲令必守其主以還。

之耳。**徵事**羅一峯倫赴京會試宿山東旅舍僕拾一金釧匿不以聞行兩日公嘆曰去京尚遙費盡可柰何僕曰無慮出金釧告以故公大怒欲親賚還僕曰如此則試期悞矣公曰此必婢僕遺失萬一主人拷訊至死是誰之咎寧不及試無令人死於非命也急還訪之則其釧果婢以覆水失之婢受笞幾死主翁又辱詈其妻妻亦憤欲投繯一門如沸羨公急出釧與之且再拜謝過全活兩命觀者無不稱嘆沿途賣衣以糊口至京已二月初四矣倉皇投卷是科狀元及第史玉涵曰還遺似無足為先生異者抑思先生之心何心乎舍已功名憂人性命豈從區區一釧起見哉且他人遇遺往往揆之天命多出於不敢此之還遺念發之至誠實出於不忍不敢不忍之間安勉之別亦仁與義之分也。○劉留臺少極貧於浴堂

中拾金一袋候其人悉還之其人分半以謝一無所受及歸聞者交訊公曰若擄人之物為已有是欺我心也欺心必有災禍况商人半生辛苦一旦失去必死非命吾安分以過餘生終無悔恨既而父子登第公歷官西京留守五十年間子孫登仕籍者三十有三人王伯咨曰富人行之無悔易貧人行之無悔難况眾口交謫不生轉念豈非仁乎。

五過倚勢白占及乘難覲取。計百錢為五過用威嚇詐者加倍。**徵事**張先與郁丙

為鄰以屋基成大訟後丙死同邑有湯福者病入冥見丙迎告曰吾舊與張先鄰居吾屋柱址已盡吾界簷溜所滴實張先之地吾訟官強奪不過三尺幽冥譴責至今未已君歸煩告我兒令急割還庶幾一段

事了。福還言之。由是傳播。白占之報視此。○湖州小客。貨薑於永嘉。富人王生。因爭價。怒毆其背。悞傷立死。生急救。方蘇。飲以酒食。謝過。取絹一匹。送之。客還至渡口。舟子問何處得絹。具述前事。時數里間。有無主流尸。舟子因從客買絹。并丐貨薑籃。客既去。運篙撐尸至其居。脫衫袴衣之。急走叩王生門曰。頃有湖客過渡。云爲君捶死。冤我呼其父母妻子告官。留絹與籃爲證。旋即氣絕。不敢不奉告。王生舉家泣怖。賂以錢二百千。舟子勉從其請。相與瘞尸。溪林。王生家有惡僕聞之。竟出首在縣。生下獄。拷掠死。明年薑客又至。閭家以爲鬼。罵之曰。向者汝偶仆。卽甦。使我家主死於非命。今尚來作祟也。客怪嘆曰。我幾死得活。蒙賜一絹。賣與渡口。舟子卽歸。今方齋土儀致謝。何以爲鬼耶。王生之子。哀慟留客。執故僕送於官。索捕

舟子。皆繫於獄。覲取之報視此。○紹興一布政某。巧於貪饕。積財至數十萬。及敗官歸。買良田十萬畝。富甲一郡。其祖父屢見夢。言冥譴將及。不信。止一子一孫。淫賭無節。皆夭死。布政公尋染癱瘓。子孫媳婦。頗著醜聲。不數年間。家貲已盡矣。布政臨危時。忽張目大呼曰。吾官至布政。不小。田至十萬。不少。我手中置我手中了。不曉吟畢。遂死。若布政者。必白占覲取兼之者也。冒起宗曰。余每見權貴之家。及暴富之室。不肖子孫。淫蕩恣靡。或身未死而產已暗鬻他家。或肉未寒而人已裂據其室。前人一銖一寸而積之。後人如泥如沙而棄之。而彼不肖者。大半皆聰明人也。此何以故。蓋由當日逞威挾智。逼勒牢籠。以成巨富。始而耗人。後爲人耗。語云。來得不明。去得正好。蓋此謂也。○王藻。潼州人。爲府司刑吏。每日持金歸。妻疑其

鬻獄所得。因遣婢饋猪蹄十臠。及歸。給曰。送十三臠。藻怒。婢所竊。笞之。令招。不勝痛。誣服。妻乃謂曰。君日持錢歸。我疑鍛鍊成獄。姑以婢事試汝。夫刑罰之下。何事不承。願自今勿以一錢來。不義之物。必招罪咎。藻悚然大悟。汗流浹背。因題壁曰。枷拷追來。只爲金。轉增冤債。幾何淡。從今不願顧刀筆。放下歸來。遊竹林。卽罄所有散施。棄家學道。後成仙。○徐公晞少爲江陰縣兵房吏。存心愷悌。孳孳救人。解寃釋罪。被德者甚衆。人奉財。必問所從來。其家計寬然。自給者。則十取一二。或云假貸。反以資之。愈盡心其事。噫。惟其如是。所以少爲兵房吏。而後乃爲兵部尚書也。歟。錄之以勸世人。準之爲法。○鮑曼殊曰。財之爲物。如九尾天狐。能千變萬化。以悅人。使之各暢其欲。各遂其求。試以一人之身言之。戚族得之。而加親。賓友得之。

而加密。妻得之。而加和。子得之。而加順。人之視此。真若必不可得已者。於是乎求財之心。鷄鳴而起。無竅不鑽。取財之事。竭澤而漁。無微不括。感應篇於此事。不啻十數致意。而未又提出橫取人財。及取非義之財兩段。與枉殺人並重。嗟乎。莊誦聖經。危哉斯言。痛哉斯人也。太上若曰。汝之取財。以奉身也。不知死亦及之矣。身旣不有。何有於財。汝之取財。以養家口也。不知妻子家口。且因此而致死喪矣。妻子家口旣不有。又何有於財。嘻。亦可憐矣。亦可悟矣。不特此也。道藏云。凡人間財食。陰曹有掠剩司以主之。但過本分。卽爲掠去。佛說人生所用財帛。爲五家所共。一曰國王君長。二曰水火。三曰盜賊。四曰刀兵。五曰不肖子孫。故人雖至巧。或能取其所無。而天固無心。偏能耗其所有。諺所謂前門逐獐。後門失鹿。耗敗之來。有不

知其然者。金玉既不可恃。罪孽徒以積身。不誠大愚惑哉。**附錄**留餘堂功過格拈案三則。一曰俞翺者。專造鑽鉛假銀。正德戊戌。至晉陵。買羊四隻。許價一兩三錢。主人弗聽。明日。主人他出。復來增價一兩八錢。買去。夫歸。怪其增價太多。視之。乃假銀也。怒罵其妻。妻忿縊死。夫痛其妻。亦縊死。不數日。翺被迅雷擊死。嗟乎。俞翺所知者。用一兩八錢之假銀耳。豈知畢其夫妻二人之命哉。乃夫死妻死。翺亦震死。每人一命。約止值假銀六錢矣。世之貪官污吏。橫紳土豪。虐取人財。以快己欲。或虛聲恫喝。或設計網羅。未必卽有殺人之心也。然而被害之家。財命相連。有以驚怖死者矣。有以憂憤死者矣。有以飢寒死者矣。殺人者豈必盡挺與刃哉。陰律甚重。槩從抵償。不拘陽間人命。致死之例也。請以俞翺爲前車。一曰定遠狄令。有富

民死。而其妻掌家。叔欲爭其財。告縣。密囑曰。追金願中分。狄立拘其嫂。拷訊之。在法斷焉。其婦憤恨死。後狄罷歸。一日晝寢。忽見前婦。手提一小團魚。掛於牀上。倏然不見。乃大驚異。未幾。遍身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頭足俱動。痛徹骨髓。晝夜號呼。踰年而死。嗟乎。病死者。世所謂考終命也。乃有如此怪症。如此惡病。痛楚號呼。落皮徹骨。經年累月。求死不能。病之慘。固有慘於刀鋸鼎鑊者矣。乃其子計狀。不過曰某月某日。終於正寢而已。愚者橫者。遂曰。某某且得善終。天道何知哉。死者如啞人受杖。無處說苦。生者如盲人側聽。但聞杖響。不聞號聲。直臆曰。官刑不痛而已矣。一曰蘇州盤門外。一賣油人。嘗往城中大家。見一小兒五歲。珠帽金鎖。遂起惡心。抱兒荒僻處。劫其金珠。推兒於井。勤苦經營。漸致大富。後妻生一子。狀似

所殺小兒心甚惡之。至五歲時。賣油人以天暑當風。熟睡。兒拔髻中銀簪。戲刺其胃。其父疑是蚤蠅。舉手一拍。遂貫胃而死。嗟乎。人知陽債利重。不知陰債利尤重也。賣油人殺五歲小兒。天亦以五歲小兒殺之。此王法抵償之常耳。惟是珠帽金鎖。所值不過數十金。賣油人勤苦經營。遂致為蘇州大富。此兒一旦擅而有之。豈特百倍於帽鎖之所值哉。深可憐者。賣油人十餘年間。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嘔盡心血。做盡牛馬。總是向債主借本錢。替債主營利息。一旦債主來到。直入臥房。算盤亂響。立時將房舍園圃。田地湖池。服飾器具。奴婢車馬。并此算帳之算盤。不得留下一個。編成號簿。盡還債主。絕不拘陽間加二加三之常例也。吁。可憐哉。陽債有倍息者。則人畏之而不肯借。乃肯借此十倍百倍之陰債。其亦不學於算法乎哉。

三過

緩急於人索取不諒情。

詞氣間或以招尤另加過發明嘗聞前輩之厚德者

曰。凡與人索取債負。須寬和有道。當其有事時。不宜索。當其他客雜處時。不宜索。當其在外時。不宜索。當其醉時。不宜索。當其病後。不宜索。知其處境。必不能還。亦不宜索。數語非特厚道。抑亦富家立業之良規也。

◎收取田庄租入一意求多毫不體恤

附錄南城暗窠程氏

邑之以富著者也。獨有程毓文者。生平朴厚。無鄉豪氣習。崇禎中。郡邑諸大家。多苛削庄佃。競用大斛。民莫敢忤。毓文之父。亦以斛小於眾。欲改造之。毓文堅執不可。曰。使吾家長有此小斛之入。足矣。且小民終歲勤劬。良苦。而又賸之。毋乃不可。父感其言而止。一夕。夢神告曰。子用意厚。旦日將盡燬諸家廩。獨免子。

覺而駭焉。次日旁午。程氏諸廩之在竺田。及嚴湖塔者。皆次第焚燬。獨毓文家廩火及而熄。竟符其夢。

一過 取不應得之財。如為人任勞。於酬謝常例外。使心

或鬻物於人。於價值外多賣若干。或因博奕賭勝而

利人之有。如是等類。皆謂之不應得。百錢以內為一

過。註中所云。為人任勞而得酬謝。此句最須細

審。或以心。或以力。代人勞而濟人事。其得酬謝。固其

宜也。若昧心昧理。助強凌弱。以是得酬。過惡最重。諒

人共知其不可者。其或為人排難解紛而得酬。則少

受禮物。不致為過。然而排解之功。則折去矣。既欲積

功。亦所不宜。更或有當官為人寬罪而得酬者。人每

以為無妨。不知此中最易犯過。蓋使其罪而果可寬。猶曰為人任勞。然寬之則可。借此以取財。不幾於暗

侮君上乎。明理君子。當亦不敢為也。苟其不應寬者。

故出人罪。輕言之。第曰寬人罪而受謝。究言之。竟為

棄國法而得賄矣。大抵忠厚人取財。犯此過者居多。

彼方自居於任勞得酬。以為無過。吾恐其并不得附

於取不應得之財條例也。特為拈出。并誌二事。一以

為倣。一以為法。○荊州府推官魏釗。以公事往石首。

道經某鎮。鎮有鄉紳徐少卿。家奉梓潼神靈甚。忽夢

神告曰。明晚魏推官過此。此人前程遠大。宜厚待之。

次日果至。因款留焉。數日。少卿復夢曰。可惜魏推官

此去。受賄四百金。故出人罪。使死者含冤。上帝已削

其官爵。壽亦不永矣。未幾。魏丁母憂。復補濟南。尋陞

戶部主事。一年。卒於京邸。○薛西原。里居十七年。人

以非義干者。即婉辭之。嘗自書曰。雖小事不可為人

囑托。以自損廉恥。若受賄枉法。損德尤甚。此當銘之

於心不可忘也。誓之於死不可改也。**廣義**不應得之財。旁註詳矣。而猶有未備者。愚謂可以意推之。揆諸聖賢義利之辨。凡無因而驟致。縱令無損於人而已。分所不應得。斷然不倖取焉。此雖難望諸常人。而君子之立節。不可不如是也。敢再錄誌一二事於此。○浙人鄒定。四穿一窖。得伏鏹甚多。頓爾後靡。美其輪奐。落成之日。偶一匠工。與其子戲墜地而死。訟於官。官知其有藏也。挾而索之。殆盡。訟乃始解。其堂宇新構者。已為他人有矣。蘇公曰。無故而得千金。不有大福。必有大禍。定四之謂也。○徐孝祥居吳江。隱居好學。布衣草履。泊如也。一日後園徐步。見樹根一坎。圻陷。諦視有石甕。啓之皆白金也。亟拚之一毫弗取。人無知者。幾三十年。值歲大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耶。迺啓穴。日取數錠。收糴以散貧人。全活不

可勝計。物盡乃已。女將適人。唯荆布遣之。而於藏中之物。錙銖無犯。子純夫以明經發解。官至翰林。史玉涵曰。收糴散貧。較不取者。更進一籌矣。且其日取而無犯。最難。真有坐懷不亂手段。○江晴麓云。夫財。人所欲也。得非其財。即財。即禍。余官姑蘇。有潘姓者。掘地得金二十萬。以分其子。潘奎。潘璧。兩母出也。璧年尚稚。奎乘其病。投毒餌中。殺璧。鄰人覺之。以其家事也。寢不敢發。奎生二子。長名城。次名垣。城性聰穎。然淫恣無度。入貲為國子生。司成姜鳳阿覽牒曰。何名潘城。為增一璧字。父奎聞之。甚不樂。蓋所殺弟名璧也。已而璧城破其家。百計索金於父。不得。遂設謀毒殺其父。說者以為璧再生為璧城。以子殺父。報殺弟之業。夫藏金無主者也。然無故得之。尚且兄弟相殺。父子相戮。產盡人亡。而後已。則夫巧取計奪。獵人之

財以自富者能保不為禍哉。昔人有言：吾辭禍，非辭富。達哉。○劉東山公自戶部侍郎予告歸，戴笠乘驢，蕭然布素。平生不通請託，薄田僅供衣食。常言：財貨須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已。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况官貨悖入者乎。○泗州蔣成屠估於鴨嘴湖，有客以竹荷包袱宿其店，成斃之。匿金致富，既十年，端午宴客，成忽舉一對屬諸客對。其對曰：青絲繫粽，汨羅江裏弔忠魂。內一人號古澗者，先夕夢一人教云：明日當對紫竹挑包，鴨嘴湖邊謀客命。且可嚀曰：能言之管取獲利。古澗遂舉以對。成失色，席散以二十金求其藏口。澗亦不深求，歸以語妻。妻曰：此冤鬼假子雪耳，不言將有禍。遂以其金首之州。州捕成訊之得實，取客屍於湖如生成伏法。仍以二十金作賞焉。唐文王曰：古澗之妻可云有智。

使利其金而不為之雪，無論冤鬼為祟，能不為蔣成之所圖乎。此時固當以義自決，不可惑溺而因循者也。婦人具此高見，亦賢矣哉。

◎放債利過三分

所得百錢一過，出入占便宜者同。

事王繩武得藏鏹，家甚富，利悉錙銖，不少寬貸。常語妻子曰：吾自獲藏以來，未嘗自食一文，計所取利年多餘蓄，即養什伯兒子，不憂其窮也。又恒於妻子前自矜善算，以為子孫恐不能及我。後家中失火，家財俱成灰燼，所放之債，失票莫追，氣憤而死。○宋湖州許六以貿易為業，稍有寬餘，即放錢於里閭之急者，倍取其息。家業驟進，遂有六郎之稱。後病死，其甥女之鄰陸氏，犬生三子，其一白色，腹下有褐毛五字，曰湖州許六郎。甥女往視，惻然不忍，將欲告許子贖之。而許氏之家亦夢六泣訴曰：我在生無他過，只放錢

取利太多。致貧民或鬻妻賣子。坐此墮畜生道。冥中按因緣簿。遣生陸家。卽甥女之鄰也。爾亟以千錢贖歸。過百日。則業緣盡矣。其子遣僕往偵之。見腹下字。僕亦大駭。負之歸。至家。兩眼淚落。妻子不勝悲惋。蒲百日果死。○王質先述竹西陸先生之緩急於人也。祇取一分息。必擇勤生節用者授之。曰。彼惟正經人。固宜相助有成。一分息亦係彼經營而致。我不負我者。可多求耶。愚謂如翁。真是以人事而行天理者。

◎以偽雜真。巧心取利。如鹽內攪沙。酒中攪水之類。計所得五十錢一過。發明人

非謀利。何以治生。不能無取。但取當以正。貪心太甚。致效小人所為。究之非義得者。必於不意處失之。人但顧其前。不思其後耳。○沈龍江曰。人各賴常業以生。然不謂生業而謂生理者。以循理則生。不循理則

不能安其生也。蓋本分之外。無所營求。方始為循理者已。**廣義**感應篇垂以偽雜真之戒。集註謂世間最可恨者。貨賣假藥。尤為悞人。張安國知撫州日。出榜戒曰。陶隱君孫真人千金方。濟物利生。多積陰德。各在列仙。自此以來。行醫貨藥。誠心救人。獲福甚眾。曾見貨賣假藥。積利起家。自謂得計。不知冥冥之中。暗減其祿。或身多橫禍。天火雷震。子孫非理破蕩。益緣買藥之人。疾病急切。只望一服見效。却被假藥誤賺。反致傷損。尋常殺一飛走。猶有因果。人命至重。無辜被害。其痛何窮。此真仁人之言也。◎以水

灌米利已欺人。計五升卽為一過。**附錄**博州鼓角樓

令不能擊。值更者患之。求於叡禪師。師曰。何不捉住。兵曰。鬼何可捉。師曰。但禁氣勿言。卽可捉也。兵如戒

得之鬼笑曰此必有教汝者吾於此所畏惟歲禪師黃二叔兩人耳大守以下皆無所畏何有於汝哉兵隨訪尋黃二叔乃一老圃三十年以鬻菜為業初無他長惟是菜之老嫩束之大小價之高低持心不二而已夫持心不二遂與得道禪師同為鬼所敬畏彼欺人者自謂利於己矣亦知為鬼所瞰乎

◎交

易田宅於常例外占便宜計百錢為一過

◎量衡斗斛出入

兩樣

一日一過管事陳後主時市中震雷擊殺一人背有篆字人不能辨道士李居正識之乃斗稱

輕重四字謝秀林每以小斗輕稱出貨用大斗重稱橫取一日雷雨驟興霹靂震死屢葬屢發肉潰乃焚腹中得一雷楔每見出入不平準常得無後之報而况出入兩樣乎宜其雷震也又有報應之甚異者江

山縣祝大郎富而不仁其所用斛斗秤尺大小不一軋道八年有道人過其門戒之曰汝宜用心平等不可如是倘怙惡不悛必有來取此四物者災不免矣一夕夢三青衣來言汝家秤尺斗斛安在夢與之既覺急尋已失之矣因憶道人語災者必火也即盡徙室中之藏於山中質庫地忽屏裂洪水湧出如奔屋中財帛隨流而下所居頃刻為潭家人盡死僅存一小兒至今呼為祝家潭又有報應之幽隱者萬曆年間揚州有大南貨店其人臨死囑子曰我平生起家在此一秤其子請問其故父曰此秤乃烏木合成者中空內藏水銀稱出則將水銀倒在秤頭稱入則將水銀倒在秤尾入重出輕所以致富子心怪之而不敢言父死子即將秤燒燬未幾子之二子皆死因怨曰父在日用心不公反獲平安今出入公平反將二

子雙亡。天道有知。果如是乎。偶憑几而寐。夢至一所。如官府衙門狀。一官坐於堂上。諭之曰。汝父生平。以輕秤欺人。重秤肥己。所得雖奢。亦是彼命。中所應得者。但以欺心造孽。獲罪於天。本身死後處分。其家財遣破耗二星。便為子孫。迨成人之日。將所撐家財。盡行花費。仍繼以火。俾產盡嗣絕。以示其報。今爾能改父秤。力蓋前愆。上帝因將二星取回。爾宜勉力為善。毋得妄生怨尤。則數年之中。即換賢子二人來矣。醒時一一記之。愈加力行善事。三年之內。果生二子。俱讀書成名。子孫繁盛。嗟乎。其父一生作惡。至死不悟。旁觀者當其時。亦將疑天報有差。豈知冥冥之中。自有昭然不爽者乎。雖然。世之人效其事者。或少。懷其心者。甚多。如買賣則喜占蠅頭。出入則不肯平准。自謂作家之道當然。殊不知其過惡漸積矣。周止庵先

生曰。家中事。但可言省費。不可言生財。此可為作家最上名言。

◎誤收假銀不肯棄

去希圖行使

用百錢以內一過

徵事 尚書孫辰川之

以示人。則偽者念此銀。既不可用。亦不可留。以誤人。至東湖之濱。復於水中走數十步。投之。深處。後生子登第。為副使。孫即尚書公。◎借人器物不還。與負財不還同。總計百錢一過。發明 范益

謙座右銘曰。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還。蓋借人之物。非得已也。既不得已。則須愛護如己物。用畢。隨即送還。不特無厭於人。亦且無愧於心。至借貸錢財。尤宜清白。豈可久而乾沒。佛家有云。未了宿債。死後當償。斷不誣也。徵事 崇文門右一販煤郎。夢其母告曰。我宿通某麵戶債。託為驢償之。今已數載。將鬻我於屠。

兒念母速來贖命。子驚寤，訪於麵戶。果欲賣驢，索價一兩二錢。煤郎止，有銀四錢，乃以情告。願書券約，還麵戶執不允。旁觀者疑信參半。呼煤郎同視驢，平直。驢見煤郎，兩淚交墮，有哀訴狀。衆憫之，捐錢助足。麵戶猶不允。煤郎懇至，再。麵戶曰：此驢從來不渡獨木橋，爾能驅之渡，卽授爾。煤郎祝驢，驢躍然，逐煤郎越橋。事聞於陸錦衣，陸喚人驢驗之。驢見子跪，亦伏蹄跪。堦下，陸大異之，予銀一兩，米一石，給煤郎飼驢。○梢子王彥須，太原人，其鄉長者憐王之貧，以銀一兩，八錢借焉，令其相湊買船以度生。王後少裕，竟負不償。一日，長者忽見王梢，腰繫白汗巾，竄入牛欄處，少頃，報母牛生犢。長者卽往觀之。其初生小牛，腰間宛然汗巾之紋不沒。長者默識之。牛生且壯，長者令牧童賣之。囑童只索價一兩八錢。路遇何屠，問價。屠私

喜，以爲此牛不止此值，遂依價牽去。有農夫見曰：此牛甚肥壯，何忍殺之。肯轉我耕耘乎。何屠給曰：此牛適用，價二兩伍錢。若再加價一錢，卽與爾。農夫又喜。此牛過於是值，隨用二兩六錢買歸。其牛不須管理，自會往返，農甚愛惜。一日不見，遍尋之，已仆於山谷岩下。農悵恨不已。旣而知是長者家物，何屠得價，比長者初賣，增入錢矣。農乃問長者曰：此牛何故止賣。此價，長者曰：其中有故。此牛是梢子王彥須託胎投生，填還前債。我親自所觀。王稍原欠我銀一兩八錢，故止賣此價。何屠聞之，始大悟曰：王稍亦欠我肉銀八錢，農人亦愕然曰：我曾借王稍銀二兩六錢未還，共大詫異。此係萬曆己丑年事。○永嘉徐輝嘗借丹陽一商千餘貫，未及償而商死。商家不知，亦不復索。後輝生一子，甚聰俊，輝切愛之。八歲大病，召醫市藥。

貨財耗盡而病不減。一日忽語所親老尼曰。我欲歸去。尼曰。此汝家也。曰。我家乃在丹陽。負我錢。今既償矣。請從此辭。言訖遂絕。

附錄 俞孝廉繪嘗貸馮生金。馮固不望其償矣。繪不忘於心。銖積久之。具本利親往謝焉。時馮已物故。其子珏云。父未嘗貸。且無券。固辭不受。繪曰。無券者。以而翁知我也。翁雖不索。我未嘗敢忘。若不償。則負翁。且負我心矣。乃文告其墓。卒償之。如此古道。貸人者可無觀法乎。○平輿闕做為郡椽。太守第五常病。以俸錢百三十萬寄做。做埋於庭。後常舉家患死。唯有孤孫九歲。臨死語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椽闕做。孫長大來求做。做見之悲喜。取錢盡還之。孫曰。祖唯言三十萬爾。今乃百三十萬。誠不敢當。做曰。府君疾困。謬言爾。郎君無疑。連誌此事。見先賢高風。誠足以廉頑而立懦云。

◎應還

之逋厭惡索者

一念一過。發言抵觸。滅理傷情。加十有填還。長思憂負。勤想償之。然則致其來索。方抱不安。惟應曲致其不安之情。使索者亦氣平而心服。反生厭惡。公道何存。由此啓

覺召悔。何非此一念為之。

◎負人一些小應貸

上既

云。負財不還。百錢一過。而此復云。些小應貸。蓋不及百錢。亦為一過也。其特為君子嚴之歟。**廣義**按。負財不還。當分三等。有欺心背義而負人者。與白占同。此其人不足掛齒。亦有偶然忽畧。而失於償還者。此謂耿介不嚴。君子必不苟於斯也。更有一等。世人犯者甚多。蓋本心不欲負人。其奈力不能還。遂以貽人口實。終身愧歉。此其過又在平時輕於舉債。無謹終慮始之心。而貿貿以致此也。○袁君載曰。凡人之敢於

舉債者必謂他日之寬餘可以償矣不知今日之無寬餘他日何為而有寬餘譬如百里之路分為兩日行則兩日皆辦若欲以今日之路使明日併行雖勞苦而不可至凡那債者無不破家也切宜鑒此○羅慎菴曰治家切戒舉債知其不足但當加意節嗇腐不能具只以菜飯不能常只以粥不置一衣不增一器熬耐一時餘可以寬然常足無遠識之人祇求目前之寬餘而那債在後其意蓋謂他日未必不能償也即此便是妄念妄念而遂者蓋百不得一矣終至於破家喪節即其輕為舉債時而可決之也○侯仲兼曰語云開口告人難誠難矣哉伺候門庭仰承顏色躡嚙慚怩有不勝徬徨顧慮而不敢輕發者此天下之極不堪情處也既蒙慨應則應者胸中必隱然懷德惠之意假使未能清還致令發言徵色又誰能

堪之故士君子誠有意為介節自持之人一生慎無務為開口求人其事所以養高而自重也附錄朱子曰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耻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明朝先達嘗云受恩多難以立朝又曰舉債多難於立身皆是卓識名言

◎不問而

取人一針一草 徵事何隨令安漢去官時送吏乏食乃取道側民芋隨以綿繫其處償之

民相語曰聞何廉令行過從者或無糧必爾耳持綿追還終不受○許魯齋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旁有梨眾爭取啖先生獨危坐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無主曰梨無主我心獨無主乎

◎應出之財有吝惜心 再就其心言故作留難者

有人乞錢三百千。震召子公弼等問之。公弼曰。此患風耳。大人不足應之。震怒曰。爾必落吾門。只可勸吾力行善事。柰何勸吾恡惜金帛。命左右准數與之。於是三川之士。歸心恐後。**附錄**古詩云。不結良因與善緣。苦貪名利日憂煎。豈知住世金銀寶。借汝閒看數十年。此詩大堪為吝財者指迷也。○許台仲家則曰。平居寡慾養身。臨大節當達生委命。治生量入節用。徇大義當芥視千金之產。◎不幸沉沒

失脫不能恬淡自安。鬱結於心。

一時一過。發明財之去來損益。莫非有數。

既已沉沒。則無可追。既已失脫。則無可返。惟委心順運。落得多少自在便宜。以此抑鬱而不忘。則既失夫財。又病其心。不亦徒自苦乎。聖人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正欲人識命之權。而淡其營營役役之心。方

可以進德耳。愚請述一二往事。為不知命者破迷焉。

○錢翁丹吉貧乏時。祈夢于忠肅廟。神語之曰。子命當有三千金家財。覺而謂所親曰。以吾目前景况。百金且不敢望。何自有三千耶。時年未及二十。既而生理日裕。至四十外。竟成富室。置田益宅。所以廣其經營者。方未艾也。謂所親曰。吾少年祈夢。謂當有三千金家財。彼時以為異事。今吾試思。若只有三千金之業。則立稿矣。又數年。遭盜劫。憤甚。破產擒盜。盡殲之。復連構大訟。內蓄已竭。而外規廓如。不可收拾。氣結成疾。勺飲入口。輒吐。臨終。悉計其家業。合田房物件。估之。約及三千金而已。數之前定。蓋如其不爽也。厥後子孫終歸盡亡。則又以人事而消除之。財不可強。而過惟日積。蓋審思焉。○趙衛公雄微時。最貧。母在。無以卒歲。夫婦對哭。次日掃地。拾銀一錠。重二十

五兩得以稍活。後登相位。例銀百錠。受而缺其一。將詰庫吏。夜夢神曰。某年月日。相公先借用一錠。覺而記之。則所夢年月。蓋拾銀時也。○程木公見聞錄云。余里一富翁。手藏白鏹二甕。植樹表識之。後將析產。與子孫啓其甕。封識宛然而甕中則皆水也。訝甚。盡覆其水於地。私疑家人竊之。鳴於官。窮詰不得情。竟以鬱悶死。久之。火焚其居。埋鏹之所。變為園地。鋤園者。往往得銀焉。乃知覆地之水。即銀也。知而迫求。則不獲。率於無意得之。有隨獲而即以事花費者。間有連獲而起家者。孰非數與明明在是。而人不能主。是誠難測也。○宣和間。朝廷復收燕雲。科率郡縣。照等出錢。海州懷仁縣楊六秀才妻劉氏。夫死獨子。而家甚富。聞官嚴督貧戶難輸。請於縣。願以家財十萬代納。縣令遂調夫輦運。空其庫七間。因之掃治。設供具。

三晝夜。既畢。明日屋間錢復堆滿。皆紅麻為貫。每五緡一辨。辨首必有小木牌。上書麻青二字。觀者驚異。或有解之者曰。聞青州麻氏至富。號稱十萬。豈神運至此耶。劉密使人訪之。果然。既差人往麻。請具舟車。運回。麻謝曰。吾家福退。錢歸有德。今往復取。是逆理。違天也。劉曰。吾既輸錢助國。豈當更有之耶。盡散施貧民。助修橋路。家益富。子貴顯。**附錄**言乎定數。儘有極奇異者。建水州有富室。造庫屋。用鐵葉裹門。極其堅固。上鐫年月日時。以示後。未幾家落。此居歸里之。仕閩都憲王成宇先生。其年月日時。即王所生之庚甲也。○方崖趙公談其鄉。有為州牧者。歸構一堂。栽以雙桂。即扁之曰培桂。因手識云。弘治己酉。建斯堂。他日子孫。必有為折桂之手。未幾。為怨鬼索命。死。家遂零落。嘉靖己酉。鬻其居於人。其承鬻者。玉姓名培。

桂也。事之異如此。○寧波張方伯某頗行貨賄。致有豐橐。及歸建第宅。其隣陸司寇瑜夢人云。陸文九今日蓋房。司寇初未知族子有文九者。詢之家人。曰。有之。名文九。至時甫八齡。後方伯之子破產。竟歸第宅於文九。○張江陵建造府第。豎石坊二所。夢扁上題云。德配天地。道冠古今。自謂相業之隆。千古無兩。足當二語。身死未幾。家被抄沒。二石坊皆入官。以充文廟左右坊。其上乃題德配天地。道冠古今二語。○費孝先嘗游青城董正圖學舍。壞其竹床。欲償其值。正圖曰。成敗有數。何償焉。孝先視其側書云。某年月日。為費孝先所壞。大驚。即師事之。正圖授以易。孝先遂以其術名聞天下。○富鄭公留守西京。府園牡丹盛開。召文潞公司馬端明。楚建中劉凡邵先生同會。是時牡丹一欄。凡數百本。坐客曰。此花有數乎。且請先

生推算之。既畢。曰。凡若干朶。使人數之。如先生言。先生又曰。此花當盡於來日午時。富公大驚。坐客咸笑。不肯信。富公曰。來日可會於此。以驗先生之言。坐客皆諾。次日食罷。花尚無恙。洎烹茶之際。忽羣馬廐中逸出。與坐客馬相踉蹌。羣奔花叢中。既定。花盡毀。拆矣。於是洛中競傳以為異事。凡此者。皆見數之出入。意表也。○非義濫與。發明此條有麤有細。彼以徇私任意而濫與。其麤者也。其過不言可知。惟夫過情之與。本賢者之為。而君子亦以為非義。此理甚細。嘗觀程子論與傷惠之旨。知其過有在矣。或問與傷惠何害。曰。是有害於惠也。可以與。然却可以。不與。若與之時。財或不贍。却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此所以傷惠。明乎此。而用財之際。其可無準乎。前輩謂聖人之。一介不取。必兼夫一介不與。而後可以

成其節亦此意也。○薛文清曰：輕諾必寡信，輕與必濫取。文中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其弊尤為推盡。**廣義**與不可輕固矣。雖然，朱子又嘗言之：謂冉子之請既不當矣，而聖人猶與釜與庾，不直拒之。至其與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責他。學者未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毋吝。此說正宜參觀。蓋恐吝施人之常情，將令有託以自文，其阻人善者多矣。

事神脩身之七總論 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又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君子之日明日

旦，正不必對鬼神，而始有昭假之誠也。惟當祭祀之時，則耳目心志，倍加兢惕，是固誠敬出於自然。詎有所強勉焉。顧近世之人，放逸既甚，雖身承祭祀，亦祇視為具文，而平昔之感孚冥漠者，又何問

乎。安居既多慢忽之心，及其有急而求，則又妄為諂竇之舉，多見其惑而不知務也。誠取功過格之所列，循而行之，事神之道在斯，修身之道亦在斯矣。

一功 一日間時存想聖賢上帝暗室謹飭 **徵事** 張子韶曰：余謫嶺下。

居無與游，自憂過之不聞，學之不進也。乃於書室中，置夫子顏子像，適有晉淵明及近代諸鉅公畫像，乃環列於夫子左右，晨夕瞻敬，心志肅然，其所得多矣。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如市朝之撻矣。○趙清獻每夜焚香，若有所私祝者，人問之，公曰：我自少來，日有所為，夜必焚香告天，上帝蒼蒼冥冥，吾安能必達。但以淡自防簡，庶幾知所畏懼，不敢出之口者，不至見之行事耳。

◎當天變倍加脩

省。興衣服冠而坐。或問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

得常如此。朱子曰。固當常如此。但亦主於疾風迅雷。甚雨。若平平底風雨。也不消如此。問當應接之際。無

相妨否。曰。有事也。只得應。○竈前有怒不遽發。○臨祭誠敬。祭前

加謹。及將祭不妄笑談。加倍徵事。史稱朱子家庭享

祀。丘墓展省。齊戒陳設。滌濯烹飪。曲盡其誠敬。奉觴

薦俎。追慕感慨。涕泗交流。不自禁。小不如意。則終日

不樂。祭無違禮。退乃油然。古君子祭祀之禮。未有不

致其嚴者。今人獨奈何漫然於其際耶。○昔賢嚴謹

祭祀。祭器祭服勿他用。器儲於祠。服則另置一筥。薰

香藏高潔處。勿雜於臥房。此雖儀節一端。然實誠敬

之第一務也。廣義。葉氏問祭禮。古今事體不同。行之

多室礙。如何。朱子曰。有何難行。但以誠敬為主。其

他儀物。隨家豐約。如一羹一飯。皆可自盡其誠。○

遇時物必薦祖廟。發明。鼎趾家範曰。時新之物。雖至

致禮而有常月。薦。以致孝而無常時。○掃墳墓必祭土神。發明。朱子嘗

見墓祭土神之禮。全然滅裂。吾甚懼焉。既為先人託

體山林而祀其主者。豈可如此。今後可與墓前一

樣。以盡我寧親事神之。意。勿令其有隆殺。

三功五臘八節及朔望日有怒不發齋戒脩省。徵事。淮

持身謹慎。接物謙和。時值元日。有一小人逞酒辱罵

富閉門不理。家人鄰右俱不平。富曰。當此佳節。誰不

飲酒醉後發狂人之恒情若與之較量何小也是夕夢金冠紫袍人謂曰汝素長者茲能於天臘之辰忍人所不能忍洵為難得上帝嘉之賜汝福壽矣

十功 脩理住屋必先脩祖墓丙舍

廣義 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又

曰凡家造祭器為先王制曰祭器未成不造燕器孝子敬親之心固當如是

二十功 倡脩積年傾圮正神廟宇得成

增註 出錢則另記功。嶽瀆正神

歷代聖賢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等建廟立祠朝廷自有典禮不待凡民興勦故格中但有修葺之條然修葺廟宇須加以權度如已經修成亦不必過求裝飾習為諂佞惟隨其所遇偶然感觸即視力以修之得

准記功者嘉其誠敬心非取其諂媚念也

五十功 平時恭敬供養諸賢善及祖先灑掃必潔拈香

虔拜無間不冠服不敢入其室腥羶醉飽不敢入其

室手不淨不敢入其室持此至誠心終年如一日無

事作輟誠心間斷便不得記功

徵事 解州俞保萬曆初補成騰越其妻王氏供奉關聖像於室將信香作粒米日夕虔禱誦詩曰信香一粒米客路萬重山一香一點淚流恨入蕭關終歲米積若干保在伍夜夢關聖呼曰爾婦虔誠爾欲歸乎保伏地乞歸呼令揪馬馳行天曉已解州城外夫婦相見大驚隨赴州

言狀移文騰越察之保離伍僅一日而伍簿復有關聖免勾四字保軍遂得免。**廣義**按平時供養賢善亦以檢束心志所謂神監在茲蕩佚放肆之為有不覺其日戢矣。然寒素之家豈能寬然多餘室慮有褻慢何如不供而惟敬奉祖先雖貧有不容已者若苟能溫飽自給規模不可不具儀節不可不肅家禮特具其式凡讀書通義理者共宜遵守之。○按家禮君子將營宮室必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為四龕以奉先世神主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出入必告正旦冬至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病則禱有疑則筮卜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又曹月川先生輯錄鄭氏家規首重祠堂曰祠堂之設所以盡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實有家名分之守開業傳世之本也常須修理清淨非參謁毋褻入尤不許將一應閒雜

器物於內寄放及令頭畜類入違者不孝蓋若是其嚴謹也

百過 偏信邪教

發明

胡振安曰君子細民各有所務要

人者謂之左道言與道相左也如白蓮天主大乘無為以及煉汞燒茅摩臍過氣聚眾燒香男女濶雜等類欺罔神明誑誘愚俗誠聖世所不容王法所必誅也而人咸信之者蓋人心多愚最易惑以禍福一為所惑因而生盜生奸甚則聚黨作亂及其事敗身首異處從無一人得免者豈不哀哉沃起鳳曰近日奸徒聚眾借名說法漁色賺財固該萬磔而為其所惑者聽其家之婦女源源入菴觀寺院以致宣淫露醜傷風敗化惡得盡無罪哉主風教者苟能亟為禁戒之亦未必非正俗之一助也。**附錄**傅奕為唐太史令

有西域僧能呪人立死。復呪卽生。太宗試之。驗。語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僧呪奕奕。不動。而僧忽自倒。不復蘇矣。○成化間。鉛山有妖僧。羊角禪師。號能前知。且善呪死術。前後縣令。憚不敢問。慈谿張公昂。字仲明。至任期年。有老婦訴僧呪其子死。公受詞。出獄中死囚。令擒僧。卽貸死。僧已知之。曰。張公遣囚擒我。今至矣。其徒勸之亡。僧曰。公正人也。將安之。且吾數已盡。殆不免。囚至。縛僧到縣。觀者如堵。公杖之至百。僧了無所傷。而行杖者俱呼號稱痛。公釋縛。謂汝能呪杖者死。復呪其生。吾卽活汝。試之不驗。遂收於獄。其夜大風撼扉。室公曰。是僧所爲也。正衣冠而坐。待曙升堂。呼僧出。厲聲詰責。褫其衣縛之。將施以極刑。僧股栗。脇下墜一珠。紅光閃爍。又墜一小冊。乃妖書也。公召同寮至。焚二物。

乃以斧劈其頸。僧曰。容自就死。公恐其詐。使昇至獄中。掘地瘞之。壓以巨石。三日發屍腐矣。又有道士能隱形。多淫婦人。公擒至。鞭撻了無所苦。已而并其形不見。公託以他出。徑馳詣其居。縛歸。用印於臀。然後行刑。隨聲呼喝。竟死杖下。○廣西南寧府永淳縣寶蓮菴。有子孫堂。傍多淨室。相傳祈嗣頗驗。布施山積。凡婦女祈嗣。須年壯無疾者。先期齋戒。得聖筮。方許止宿。婦女或言夢佛送子。或言羅漢。或不言。或一宿不再。或屢宿屢往。因淨室嚴密無隙。而夫男居戶外。故人皆信焉。聞人汪旦。初筮縣。疑其事。乃飾二妓。以往。屬云。夜有至者。勿拒。但以硃墨汁。密塗其頂。次日黎明。伏兵衆寺外。而親往點視。衆僧倉惶出。謁凡百餘人。令去其帽。則紅頭墨頭者各二。令縛之。而出。二妓使證其狀。云。鐘定後。兩僧忽至。贈調經種子丸一。

包汪令拘訊他求嗣婦女。皆云無有。搜之。各得種子。尤如妓。乃縱去不問。而召兵眾入。眾僧懾不敢動。一就縛。究其故。則地平。或牀下。悉有暗道。可通。蓋所污婦女。不知幾何矣。即置獄。獄為之盈。住持名佛顯。謂禁子凌志曰。我掌寺四十年。積金無算。自知必死。能私釋吾等。暫歸取來。以半相贈。凌許。三僧從顯往。而自與八輩隨之。既至寺。則窖中黃白燦然。恣其所取。僧陽束臥具。而陰收寺中刀斧之屬。期三更。斬門而出。汪方秉燭。構申詳稿。忽心動念。百僧一獄。卒有變。莫支。乃密召快手持械入宿。甫集。而僧亂起。僧所用皆短兵。眾以長鎗禦之。僧不能敵。多死。顯知事不諧。揚言曰。吾儕好醜區別。相公不一一細鞫。以此激變。然反者不過數人。今已誅死。吾儕當面訴相公。汪令刑房吏諭曰。相公亦知汝曹非盡反者。反者已死。

可盡納器械。明當庭鞫。分別之。器械既出。于是召僧。每十人一鞫。以次誅絕。至明。百僧殲焉。究器械入獄之故。始知凌志等弊竇。而志等已死于兵矣。

◎ 勅立淫祠一所 重修者同論 附錄 宋

包恢知建寧。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靡金帛。傾市奉之。恢曰。彼非犬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非不祥者乎。何尊畏之。即毀其祠。○黃震知廣德州。有祠山廟。歲合江淮之民。禱祈者數十萬。皆用牛。郡惡少挾兵刃。舞牲迎神。嘗爭鬪。以致犯法。其俗又有埋藏會。為坎于庭。深廣皆五尺。以所祭牛及器皿數百。納其中。覆以牛革。封錮一夕。明發視之。失所在。震以為妖。而殺牛淫祀非法。言之諸司。立禁絕之。○潘麟長云。楚永州接壤粵西。值旱魃為虐。忽傳粵西活佛出世。自稱神農帝主。五穀真仙。能現身言語。或附體憑人。

謂敬之則蟲不害稼。否則立致人死。楚粵愚氓。晝夜迎賽奉之若狂。於是巫覡乘機煽惑。科歛愈熾。永紳劉振賢封公諱國柱者。聞而嘆曰。豈可令開天粒食之聖。淪于妖妄耶。遂援古西門豹之投巫。韓昌黎之闢異。狄梁公之焚祠。上書當事。曉示愚氓。力為止之。永士民稱公此舉。功被榆枌。誠不誣也。夫毀淫祠。非燭理明而信道篤者。不能驅妖妄。非行已端而處心正者。不敢如劉公。斯無愧其為古今之端人正士也。

二十過 自知過失不改行修善更設齋醮祈免干瀆神

靈 發明傳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凡人不早自砥礪。求為聖賢之徒。苟且作為。取快一時。忘其後患。反

之中心。多有不堪自問者。一旦悔悟。惟有痛自洗滌。勉強行善。使善日益長。惡日益消。天地鬼神鑒臨。匪遠不特可以蓋前愆。且可以獲後福。轉移之道。舍此安從。今人謂諂媚鬼神。即獲陰祐。禮誦經懺。便得消災。平時縱心違禮。毫無顧忌之心。至死不革。彼其所恃。惟有經文數卷。佛號千聲。瓣香一蕝。醮壇一疏而已。孔子曰。得罪于天。無所禱也。天道福善禍淫。為善者加之。以福不待邀求而後至也。為惡者懲之以禍。豈因祈請而得免乎。今夫郡縣之吏。誠知奉公行法。必當明賞罰之條。絕請託之路。苟有罪而干以私。則拂然而怒。不惟不聽。且重坐之矣。况鬼神與佛奉天行事者哉。彼不知自修。而以邀媚之事。冀免罪戾。祇益其愆耳。夫復何益。人亦可以反矣。○四本堂詩曰。不義慢燒千束紙。虧心枉蕝百鑪香。神明祇是持公

修身格 事神

道豈受人間枉法賊。

徵事

王介甫子雱病亟命道士

行醮大陳楮錢其弟平甫曰兄在相位常以公法繩

奸吏今以楮錢邀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法耶雱

竟不起此神明不受妄干之証也○朱子云泉州一

富室捨財造廟舉室乘舟往廟所致祭落成中流舟

溺無一人免者民心不得其正眼前利害猶曉不得

况義理哉○李東谷曰世人不思積善積惡殃慶各

以類至惟託緇黃誦經持呪或謂保扶或謂禳災或

謂薦亡如此則有資財者皆可免禍矣昔寒山見人

家懸幡因作頌曰半作幡身半作脚掛在空中驚鳥

雀行住坐臥思量著只好把與窮漢做襖著達哉斯

言。**附錄**羅文莊公因知記曰梁武帝問達磨曰朕卽

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記答曰並無功德帝

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

隨形雖有非實又宗杲答曾侍郎書有云今時學道

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却謂靜坐體究為空過

時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

平生所作罪過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鉄棒此是愚人

所為嗚呼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寺寫經供佛飯僧

看經念佛種種糜費之事日漸而月盛但其力稍可

為者靡不爭先為之導之者固其徒向非人心之貪

則其說亦無緣而入也柰何世之諂佛以求福利者

其貪心惑志纏綿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色昌

言懇切詳盡一切聞如不聞彼蓋以吾儒未諳佛教

所言無足信也達磨在西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國則

為禪家初祖宗杲擅名一代為禪林之冠所以保護

佛法者皆無所不用其心其不肯失言決矣乃至如

上所云種種造作以為無益者前後如出一口此又

不足信耶。且夫貪、嗔、癡三者，乃佛氏之所深戒也。謂之三毒。凡世之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以為有益而為之，是貪也。不知其無益而為之，是癡也。三毒而犯其二，雖活佛在世，亦不能為之解脫。乃欲誦事土佛木佛，以僥倖于萬一，非天下之至愚至愚者乎。愚按開明世之建道場以為功德者，無有如此剗切故備。

◎祖宗丙舍力能修葺任其坍塌不顧

十過

祈禳不修善事專務殺生祭獻

發明蓮池大師曰：神明固不可褻而

亦不可誦。如祈求願心，切勿告許宰殺牲牢之類。此名惡願。有業無功，縱得遂心，終有苦報。乃至造像造殿，袍旛供器，只宜隨便喜捨，不可有心求福。蓋大悲平等是佛，正直無私是神，豈有因賄降福之理。若以

理言，惟在忠君孝親，憐貧哀老，救災恤苦，戒殺放生，種種陰騭，種種方便，隨分所能，力行不怠。庶幾有濟耳。○胡振安曰：世人信禱，遇有疾病，讐視醫藥，惟以祭獻為事，甚有一禱可破中人一家之產，雖傾貲竭髓而不顧，寃至產破而身旋隕，財命兩失，猶悔禱祀之未至，痴迷至此，皆由師巫輩巧為誑惑，鄉愚煽動，老少如狂，安得有心人廣為之開示也。○愚按因疾而脩善以獲報者，往往捷于桴響，方其急時，既不惜費，則善事何不可為人，何不即以祭獻之貲實行一二，有益善事，雖命數在天，未始不因其一念之誠而有可挽回以理揆之，不難明曉也。

◎祭所不當祭者

發明禮經有淫祀之戒，陳淳曰：

假如正當之神，自家不應祀而祀，便是淫祀。今世俗子動輒瀆神，忽其尊嚴，欲屈之于簞門圭竇之地，忘

其輜褻群闖入于魏殿寢宮之中。意將謂鬼神歆此飲食。自與我為親也。遂有操一豚蹄。而祈祝無所不至。豈非侮慢之甚乎。而世人不察也。甚至憑庸僧俗道之說。為齋天饗帝之舉。犯分僭越。雖曰愚昧罔知。然不得謂非過也。

附錄 朱子曰。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隔。苟禮之所不載。即神之所不享。是以淫祀無福。其或恍惚之間。如有影響。乃是心無所主。妄有憂疑。遂為巫祝妖人。乘間投隙。以逞其姦欺誑惑之術。丘瓊山曰。神人一理。以非禮祀神而神不之享。亦猶人以非禮待人。而人不之受。受非禮之食者。必舖啜之。小人享非禮之享者。亦必淫邪之小鬼也。○嘉定紀王廟鎮有張三官者。行商于橫涇。泊舟步岸。見一婦人獨坐檐下。

同舟者戲令挑之。不意婦之翁姑夫叔。俱在後屋。聞聲突出。擒毆幾斃。同舟者亟往求免。始得釋。後五年。復過其地。見有廟巍然。祭禱者雲集。詢諸土人。土人曰。此張三官廟也。因詳述其故。則由婦家作祟始。蓋毆張時。婦不免有矜憐之心。中不自安。夢寐間。恍見張三官來。曰。吾為爾被毆致死。特來索命。因患疾發。謔語作張三官言。舉家危懼。聽巫教導。為之設祭立廟。而張三官之威靈赫赫于鄉。愚之耳目。有患疾者。輒作張三官言。祭則立愈。遠近聞風。走禱廟中。兩三巫執事。猶不給。張三官聞此。大駭。乃以已之實事告之。相與至婦家。初猶驚為鬼也。繼知其果未死。闕然大笑。祭者中途各散。鬼遂不復靈。觀此。則知朱子謂恍惚影響。乃是心有憂疑。及丘文莊所謂淫邪小鬼。皆確然者也。而凡媚神妄祭者。誠當謹守禮教。勿為

巫覡所惑矣。○按洪武間革淫祀。民間許祭竈。及中雷。中雷。卽家堂神也。又許祭五土五穀神。謂春祈秋報。小民之情。亦有不容已者。今俗歲暮。各祭土地于家。相沿此典。或各家聯會輪舉。稽諸會典。凡各處鄉村人民。每里一百戶內。立壇一所。祀五土五穀之神。專祈雨暘時若。五穀豐登。每歲一戶輪當會首。今世每以祀城隍神。謂之社祭。亦古意也。又出門必祭五路。卽古之所謂祭行也。按古有五祀。今世祭門祭井之典。久已不舉。愚謂井之功與竈並重。其祭固不可廢。特今世知有祭竈。而不知祭竈之禮。宜遵文公家禮。用紙牌書司竈之神。置竈上。焚香再拜。跪告曰。今日歲暮。敢請司竈之神。出寢就祭。迎紙牌正寢堂中。儀節與祭土者同。今但祭于竈上。不幾褻乎。已上諸祭。皆民間所通行。苟因疾病有所祈禱。祀先之外。亦

只宜祭家堂祭竈。推而至于祭土地。已覺義理不倫。上之而祭城隍。則冒瀆矣。凡此皆當審而行之。昧此者。總謂之淫祀。○將經書爲戲謔之具。一言十過。發明彙編

居多。或以聲音巧合。而借佐談鋒。或以字句偶符。而援恣慧舌。又見市井輩。多以四子書言作酒令。習而不覺。斯固蚩蚩。無足淡責。獨是讀聖人之書者。乃卽侮聖人之言。試思旣號文人。亦何者不可以發才鋒。快雄辯。而必以聖賢之言作謔浪話柄乎。其獲譴豈可以數計也。吾願讀聖賢書者。咸痛戒焉。○失

小物。呼神呪罵。○祀先失時。因病因正事。則令子弟人代。同失時論。發明程伊川曰。喪祭禮之大者。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忽此。厚于奉養而薄于先祖。甚

不可也。○語類載朱子朔旦家廟用酒菓。望旦用茶。四時大祭。用分至口。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祭于正寢。俗節小祭。只就家廟。止二味。朔旦俗節。酒止一上。斟一杯。忌祭。只祭一位。亦遷主。按朱子所謂俗節。指重午中元九日之類。愚謂此三日。但薦可也。不必祭。若今世俗節。則有清明七月望十月朔。乃國典厲祭日期。各家皆舉家祭。習以為常。此則分至四祭之外。所不可廢者也。又有除夕一祭。亦是俗節。亦不可廢。又魏莊渠先生曰。生日不受賀而獻考。罔極情淡。此意却甚懇至。今人生日供佛。殊不經。宜具酒果薦廟。**附錄** 鄉校禮輯教民榜祝文曰。昔者祖宗相繼。教育子孫。懷抱提携。劬勞萬狀。每逢四時交代。隨其寒暖。增減衣服。樽節飲食。或憂近于水火。或恐傷于蚊蟲。或懼惟于疾病。百計調護。惟恐不安。此心懸懸。未嘗

暫息。使子孫成立。至有今日者。皆祖宗劬勞之恩也。雖欲報之。未知所以為報。茲者歲序流易。時維仲春。夏秋冬。追感歲時。不勝永慕。謹備酒饌。羨飯。率闔門眷屬。以獻尚饗。此文辭語。凄婉。讀之。可以知報祀之意。動人罔極之思。

◎展墓不至誠

徵事 孔墳母既葬。歷官秘書丞。始歸。焚黃。其母忽現

形責之曰。汝棄吾去。盜發吾冢。而子不知。歲餘祭享。寄二女家。而子不問。敬親孝祖者。如是耶。本當得冥譴。以汝居官修謹。姑置之。自後切須勤視墳冢。歲設祭。寧山神。亦以安我也。按不至誠。謂畧盡虛文。無以格親。不祭土神。無以寧親。若并虛文遺却。回應加數倍論過矣。○崇脩指要曰。墳墓為先人體魄所藏。寒烟蔓草。愴焉生悲。斯至情之不容已者。故朱子稱湖南風俗。猶有古意。人家上塚。往往哭盡哀。他處則不

然矣。今世俗假拜墓之名。大率與兄弟親友。放情游覽。盡歡而歸。求所為追思哀慕之情。漠然無也。俗敝已甚。秉禮君子。◎伐一祖墓樹木。枯死者則非過。宜思所以維之。明曲禮曰。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于丘木。

三過 醉入廟院。◎臨祀發怒。雖中理。亦記過。

一過 一日間涕吐便溺。不忌三光。及不敬家堂竈神。

崇修指要曰。孫瑾奔父喪。嚴冬跣足。載柩渡江。適值天昏地黑。瑾慟哭虔禱三光。一時風止波息。日為之見。又繼母唐氏喪。目禱于三光。舐之復明。唐氏卒將葬。時春苦雨。瑾夜哭。天遂霽。朗至壙。皆夜無光。瑾復

哀號。星光燦爛。月不當期。炯然如晝。以此觀之。三光在上。不但有照臨之恩。且隨祈而隨應矣。安可生玩忽乎。○袁太夔夢家堂神謂曰。汝生平旦晚在神位前燒香。甚善。但汝鄰佑。俱到神前取火。反生褻瀆。以後不必燒香。觀此。則家堂神不可不敬矣。○淮安某士。醉後戲一婢。婢力拒得免。四鼓時。妻忽叫醒云。頃夢一神。星冠皂服。頗似竈神。向汝寫文簿而去。士聞之。毛骨悚然。即將此婢配人。因向婦曰。汝昔夢竈神時。因我欲戲此婢。想事雖未行。此心已欺。故為司命所錄耳。觀此。則竈神不可不敬矣。廣義。愚觀世俗祖先供案前。率多簡忽。不留意。或以雜物堆塞。或以鬧雜瀆瀆。是即感應篇所謂輕慢先靈也。白文之言不敬者。雖不連及祠堂。實當統于其中。◎指觸三光。徵事。昔晉陵大旱。郡守曾公祈禱甚虔。夢

神告曰。明日有老人挾一傘入西城門。逼之以禱。必應。其異處。只在一傘耳。昧且遣人伺之。果得。公懇其禱雨。老者不得已。赴壇焚香告天。天忽大雨。公禮謝之。因問此傘有何異處。老人曰。愚民今年八十。生平敬天地三光。所挾一傘。遇出路便溺。張以護身。使不穢觸三光耳。張荆門曰。非必人人效其挾傘。何可不人人效其敬三光也。夫既云敬。則涕吐便溺。不容忽意。矧敢無端指觸乎。◎越井竈。越竈者少。越井及坐井者多。不可不戒。或以穢雜入井。此惡尤重。宋江南計吏。止于傳舍飼馬。及去。以馬食殘剉瀉于井中。謂已無再過之期矣。未幾復由此飲水。為昔時殘剉刺喉而死。◎富室大家。

置坑於家堂竈神附近。或時以糞穢過其前。

增置坑者一

日一過。過前者。一次一過。若限于地隘。不得不相近。則宜別置神位于幽雅潔淨處。以見敬神之自有所也。此亦行權之法。其或不得已而過其前。須以物遮蔽。如此始可免褻瀆之過。附錄。順治初年。崑山唐順泉。其父已死十三年。一夕魂忽歸家。附其第三媳曰。我今已為金神。寧濟侯從者。頗知冥間事。余家無罪。止以汝母惜小。拾取穢柴進竈。及家中男女。或傾溺器。或大小便。不洗手。輒卽上竈。竈神每于月晦之日。上告天曹。故特降合家疫症。其亟謹之。聞者無不股慄。◎對北涕溺。寧偶晨起。對北櫛髮。忽瞿然曰。北辰至尊所居。何可褻犯。淚自引咎。若無可容。古人對北敬慎如此。○奚浦錢氏。大族也。正德丙寅。其族連居火起。數十居皆被焚。三日始絕。煨燼中有小樓三間。獨存。乃所謂小四房者。姑

婦二人寡居素事北斗。窘怖時。但向北叩頭求救。須臾見七人朱衣者。立簷下。舉袖麾之。火應手而散。此

敬北斗之報也。而徵事張元字孝褻犯者宜深儆矣。◎夜起裸露及當天洗浴。

始六歲時。祖以中夏熱甚。將元溪浴。元不肯。祖問之。元對曰。衣以覆形。惡其褻也。裸裎而浴于白日之下。

褻莫大焉。故不能。祖大異之。○郭鎧素傲誕。當七月浴罷。裸體而居。舉首見屋際雲端。現真武形。左右二

神執旗捧劍。鎧甚惶恐。自徵事是永戒家人。不可裸露。◎烈風雷雨笑樂如故。◎

五臘八節日及朔望清晨。怒罵行刑。雖中理亦記過。若不中理。於冤

打苛責本過外。另加十過。竈前怒罵者同。徵事冒起宗曰。婁東有強生者。父死。往龍虎山求張真人薦拔。

適江右一人亦求薦父。真人伏壇起曰。穿紫者得度。

茶褐色者發畜生道矣。蓋強父衣褐色而殮也。強問

何以至此。曰。姑置他罪。只如每歲遇臘。啖狗不輟。元

旦輒多忿怒。不禮光明燈。當有此報。強更請懺悔。曰。

天律已定。無益也。強涕泣而歸。◎買一泥塑神像供兒童戲玩。廣義

為戲。何等侮慢。昔李公守松。嚴禁肆中不得塑賣孔

子關公之像。所以廣敬也。愚尤惡夫優伶之戲。扮演

關公。甚至猴戲者亦為之。慢神無忌。亦云甚矣。而官

府未嘗禁戒。紳士往往樂觀。此愚之所大不安者也。至道二年重陽。皇太子諸王宴瓊林苑教坊。扮孔子

像。賓客李至言於東朝曰。唐太和中。樂府以此為戲。文宗遽令止之。答伶人以懲其無禮。魯哀公以儒為

之。此戲遂絕。今之演關公者，亦當如之。

◎胡望日不燒香

徵事 符仲信白手起家，因

病入冥，遇故舊數人，呼曰：「恩公何為至此？」相與拜求。一吏曰：「此人本合飢寒惡疾，死於道路，以仁慈好施，故能起家。且與之賢嗣，其壽以不燒香，睡起遲，故削。數人曰：「此二事皆小過。」吏曰：「不燒香，即是無敬奉天地之心；睡起遲，即是有多淫之意。豈為小過？數人相顧曰：「厚德如符公，尚以此減削，人豈可自恣哉？」仲信慙，述以勸戒家人，遂卒。

◎祀先前二日不齋戒及臨祀不敬

明發

祭義曰：致齋於內，散齋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愀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李端純曰：世人以茹素為齊戒，豈知聖賢所謂齊者，齊也。齊，其心之所不齊。令專一也。所謂戒者，戒其非心妄念也。君子無時不然，而臨祭則又加意檢飭，誠聚而乃可以交於神明。今人聊以茹素表其文，而役役世事，趨利徇欲，損人害物，不畧一修省，不知其茹素何為也。○曹氏家規：齊戒告示畧云：「切惟時祭之禮，所以展孝思之心，盡報本之道。內當極其誠敬，外當肅其威儀。同寅協恭，務期感格。古人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為此謹遵文公家禮，前期三日，主人率眾丈夫致齋於外，主婦率眾婦女致齋於內。沐浴更衣，飲酒不得至亂，食肉不得茹葷，不弔喪，不聽樂，凡凶穢之事，皆不得預。如違，以不孝論。又曰：祭祀務在孝敬，其或行禮不恭，離席自便，與夫跛倚欠伸，噓噫噓咳，一切失容之事，量

其嘆息之聲。○李端純曰：世人以茹素為齊戒，豈知聖賢所謂齊者，齊也。齊，其心之所不齊。令專一也。所謂戒者，戒其非心妄念也。君子無時不然，而臨祭則又加意檢飭，誠聚而乃可以交於神明。今人聊以茹素表其文，而役役世事，趨利徇欲，損人害物，不畧一修省，不知其茹素何為也。○曹氏家規：齊戒告示畧云：「切惟時祭之禮，所以展孝思之心，盡報本之道。內當極其誠敬，外當肅其威儀。同寅協恭，務期感格。古人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為此謹遵文公家禮，前期三日，主人率眾丈夫致齋於外，主婦率眾婦女致齋於內。沐浴更衣，飲酒不得至亂，食肉不得茹葷，不弔喪，不聽樂，凡凶穢之事，皆不得預。如違，以不孝論。又曰：祭祀務在孝敬，其或行禮不恭，離席自便，與夫跛倚欠伸，噓噫噓咳，一切失容之事，量

過議罰。**廣義**語類云。古有陰厭。所謂闔門垂簾是也。欲使神靈厭飲之。陳幾亭曰。陰厭之禮可行。神位前及左右。以淡色布為簾。祭既獻則垂之。少頃捲簾。復拜而撤此。所以體鬼神之情也。祭祀以昧旦。不以晝。今人家多用辰巳。或申酉間。皆非交鬼神之候。朱子隔日治具。次日侵晨畢禮。最得之。◎祀先

不戒諭室人不潔。**發明**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備。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朱子嘗書戒

子曰。吾不孝。終天之恨。無以自贖。惟有歲時享祀。致其謹潔。猶是可着力處。汝輩及新婦等。切宜謹戒。凡祭肉。鬻割之餘。及皮毛之屬。皆當存之。勿令殘穢。褻慢。以重我不孝。○劉氏璋曰。往者士大夫家。婦女皆親滌祭器。造祭饌。以供祭祀。近來婦女驕倨。不肯親

入庖廚。雖家有使令之人役使。亦須身親監視。務令精潔。**徵事**蜀太子賓客李鄆年七十餘。享祖考。猶親滌器。人或代之。不從。以為無以達追慕之意。温公曰。此可謂祭則致其誠矣。◎手不淨翻

動經書。**發明**胡振安曰。今人供釋道經典。俱莊嚴珍重。而獨視聖賢書籍。無妨散亂污累。其移動經典。香燭鐘磬等物。俱先沐手。而獨執聖賢書籍。不論污潔。是何尊二氏而輕吾儒也。◎臥看

經書。◎以書作枕。或加股上。**增註**愚意四書五經。當或在舟中不得已者。容可恕過也。**廣義**張邑翼編次。不敬字過格。有云。書藏箱笥。跨跳坐蹋者。一次五過。

又云。以書如廁。及置枕席間者。一次為十過。致以淫穢之氣。觸突者。為百過。又云。塾師課讀。怒其徒頑劣。

漫將書卷擲地者。一次為三過。生徒背書錯誤。輒從句旁用筆塗抹者。一句為一過。凡此皆是格所未及。採錄於此。告天下人共戒之。

惜福修身之八

總論

昔人云。淡泊明志。又云。安分約為宗。而為天地寶愛施生。為斯人尊崇有用。同此愛惜之心。以為修福之地。且可以占其敬謹焉。則亦修身之不可畧也。○其專論省約之道。名言甚多。節錄一二於此。聞鐘集曰。人生天地間。語不可說盡。事不可做盡。心不可使盡。福不可享盡。○揚襄毅公父名瞻。居恒以儉自持。嘗曰。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子孫者。不可不培。又曰。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則隨竭。將來

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潤。○慧遠上人曰。逆境易打。順境難打。逆我意者。只有一个忍字。片時便過。若遇順境。則諸事適意。無迴避處。逸樂過節。有不能期而然者。富人一日之費。貧人十日之糧。狗已忘人。必轉而尅人。供已過惡。潛滋以此召災。以此速死人。特未之察耳。○唐太宗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又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然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蓋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而國危。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金世宗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又曰。朕每當食時。常思貧民飢餒。猶在已也。嗟乎。古來賢君。恒諄諄於儉之一字。以成至治。

蓋國而費奢。安得無聚斂。家而費奢。豈能不貪婪。洵乎奢儉之分。固治亂所由係也。○季元衡云。與其貪饜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何陽羨曰。老氏三寶。儉居一焉。人生福分。各有限制。若飲食衣服日用起居。一以養福。奢靡敗度。儉約鮮過。可以養德。多費必多取。至於多取。不免奴顏婢膝。委曲徇人。自喪已志。費少取少。隨分隨足。浩然自得。可以養氣。且以儉示後。子孫可法。有益於家。以儉率人。敝俗可挽。有益於國。世顧莫之能行。力實不支。設法應用。不知剗肉做瘡。所損日甚。此皆惡俗。可憫可悲。○胡文定公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有些不足意處。

便好。人家纔事事足意。便有不
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一功 在在敬惜有用之物。不敢輕忽委棄。完好者防慎之。敝壞者修

整之。遺墮者收拾之。得已者節量之。過當者戒謹之。不論已物人物。隨在秉此至誠念。出入無間。一日一

功徵事 明太祖嘗持黃金一錠。示近臣曰。此表箋袱

盤龍金也。令官人洗滌消鎔得之。又出雜紵絲小片。縫成如毯者。曰。此製衣裳所遺用。緝為被。猶勝棄遺

也。一日見二內使著乾靴行雨中。召責之曰。靴雖微。皆出民力。民之為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附錄** 咸通庚寅歲。洛邑大饑。穀

價騰貴。民有殍于溝壑者。至蠶月而桑多為蟲食。葉一斤直一錢。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數十株。特茂盛。陰

翳公直與妻議曰。歉儉若此。家無見糧。竭力於蠶。未知得失。莫若棄蠶。乘貴貨葉。可獲錢十萬。蓄一月之糧。則接麥矣。妻然之。乃携鍾坎地。卷蠶數箔。瘞焉。明晨荷桑葉詣市鬻之。得三千文。市彘肩及餅餌。以歸。至徽安門。門吏見囊中殷血。連灑於地。遂止詰之。公直曰。適賣葉得錢。市彘肉貯囊中。無他也。吏搜索之。既發囊。惟有人臂。若新支解焉。吏乃白官鞠之。具言其瘞蠶賣桑葉。市肉以歸。實不殺人。官遂遣人至村。驗埋蠶之處。掘坑中。惟有箔角一死人。而缺其左臂。取臂拊之。宛然符合。集鄰保責首狀。並稱埋蠶是實。原無惡蹟。吏具報府。府尹曰。王公直雖不殺人。然蠶者。天地靈蟲。綿帛之本。故加勦絕。與殺人不殊。當置嚴刑。以絕凶醜。遂命於市杖殺之。使驗死者。則復為腐蠶矣。誌此事。見有用之物。必當敬惜。而不可委棄也。

也。○遇荒年。雖衣食有餘。思憫貧乏。加意抑損口腹。

一日一功。徵事。江西梅先生通五經。四方從學者甚衆。一日其徒有行臺御史者。謁先生於家。款語久之。

先生曰。能少留蔬食否。及設饌。惟葱湯麥飯而已。歡然共飽。已執手言別。口占一詩畀之。云。葱湯麥飯丹田暖。麥飯葱湯也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烟。噫。意淡矣。○抑損口腹。在平時已當然。此條着眼加意二字。正德己巳大水。鄉民饑。曹定菴致仕家居。率先勸諸大夫行賑。親黨招飲。皆不赴。曰。民絕食。而我輩乃列筵哉。日食減常用之半。不敢全食米粒。間雜糠粃。與家人共食之。如此週歲無間。秋禾登熟。始如常。張橫渠為雲巖令。歲歉。家人惡米不鑿。將舂之。先生亟止之。曰。餓莩滿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

忍有擇乎。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此所謂加意抑損者也。○日間見遺粒遺字

輒拾。人而不有夫字。則一壁之隔。不能相達。越宿之事。易以遺忘。况能通問萬里外。周知千載前哉。此其

便人之功。已難量矣。而聖賢所以明理。王者所以定制。亦惟賴此文。字以傳之。則穀粒有養人之功。而文字實有成人之功。宜其二者相並。非天地間之最尊貴者乎。是以古聖人制字之時。至於雨粟鬼哭。誠以其事之靈通秘異。深有足以佐造化而扶民物者。謂可褻視之哉。

三功 穢中拾穀粒。淘淨食之。

徵事陳鑑父孟玉為人良善。嘗出行廁側。有鍋底飯

一片在廁旁。滌而食之。是夜夢神告曰。汝好善如此。當獲福報。未幾生子。鎰仕。至尚書。雖陳翁之積功。非止此一事。然既為行善之人。必極諸無不為。方不愧善人之目。天神適於此著其嘉許者。殆故欲令人於細微處留意乎。○穢中拾一字紙。洗浴焚化。徵事王沂公父。拾得。必以香湯洗浴。埋潔淨地。夢宣聖諭之曰。汝何敬吾字紙之勤也。惜汝老矣。無可成就。當令曾參來生汝家。顯汝門戶。後生子名曾。為名宰相。

十功 富貴人留意施濟。自奉安淡。惜福。徵事滿一月為十功。

原守時。天下兵起。湛謂妻子曰。天下皆困苦。奈何獨享用。乃共食粗糲。悉分俸祿。以賑鄉里。來客至百餘

家後官至司徒封侯子隆為光祿勳翁嗣爵孫緩為局中曾孫無忌為侍中玄孫質為大司農○杜正獻公自布衣至為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析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給宗族周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昔賢如此盛德真令人景仰無已也○李廷善妻徐氏有賢行家貧遇凶歲自度不能活人也則命冢婦曰計煮飯用米若干而多煮為粥鄰人飢者來則食之曰吾日三粥足以無飢矣而餘力可兼濟人不愈於食飯而獨飽乎夫欲施人必務嗇已惟嗇已乃可施人此是相關之理昔賢論之詳矣是故不必富貴之人皆可留心為施濟之事無如惑溺於私則惟已之是奉而猶恐其不足人何恤焉而徐氏以一婦人而有此愷悌之心廣大之見不

其難哉○史玉涵曰人生有些小錢財亦是前生所種不可不善惜亦不可不善用其半菽不捨非惜也驕奢暴殄非用也竇禹鈞家無金玉之飾衣帛之妾而賴以全活者不可勝數斯真為善惜斯真為善用前輩有詩云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淡去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歡娛未許暫停盃嗟乎豈特歡娛也甚而肚腹膨脹嘔吐穢藉思得少減涓勾而不能也故有富人一盤飧足供貧人十日飽者矣一席宴足供貧人終歲食者矣窀之一人下箸曾無幾何而諧狎之饕餮婢僕之狼藉總折算其一人之祿食也何如少存節省多作幾年享受旋行施濟以留與子孫領用手○陳幾亭曰慳與儉慷慨與奢侈判然人我之分慳是嗇於施與儉是薄於享受奢是厚於奉身慷慨是喜於及物未嘗相似相混也范希文食不重

味設義庄二十頃。東坡日用三十餘錢。而臨化焚券五百金。真儉之人。決然不慳。又曰。儉無人。我惜人之財。猶已之財。蓋惜其為有用之物耳。故儉者多好施。省於無用。以致用也。否則吝而已矣。**廣義**諸晉三日。此條尚有可循例以推者。如為師受人供養。能甘淡惜福。亦應同此記功。蓋天下之物。為天下惜之。減已一日奉。則為天下留一人食。斯論亦甚精當。謝簡字一默。性狷介。馮御史恩延為館師。與主人約。供具無過一盞一茗。曰。余以養腹。且教若子弟。儉也。素善酒。至是僅進二酌。曰。無使若子弟他日。爨酒訓五年。如一日。師範為里黨所稱。誌其人為勸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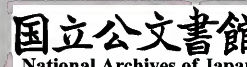
供養貧僧拾路遺字。經一月為十功。

二十功 誠心持短齋一年。**增註**但不可因有所怨憤而發。蓋持齋者。非以佞佛。非以

矯情。不過為天下存惜福愛物之念。故得記功。若中藏怨憤。不特無功。且日犯過矣。**徵事**徐莊裕家居儉素。每過往還之家。見華饌。愀然臨觴而不食。或勸之。曰。我今日心禱當茹素。里中有化之者。

五十功 終身不御無益珍玩。**發明**沈龍江曰。里中富人。

多不求備。亦不求華美。及後子孫侈大。則反笑前人為吝為野。一服一玩。無不盡飾。至有一扇之資。可飽百人者。豈不可惜。然亦不旋踵而遂索然矣。管子曰。農以勞矣。而天下飢者。其悅在珍怪。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賈誼曰。民棄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百歲。今半歲。而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天下所以不足也。桓寬曰。古者采椽不斷。茅屋不剪。工不造奇巧。



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今世俗壞而競於浮靡。女極織微。工極技巧。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徐賢妃曰。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醜毒。竊見服玩織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又宋史有云。惟思稼穡之艱。不以珠璣為寶。此皆經世名言。○呂叔簡曰。樸素渾堅。聖人制物利用之道也。彼好文者。惟樸素之恥。而靡麗夫易敗之物。不智甚矣。或曰。靡麗其渾堅者可乎。曰。既渾堅矣。靡麗奚為。是故君子作有益。則輕千金。作無益。則惜一介。假令無一介之資。君子亦不作無益。何也。不敢以耳目之玩。啓天下民窮財盡之禍也。

◎化全家永守惜字五戒

附錄 丁彥超先生惜字歌曰。惜字紙。

大功德。灰堆溝廁。路旁堦側。眼見須當拾。土埋火化。付長流。不費銀錢。不費力。發勤心。莫休歇。嘆諸般作踐。更堪憎。燭心花爆。覆瓶瓮。糊窻糊壁。算將來是拙。省得幾多錢。造下無邊孽。天公辣手。不相饒。有時一朝。千倍折。舊文章。破書籍。加意收藏。無用底。不如燒訖。嘗見貧人去賣錢。道是飢寒。顧不得。此話真痴絕。今世飢寒。前世孽。不由人。擺畫。孽上增添孽。衣食重擔。還加石。死亡益迫。請思量。詩書昭萬古。經典流千古。劫全憑墨跡。圖名求利。大小千般。日用誰能缺。尊重真無敵。功勞難盡說。惜不惜。明神暗記。能詳悉。報應從來不。差失。

百功終身無口腹之欲

發明 子思曰。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

腹以身取節。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蘇東坡曰。菜羹菽豢。差饑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既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東坡又嘗云。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子過終年。飽菜味。含土膏氣。飽霜露。雖梁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而乃更貪耶。乃作偈四句。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鷄豚。○李小有曰。人之口腹。何常之有。富貴之時。窮極滋味。暴殄過當。一遇處困。求藜藿充飢。而不可得。石虎食蒸餅。必以乾棗胡棗。瓢為心。使坼裂方食。及為冉閔所篡。幽廢。思其不裂者。而無從致之。唐東洛貴家子弟。飲食必用煉炭所炊。不啻八珍。此豈烟氣及其離亂飢餓。市脫粟飯食之。不啻八珍。此豈口腹貴於前而賤於後哉。彼其當時所為。揀擇精好。

動以為狗惡而不能下咽者。皆其驕奢淫佚之性。使然。非天生而然也。一種膏粱子弟。一離襁褓。必擇甘麗溫柔。調以酥酪。恐傷其胃。而疾病亦自不少。人生何常。幸而處富貴。有贏餘。時時思及凍餒。無令過分。物無精粗美惡。隨遇而安。無有選擇於胃中。此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子瞻兄弟南遷。相遇梧藤間。市餅麤不可食。黃門置筋而嘆。子瞻已盡之矣。二蘇之學力識見。優劣於此可見。附錄。席嘯濱曰。先輩之於儉德。稱數其美。蓋亦不遺餘力矣。而人卒不覺其即於奢者。一以習之難返。一以欲之易流也。然而習難返。畢竟由於欲易流。端本澄源。惟在寡欲。◎一切作事。惟務中禮。不隨俗。

糜費。就終身言。發明。賈誼曰。世之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竦迫於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嚴安。

曰。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侈則無節。無節則不可贖。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漢成帝詔曰。聖王明禮制以定尊卑。異車服以彰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侈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或乃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寔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傅威曰。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梁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綺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堅策肥。古者人稠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曠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陸宣公曰。國之紀綱在於制度。此王者所以節財

力。厲廉隅也。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惟貨是崇。惟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既濟嗜慾。肆其貪婪。曷有紀極。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富一家而傾千室之產。風俗訛靡。毗庶困窮。由此弊也。朴菴子讀此而有感焉。因作頌曰。生民何德。守法其職。侈靡能戒。財產饒給。可以守廉。可以周急。惟彼君子。鄉閭表率。○袁氏世範曰。起家之人。易於增進。成立者。蓋服食器用。及吉凶百費。規模淺狹。尚循其舊。故日入之數。多於日出。此所以常有餘。富家之子。易於傾覆。破蕩者。蓋服食器用。及吉凶百費。規模廣大。尚循其舊。又分其財產。立數門戶。則費用增倍於前日。子弟速謀損節。猶慮不及。况有不之悟者。何以支吾。席嘯濱曰。此所

以李文靖張文節。俱豫為子孫計。而不欲廣大其規模也。若祖宗能豫為之地。固善。不然。則祖宗規模愈大。子孫收斂宜愈早。**徵事**宋馮元至孝。執親喪。悉倣古禮。不為世俗齋薦。遇祭日。與門生說孝經。鄉里化其風。親喪盡禮。無有齋薦者。夢異人與紺蓮花。使吞之。後入詞林。贈尚書。夫事之大者。孰如喪祭。然賢者不以徇俗為孝也。桓寬有云。古者事生盡敬。送死盡哀。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則以奢侈相尚。雖無哀戚之心。而繁文勝者。則以為孝。黎民慕效。至於廢屋賣業。吁。亦甚矣。其惑矣。故特舉馮公為世人告。而其他作事。固可准此類推也。**附錄**徐伯同曰。古俗質樸。吉凶之用。皆務實益。無浮文靡具。故居官祿。入與民家。百畝俱足。供贍力。既不困。事亦及時。晚世浮華。無實之費。什百於正務。所有不支。動需假貸。於是耗損家

業。有以不及而失時者。中人家。語婚嫁喪葬。則感額愁苦。富貴之室。利入甚廣。大半乃供浮費。彼犯義者。屢欲抑塞而不能。嗚呼。此正末世大亂之源。顧隨俗者。既溺而不察。即在有識。亦難遽以古義格之。正恐弊極而道窮。當有關於大運之反覆也。

百過性喜豪華輕忽物用

經一年為百過。**增註**是必於逐日逐事外加記者。**發明**胡

師蘇曰。天地所生財物。固以供人之用。然必樽節愛惜。若有不得已而後用之之意。雖所處有餘。常懼不足。方能用度相繼。倘務奢侈淫縱。任意妄費。不惟所用易竭。而暴殄天物。必為造化所忌。安能久享福祿乎。**徵事**康熙庚戌。進士沈尚仁。為崇明知縣。負才自高。奢華豪舉。屏帳几席。備極工麗。入其署者。如登天

宮。僮僕數十人。皆滿裝佩刀。衫袴悉用綾緞。都督劉公微言誡之。沈故傲然不屑也。在任貪婪無厭。靡惡不作。爲士民所訟。繫獄半載。所入贓賄。耗費一空。任內交盤未清。僦舍居焉。僮僕都散去。僅存一小使。日賣衣服器皿。以給朝夕。鬱憤病死。尸爲鼠嚙。都督劉公捐銀五兩。爲之買棺。妻子狼狽。有不堪言狀者。推其原。不過年少興豪。遂致不能操守。貪婪肆惡。似有所不容已。非其性樂爲也。歷觀清介之官。未有不淡泊以自奉。松父老常述郡侯李公。日膳惟摘園蔬。三四日始一買腐。膠城人言邑侯陸公。邀請同年設六簋。皆菱芡瓜茄之屬。古人云。惟儉生廉。信矣。世風澆薄。儘有未出仕者。儼同沈令之風。不可不早戒也。○司馬文正答劉蒙言書曰。光居家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常衣帛。又曰。光自結髮以來。實不敢鎔銖妄取。

於人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也。靳亦其理宜也。今日士大夫服御華侈。交際稠疊。既不能繼。而取諸非分。以益之。於是名節掃地矣。攻苦食淡。自是吾輩本色。其他擠人嫌怪耳。○唐荆川曰。今之所謂廉者。前有所慕於進。而後有所懼於罪。非真能爲廉也。若古之所謂廉者。必始於不見可欲。不見可欲。故其奉於身者。薄。奉於身者。薄。故其資於物者。輕。蓋雖欲不廉。而無所用之也。如郡侯郭文麓。居官以清苦繩約自立。嘗言曰。吾蔬食則喜。肉食則不喜。布裯則寢。乃安。紵裯則寢。不安。其夫人亦樂於糲衣。蔬食。然則雖欲不廉。而無所用之也。惟如是。而後真能爲廉歟。○高忠憲公家譜。述其本生父繼成公。嘗以一裙示攀龍。補綴二十年。如僧衲。而服之。無數所居一室。牕紙第綴破裂。未嘗易新。諸節嗇多。此數而視非已之。有閉目搖

指曰。餉我禍矣。又述其嗣父靜逸公。纖嗇治生產。負郭田五十畝。早作夜息。程入量出。粒米束薪。不妄狼戾。平生未嘗負人一錢。女翁楊虹橋。垂沒以千金託公。公曰。我猶空中鳥。翱翔飲啄自如。千金入吾家。吾入籠中矣。嗟乎。介節皎皎。非勤生節用。豈易保全哉。○許文穆公典已丑試。朱平涵登榜。約日聚射所戒勵之。既至拜謁。平涵初欲親承其教。從諸元魁。挨近前列傾聽。文穆大言曰。中後索賜賞者必多。分毫皆不可與。即如我轎上門上。一切拒之。從我言者為好門生。不從者反是我密切體訪。定人品高下。聞者謂平平無奇。平涵曰。由今思之。即是宋舉主問生事之說。生事足則取與。明進退輕賞賜節。則一切飲食衣服皆可類推。文穆獨挈出俟人領悟。當是時。新貴安然不聞。座主有一役一錢之費。其慮長其憂切。不下

帶。而道存矣。**附錄**曾見寶善堂功過格。有一崇儉論。其畧云。禮義生於富足。今人不能行善。往往以貧窮之故。所以貧窮。害於不勤。而尤害於不儉。管子曰。姦邪之所生。生於不足。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無度。又曰。民無餘積。其禁必不止。夫欲民之有餘積。其源在生。其流在用。源有盡而流無窮。就天下之人言生者。十一用則盡人而難免也。就一人之身言生者。無幾時用則雖死而未了也。就人情之大凡言生之念。易於自阻用則愈侈而愈廣。無所終極也。極勤之效。不敵不儉。所謂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谿壑。則儉之尤要於勤可知矣。且生物之豐歉。由天人力有所難強。則生或不可必也。用物之多少。由人天變不難預備。惟儉則可自主也。曾子固曰。用財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財無節。則天下

雖富其貧亦易致也。甚矣儉之不可不重講也。其下詳分條件。如飲食衣服等項。痛斥晚近世不儉之弊。今不備錄。

五十過 作事不務循禮。自恃得為。縱恣踰節。一事為五。十過。發明

宋神宗朝。明道先生上疏有云。古冠婚喪祭。車服器用。差等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賈之類。或擬王公。禮制不足以檢。救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此大亂之道也。

三十過 平時為己取樂。延養一歌舞者。一年為三十過。發明 犯此過者。

其心必放逸已甚。其於格中過條。無往而不犯可知。人將以為僅求自適。無意害人。亦何所妨。而不知良心日泯。去禽獸不遠者。正在於此。故其過不可淺視也。○昔誌公和尚。與梁武帝論及樂事。請帝出死囚數人為驗。命囚各持滿水。周行堂下。戒曰。盃水不溢。當貸汝死。既命作樂。以動其心。良久視之。無一滴溢者。帝乃嘆曰。汝聞樂乎。對曰。不聞。誌公曰。彼正畏死。安得聞樂。陛下誠能如此。恒懷畏慎。則逸樂之心。自然不生矣。○勞曾三曰。車之行地。羊腸可過。而或厄於康衢。舟之行水。瞿塘可過。而或翻於澗溪。蓋戒險則全。玩平則覆也。孟氏死生之論。厥理明甚。人所以不知畏者。特習之而不察耳。端居之暇。常試思之。使我志氣昏惰者。誰歟。使我功墮業廢者。誰歟。使我歲月荒棄者。誰歟。使我草木同腐者。誰歟。使我縱欲忘

反。而流於惡者。誰歟。使我弛備忘患。而陷於害者。誰歟。皆宴安之為也。故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薛文清曰。無教逸欲有邦。逸欲者。亂之原也。國以逸欲而亡。家以逸欲而敗。身以逸欲而為昏愚。為戕賊。患無不至。○周公告成王曰。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蓋抑乃檢束收斂之意。畏乃恐懼兢慎之意。此兩字。無論老少。無論貴賤。咸不可失也。失之便流於逸樂。以家國言。則為興廢之關。以一身言。直為人獸之關。蓋淡省之。附錄唐穆宗初年。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為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競為遊宴。沉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孔毅父曰。真宗朝。李沆王旦

同執政。四方奏報祥瑞。沆即滅裂之。如有災異。則再三敷陳。以為失德所招。上意不悅。旦退謂沆曰。相公何苦違戾如此。似非將順之意。沆曰。自古太平天子。志氣侈盛。非事遠征。則耽酒色。或崇釋老。不過以此數事自敗。今上富於春秋。須常以不如意事。裁挫之。使心不驕。則可為持盈守成之主。沆老矣。公他日當見之。旦猶不以為然。至晚年。東封西祀。禮無不講。時沆已薨。旦繪像事之。每胸中鬱鬱。則摩腹環行。曰。文靖文靖。益服其姿識也。觀此可知盈滿為憂。逸豫是戒。一防侈心。一防靡費。保國保家。無異理也。廣義愚因白文為已二字。意欲增註一筆。為親娛老。不在此例。既而讀楓山先生之言。謂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為養也。大賢高明自有見地。

二十過 富貴家遇荒年不節省繁費

繁費亦有禮制當然重其事而

不敢苟簡也。顧觀於今世行事其繁文過費。大多無謂而可已。此非必出於縱恣。蓋俗人意見。若謂當然耳。夫俗所沿襲。知禮者。豈亦從而效之。至若凶荒之時。雖禮制必當然者。亦不得不量加節省。傳所稱凶荒殺禮也。昔聖賢既有其訓。則知如平時之依禮。且為不變通。况尚有得已之繁費乎。**徵事**棟塘陳良謨曰。正德三年。州中大旱。各鄉顆粒無收。獨吾村賴堰水大收。州官槩申災得免租。明年又大水。各鄉淹沒殆盡。吾村頗高阜。又獨收。州官槩申災又得免。於是大家小戶。動作靡費。無不揚揚自以為樂也。予告叔兄曰。吾村中當有奇禍。吾家與郁與張。根基稍厚。猶或小可。彼俞費芮李四小姓。恐不免也。叔兄殊為不

然。未幾村大疫。四家男婦。死無子遺。惟費氏僅存五六丁。叔兄動念。問吾三家畢竟如何。余曰。雖無彼四家之甚。損耗恐終有。越一年。果陸續俱遭回祿。◎貧人行吉凶賓嘉之禮不

自量力勉為繁費

發明先正格言有云。爭名利要審自己分量。不要眼熱別人。更生妬

嫉之念。撐門戶。要算自己。已來路。不要步趨別人。妄生棚扯之計。又云。諱貧者。死於貧。勝心使之也。又云。貧不貌富。可以長貧。近世士憑陵意氣。塗飾耳目。貧於家。不貧於身。貧於親。不貧於賓。謂不露寒酸本色。能自拔俗。而其末難持。恐不能不別開徑竇。又云。世人只為體面二字。百事勉強。身心為之罷勞。各行為之隳裂。護惜小體。面傷大體。面而不顧。豈不大錯。**附錄**支元獻罄產以構高堂。堂成而養贍乏。適竇諫議過

曰堂甚好。只欠兩條梁。或問其故。答曰。一條是。不思量。一條是不酌量。貧人好勝。正斯謂矣。◎容

任室人取一字紙書。作鍼線包裹。容任糊窓。覆瓶等。與自犯同。逐張記

一過。徵事。康熙壬寅五月。金陵牛市馬回子家。有雷自地中起。歟若火輪。週繞廳事。家方宴客。十數人。皆

懾伏。無所損。旋飛入室。震馬之妾於樓上。有手製新履。幾雙。碎裂於前。其中字紙片。斷糜折。蓋其婦夙昔

恒以字苴襯鞋底。坐是譴云。愚山子曰。噫。莫汚如履。而以字紙苴之。穢褻已極。雷斧之及。宜矣。然婦固無

知。不讀書者也。今之拋穢狼籍。覆瓶拭几。展轉穢褻。且有甚於履中之藏。足底之辱者。上帝之怒。更當何

如。况爲此者。又皆讀書識字之人乎。◎容任家人狼籍米粒。不嚴加誠

諭。增註。謂平時不戒諭。非謂當見不言也。若見而不

言。另有見過不規例。逐次記過。徵事。松江西門外

袁太夔於康熙四年端午前。以魚腸拌飯食。猫猫食未盡。因天熱。至明穢氣蒸發。家僮張某取以拋棄牆

外。適登廁。見飯粒誤入廁中。告太夔。母母覓擔糞者。至初七日。細檢飯粒投河。本日下午。太夔子病少頃

太夔亦寒熱大作。初八日。夢趙玄壇至室中。曰。奉上帝命。汝家不敬五穀。執汝赴審。太夔泣拜曰。某生平

無過惡。拋棄五穀。實係不知。此家僮張某所爲。神曰。罪坐家長。遂隨行。如入半空。俄一人執旗前來。令帶

往家堂神前審理。回至家。家堂神曰。袁某生平燒香好善。此事實坐不知。且所棄米粒。已經收拾。但雷部

已發。不能中止。必須經過汝家。然可無害矣。袁猶恐張某仍遭天誅。拜求再四。玄壇舉鞭。令袁并攝母妻

子女及張某俱從鞭下過。曰：皆可免矣。太夔遂甦。本
日微雨，雷聲竟日繞屋，但不甚震。張某是日亦昏迷，
如醉。薄暮乃醒。愚按此等事，皆由平日不戒諭所致。
也。可不慎歟。**廣義**：須知狼籍米粒，與感應篇之散棄
五穀有別。狼籍者，忽略為過。散棄者，暴殄為惡矣。知
忽略之過且不可，而暴殄之惡不益宜戒乎。張儀方
有田數百頃，每歲收糧萬餘石，倉廩堆積發糶不盡。
多至紅腐，從不以升斗施濟於人，自用則芝蔴飼猪，
黃荳飯牛，毫無愛惜。正德六年，黃河遷徙，其田盡倒
入河。子孫至貧而為乞，得升合珍如珠。人謂昔時暴
殄之顯報，愚想富貴家盈滿有餘一家之中，不無隱然犯此者。蓋常自儆察焉。

十過 士庶人家居厭棄惡衣服。

發明：武王衣銘曰：蠶桑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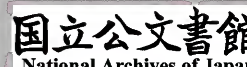
必寒。汪介人曰：力能衣美而衣敝者，天福之分。當衣
故而衣新者，人目之。方弘靜曰：堯之至德也，而稱之
者曰：衣履不敝，盡不更為此。非細行也。今有居無長
物者，輒曰：是硜硜爾。是以堯為不足尚，何自暴也。**徵**
聖：明成祖服裏衣袖敝，且垢納而復出。侍臣合贊聖
德，上曰：朕雖日易十衣，何患無之。自念惜福，故每澣
濯更進。昔皇妣躬親補緝，皇考喜曰：后居富貴，勤儉
如此，正可為子孫法也。**附錄**：范堯夫布衾銘曰：藜藿
之甘，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得之
常安。錦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
其得，危辱旋臻。舍難取易，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
不然，顏樂簞瓢，百世師模。紆居瓊臺，死為獨夫。君子
以儉成德，小人以奢喪軀。然則斯衾之銘，其可忽諸。

五過 有錢不施濟貧之置一無益器皿

發明漢景帝詔曰雕文刻鏤傷

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齊高祖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見主衣中有玉導，曰：留此正長病源。卽命擊碎。唐玄宗初立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總之古人除布帛菽粟外，皆視爲無益，不惟不貴，且恐屏絕之，不甚也。若夫器皿，惟以適用爲主。杜詩曰：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蓋言以瓦盆盛酒，與玉壺銀碗同一飲也。同一醉也，何分別之有。今人每不惜重價購一珍玩，日用之間一無裨益，顧時加拂拭，以此自娛爲民，則毫不計及於稼穡艱難。爲士則毫不念及於民生國計。書曰：玩物喪志。此等人充塞

天下。天下何由而治乎。昔王文正公爲相，有以玉帶獻者，曰：此帶絕好。公曰：身自負重，使人道好，不亦勞乎。呂文靖公爲相，有以古鏡求售者，曰：能照二百里。公曰：吾面不過撐子大，何用照二百里乎。又有以古硯獻孫之翰者，曰：此石呵之則水流，其直三十千。孫曰：一日縱呵擔水，所直三文耳，何用此爲。三賢之所見者大，所以爲名執政也。附錄于穀山曰：宋徽宗一日內宴出玉卮玉盞，以示輔臣。曰：用此恐人以爲華。蔡京曰：乃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此不但逢君之惡，乃過君之善。京之佞不容誅矣。卽此觀之，徽宗以前天府內庭未嘗以玉器爲用，乃今士庶之家初登仕版，卽購犀玉酒器以華賓筵，不亦侈乎。夫以商受之奢，賢臣見象筮而嘆宣和之侈，佞臣以玉杯爲華，今之士人且以象筮玉杯爲常，是古



奢淫之主所不敢輕用者。而今寒素之士所不肯淡
 惜也。物力之詘。有以然矣。○呂叔簡曰。滿目所見。世
 上無一物不有淫巧。這淫巧。耗了世人多少。生成的
 財貨。悞了世上多少。生財的工夫。淫巧不誅。而欲講
 理財。皆苟且之談也。○蘇東坡曰。僕行年五十。始知
 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日儉。然吾儕為
 之。自與俗人不同。又書示內兄曰。聞大舅全不作活
 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錢。今退居之後。決不能食。猶
 味麤。決不能杜門謝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
 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但言吾有好兒子。不消與營
 產業也。書畫奇物。老坡。近年視之。如糞土也。

○為自己生辰召客宴會。製錦屏設鼓吹。矜張誇艷者。加倍。發明。寇萊公生辰華後
 過盛。帝聞惡之。王文正曰。準許。九年紀。尚駮耶。駮之。

一字。可謂評斷最確。世之好舉慶賀。勞人傷財。不顧
 損福。皆是駮耳。孫子麟六句。自謂年覺日衰。事求日
 減。堅辭親友。爰作偈曰。花甲纔週鬢已絲。迴思母難
 轉。妻其長生戒。設傷生席。浮壽何勞介壽詞。釀分無
 端。終為利。獻桃沿習漫多儀。愛閒老子祈清
 淨。跪拜都捐樂在茲。卓哉達見。可謂高矣。

三過一服飾過奢違時王制。於非禮剪裁本過外。又加
 三過。徵事。范忠宣公將娶

婦。或傳新婦。以羅為帷。公不說曰。羅綺豈帷幔之物
 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我家法。敢持至。當火於庭。

○**汗穢書籍。**聖賢經傳加倍。徵事。司馬溫公有書萬

觸者。嘗謂其子曰。賈豎藏貨貝。吾輩惟此耳。當極加
 寶惜。每見爾輩。輕以兩指爪撮起。是愛書不如愛寶。

貝也。其人可知矣。○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闕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為童幼婢僕之所污損，風雨虫鼠之所毀傷，實為累德。吾每讀聖人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不加謹也。**廣義**張邑翼列不敬字之過。其論藏書類曰：藏聖賢書，必分經史子集，分號編次，整齊畫一為上。切戒襍亂顛倒，又戒卷帙失散，簿葉脫落，又戒取次觀覽，不歸本處，又戒閉藏不密，鼠傷虫蝕。此等皆忽畧易犯。特舉出以戒人，亦云精矣。愚更欲採摘其三條，補入茲編，以見尤不可犯。一日祖父遺書，不能收藏傳後，擅將典賣。一日妄以戲文小說，襍入聖賢書內。一日漫將淫詞

穢牘混入典籍中，但其論過太重，愚謂循此例焉，當無辭張。又有曰：胸無慧識，輕加批點，與汗穢同。并告讀書者慎之也。

一過 一日鮮衣美食享用過豐 若處荒年不改，逐日以

人無壽夭，祿盡則死。是以一生財祿，皆有定數。服用之際，豈宜過享。譬如人有錢一千，一日用盡，則明日無有。若日用一百，則可至十日；日用五十，又可至二十日。凡人惜福，當作是觀。或謂人有廉儉而命促，貪奢而壽長者，何也？曰：廉儉而命促者，當生之數少也；若更奢，侈則愈促矣。貪奢而壽長者，當生之數多也。若更節儉，則愈長矣。○陸文定公曰：古人言天地如逆旅，不知此身亦小逆旅也。造物是房主人，我曹是

借房住的。若限定幾年。便不許住。此謂大限已盡。雖然若借房人平日安分守法。不得罪於房主。彼此相得。再容他多住幾年。亦有此理。○薛文清公曰。人之享用。當各量其分。古人謂惟辟玉食。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甚至衾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余有目覩其事者。可以為貪侈之戒。○高忠憲公訓其子曰。受些窮光景。每事節省。儘過得。凡臨事著一苟字。便壞自身。享用著一苟字。便安吾一生。得此力。○范文正公嘗言。我每夜就寢。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若相稱。則方得熟睡。無復愧恥。苟或不然。則終夜不能安枕。人能存心敬畏如此。何敢以無用之身。安享過人之福耶。**徵事**昔太學有二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登鄉榜。皆授廣文。一任黃州。一任鄂州。

未幾任黃州者死。任鄂州者為治喪。因祝曰。我與公凡事皆同。而公先我去。何也。宜以夢告。果夢曰。我生於富貴。公生於寒微。享用不同。是以壽異。此公後至典郡。惜福作善。至九十令終。○柳玘曰。高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歲夕食齏。葡萄匏而已。○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屬官相得。一日問及日用之數。泰然訝其過多。因問若何飲食。對曰。中飯具少肉。晚菜羹。公大驚曰。我為太守。居恒喫菜。子為小官。乃敢日日食肉。定非廉士。遂疎之。○胡新繁在官。未嘗肉食。其子來省。居久之。烹鷄為饌。公怒曰。吾居官二十餘年。常以奢侈為戒。猶恐弗能令終。今不設賓。不祀先。而為此甘鮮以娛口腹。詎不為我累乎。○杜正獻公食於家。惟一麵作羹。或言其太儉。公曰。衍本一措大。各位福祿。冠帶服用。皆國家所有。一旦去身復

爲措大何以自奉哉。○張文節公爲相所居不蔽風雨服用飲食甚約或規之曰公俸祿多而自奉儉薄如此外人恐有公孫布被之疑文節歎曰吾今日之祿雖侯服王食何憂不足然人情由儉入奢則易由奢入儉則難此祿安能常恃一旦失之家人旣習於奢不能頓儉必至失所曷若無失其常吾雖違世家猶如今日乎聞者服其遠慮。○鄭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舊時齏鹽風味甚長久也。○蘇東坡在黃州嘗書云自今日已往蚤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朱文公晚年親書一帖戒其子云

年來衰病多因飲食過度所致近覺肉多爲害尤甚自丁巳正旦以往下飯不得過一肉如有肉羹不得更設肉飭設肉飭不得用大椽只用菜椽大小一般晚食尤須減少不肉更佳。一則寬胃養氣。一則節用省財。庶幾全生盡年儉德避難之方。一埜等如有愛親之心宜深體此意。○何東山曰君子以禮義養心則心廣體胖若恣食肥甘則神昏氣潰婦女以布衣禦寒則堅苦其志若香薰羅綺則淫蕩其心。○朱欠菴示兒書曰先君貧甚。一除夕止百錢度歲厨烟蕭然余每用錢卽念此不敢妄費先君終身不用絲絹爲附體衣鞵以芒爲之或用青布牀帷并襪被冬夏用布余雖不能盡遵先教然服鮮華卽踏然以懼迄今身家飄泊布袍草屨猶爲踰分更不待言矣未識異時吾子能知祖父之素風留意焉否也。又曰口腹

參養皆以習成。天啟丙寅，余十七歲，讀書漂母山房。先君給予薪米外，每月錢一千。余茹蔬頗適意，千錢猶有餘。歸上先君，二十外館巨室，享盛饌，遂以為常。不能如初時澹泊。亂後家食，饘粥不繼，更復習儉。早起具飯，留其餘晚食，不更舉火。佐食惟菜豉，不知肉食何物。非予惜福，聊以安貧也。昔東坡謫高安，日用不過五十錢，尚有不用不盡待客。張無垢亦云：余生平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不過數十錢，亦自足。至今不易也。二公之品與所處，什百於余。猶如是，余敢不自省念乎。杜子美流離澹泊，其命固然。一夕醉飽，卒醉飽亦人之常。子美當之已為福過，况不及子美者也。**廣義**：衣食其專舉者，次句享用二字，則凡服御皆包括矣。與善堂註云：又有過貪逸樂，役人以所不堪，如除足濯穢及捧壺承溺等，驕子弟多犯之，皆損

福事也。並宜嚴戒，是格不見旁註。想統於交接條所云：一易為事，必逸已以勞人。其論過蓋有在矣。彼其戒詞雖就平等交接言，然觀開端旁註云：諸凡過條，即尊長待卑幼亦同論，則可知。役使婢僕亦在其中。但彼處論過就待人言，此處論過就待已言。要其耽溺于享用者，未有不兼彼過者也。讀者宜貫通之。○歸雲楫曰：有一等世家子弟，惰其四肢，無所事事。至於梳頭裹脚，亦須僮僕代為。不知閒却兩手，何用如此舉止。福祿安得坐享。壽命焉能永長。○范文正公為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我親，汝母躬執爨而我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李修十曰：終日端坐，畧無勞事，未饑而飯至，未寒而衣加，飲酒食肉，呼奴使婢，居有

室廬出有舟輿。可謂色色如意。不於此時。勉力爲善。虛懷苦心。日求進德。更且使性氣。縱喜怒。甚者造罪業。豈不大可惜乎。○倪正父曰。人生所食者三。一曰福。二曰勞心。三曰勞力。生承世業。卽享富足。是之謂福。至於身自營創。高者勞心。下者勞力。然勞心力而獲者。雖勤苦而無後患。若不勞心力而專藉福。福盡則一敗塗地。故世家子弟。資財旣盡。無能免餓莩者多矣。○張簡肅公有詩曰。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况乃事奢華。軒軒傲閭里。僕僕過形衙。不知禍所伏。方謂勢可誇。勢亦有時歇。禍來或無涯。不知慎德業。庶幾永無譁。○鄧西張先生訓子曰。甘自苦來。甘始可久。福由德致。福始可保。凡做大官做大功業的人。俱在貧困裏磨難出來。卽如范文正公。司馬溫公。微時何等落寞。甘受糞粥惡衣之困。一味

只知讀書向學。後來際遇時。隨處盡職。俱做好官。凡禍福利害。榮辱進退。如浮雲過前。一毫不入其心。這皆是貧苦中養就來的。如今難道教你們尋箇貧苦來受。只就現在一意抑畏。節省。只守布衣菽粟之分。存心讀書。與貧苦書生。更加一倍精進。便是苦了。這不由得他人。俱是自擡舉自己。做箇好人。不然。後來苦至禍至。恐難禁也。○羅念菴先生誠弟遂夫曰。節儉有數益。人當自食其力。無功過享。後必有災。先大夫暮年。非飯客不市肉。或以魚蔬飯客。未嘗不飽。先大夫且爾。况我輩哉。知守分。卽他日處貧與賤。可無異望。可無怨尤。此一益也。省浮費。以均僮僕。足其衣食。令免饑寒。元亮有云。此亦人子。可善遇之。恩結其心。緩急得濟。此二益也。妄用者多妄取。財者人之命也。豈容以妄得之。得之以妄。彼必妄以相加。吾身危

矣。授受之禮。度不能報。勿受其施。如施過情。不責吾報。必有非情之望。隱於其中。慎勿爽之。廉恥不喪。始名為士。此三益也。同生天地。即為同氣。不忍之心。乃我生機。然非財力有餘。即惻隱不可全。前在舟。見汝以米濟溺者。吾甚慶喜。此心不忘。去道何遠。減一滋味於食。無損全一性命。利人不細。此四益也。

脩飾屋宇。故為雕刻彩畫。

費匠工一工。即記一過。

免。然如常人所居之屋。則亦可矣。何必倍費工料。費錢於無益也。漢文帝嘗欲作露台。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尚恐羞之。何以臺為。宋太祖崇尚節儉。一日永康公主勸帝以黃金飾肩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吾當為天下惜財。豈可妄費。帝王惜福如

此。奈何為士庶者。反罔昧而無忌耶。○勞曾三曰。物力之艱。於今為甚。而俗情夢夢。尚欲點綴繁華。揣其胷中。不過橫着體面二字耳。明道先生曰。人於外物。事事要好。只有自己一个身與心。却不要好。嗟乎。身與心。所以不好者。良由事事要好。而然也。思之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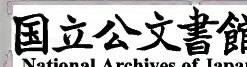
徵事

陳恭公於潤州造一大第。皆用文梓為梁。花石

鋪砌。極其精華。第成而公已病。但得肩輿一登。西樓而卒。人因名其第為三。不得謂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後果獻之於官。日久頽廢。夫丹楹刻桷。春秋為貶。然猶在君公宗廟之中。獨怪近世屋居華美。非必縉紳而然。雖商販之家。往往忘分而為之矣。俗子以為嘆美者。識者必以為深憂。今觀功過格明示戒詞。夫亦可做懼矣。抑愚因陳恭公事。而尚有所興感者。竊觀農夫小民。所居狹陋。至求尺寸之寬展而不得。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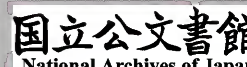
士大夫制為遊廊園屋層疊不已終歲空閉不得一假於人彼此反觀其為作福虛靡即令未嘗雕畫不得謂非過也此雖功過格未及亦可以類推焉○李少春先生濟濟明志一書有云李德裕日以吾平泉一草一石與人者非子孫也余謂富貴之家修飾園沼必竭其物力招致四方之奇樹怪石窮極志願而後已其得之也既難則其臨終之時必然眷慕而懼子孫之不能守也豈知子孫之賢不肖志趣迥別即千言萬語安能禁其不與人哉况富貴權力一旦屬之他人有欲不與人而不可得者其為惑滋甚矣乃知無財可辦不費難得之物亦使他日易於救斷不作愛想也○李文靖公自奉甚薄廳事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雖頽垣傾壁絕不屑慮

戚屬咸勸公治第公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橐裝亦可治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若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巢林一枝聊足棲息安事豐屋為其素尚如此○范文正公在杭時子弟以公有退志請治垣第為逸老計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乃謀治第顧何時而居乎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入者莫得常遊而誰障吾遊者豈有諸已而後為樂耶
○無端糾一飲食會 費百錢為一過 徵事 蔡公龍陽歷宦三十餘年食淡衣素無異寒儒後晉少司馬歸出見鮑魚異其早其子烹以進公大怒曰此時魚價必高窮口腹若此非與吾共守家業者也棄不食蓋與常人言淡泊之功未必能喻若蔡公所謂守家業非其易曉者歟奈世又多



以為不在乎此。宜其貪淫日熾。而節操之不可問也。
 ○破瓢道人吳少君。日買兩錢菜飯。不足則舖糜。語
 人曰。免我低眉。向人覺飽。
 道梁肉耳。此言最有意義。
 ◎非禮剪裁
 稱韋布。則知
 韋布而服紬帛。即為非禮。古人謂一片之紬。千蠶之
 命。故先王之制。除卿大夫及年老者。皆不得衣帛。然
 當時布皆麻織。不堪禦寒。若即有今日之布。先王必
 令卿大夫及年老者。皆衣布矣。乃今世人。無不喜帛
 輕布。服一布衣。便若行一昧心事。惶恧不敢見人。此
 在一身。必招折福短壽之報。在天下。必為民貧賊亂
 之本也。○明英宗謂李賢曰。朕常膳飲食隨時。未嘗
 檢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
 也。○趙太守題蠶婦圖曰。蠶未成絲。葉已無。鬢雲撩
 亂粉痕枯。宮中羅綺輕如布。爭得王孫見此圖。又寇

萊公以綾帛賞妓。有詩曰。一曲笙歌一束綾。美人猶
 自意嫌輕。不知織女機窓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字字
 剗切。大堪吟諷。
 徵事 宋太祖見永寧公主著翠襦。戒
 勿復為此。主曰。所用翠羽。幾何。太祖曰。不然。主家服
 此。宮闈戚里。相效成俗。翠價必騰。小民販採。傷生必
 廣。汝生長富貴。當知惜福。豈可自造惡業。明太祖見
 遺綺寸許在地。召諸姬至。數以蠶事之艱。徵稅之費。
 勅嗣後不悛者。斬。馬后再三澣之衣。終不棄去。常述
 漢文帝寵幸夫人。衣不曳地。以戒宮人。施愚山曰。觀
 此。則宮闈尚須儉樸。民間裁剪。能不折福。
 附錄 周百
 安其友書云。素其書者。但求舊聯四紙。便堪揮灑。綾
 縑皆不敢言。千絲萬絲織來。一筆兩筆塗去。某詩即
 不惡。字即不劣。亦
 不敢造此惡業也。
 ◎相知偶聚過三品
 發明 王道崑
 曰。養生待客。



不宜多品。多品則多戕殺。不宜一。多品必多粗率。不宜二。多品必多費難繼。不宜三。能減則物品易足。不致傷生。一於心滿宜。能減則肴核易辦。咸可精美。二於體宜。自非則用易給。遠訪者隨時可以相留。頻過者量力可以恒款。三於交際宜。張子韶曰。近日士大夫家。爭尚侈靡。相習成風。或一延客。酒皆名醞。物必奇珍。以至器皿之類。皆極華美。如此仕宦。安得不貧。貧則好貨取贓必矣。姚龍懷賓筵節味歌曰。古帝享天。籩豆十二。今之賓筵。每踰此數。賓尊勝天。主費踰帝。物命暴殄。物價騰貴。凡百君子。舉觴毋易。按諸公之言。槩謂延賓不宜過費。而相知偶聚。益可知矣。**徵事**。雲間張南山先生居東門外三里橋。郡公訪之時及午。公曰。寒家離城遠。親友至者。必留午餐。然止肉腐而已。今煩遠顧。須烹一雞。勿訝其非。郡公忻

然飽去。世兩高之。○吳太宰獄守廬州時。中丞南明王公廷守蘇州。二公同年友也。一日以公務會于鎮江。吳折簡徵王為金山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許。蔬一束。於舟中屏騶從。趣王公同舟而往。王熟視其具。笑曰。兄昨折簡招。將為主。延款我也。其具止是耶。吳曰。足我兩人用可矣。多具何為。比至命庖。丁即所載治具。相與論心話舊。盡歡竟日而還。前輩風範如此。信溫公所謂物薄而情厚者耶。章楓山謂董遵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尚。非也。聞薛文清公在家。官客往來。只一葷一黍。酒二行。食飯而罷。又魏文青生家。官客相望。留飯只一肉一菜。若二公者。可以法矣。**陳**。幾亭曰。風云每食四簋。小雅云。陳饋八簋。古之饗賢。以四為隆。朝宴。以八為極。况在士民而可踰之。因論姻婭新親。且講款洽。乃世套

以為不可輕褻。禮貌既縟。舉行良艱。於是往來日稀。雖生平相對之密友。此時反成隔濶之親翁。俗情因昧成痴。通人豈可不略。凡糕糖花罩人物。皆俗例浮費。一切罷之。率外為俗。詎非士君子之事歟。附錄徐伯同曰。明于禮義者。常病人之奢。溺於流俗者。常病人之嗇。病奢之言。必出於端人。不孫寧固。得志弗為。等語是也。病嗇之言。必出於匪類。胡紘請朱晦翁。因飯脫粟。遂懷憤論劾。語人曰。隻雞斗酒。山中未為乏也。是也。◎**狼籍米粒。**徵事殷仲堪守東陽。食不兼味。粒米常安。可登枝而忘其本乎。○劉元真於終南道中逢一貴人。呵從甚盛。元真問何往。答曰。某山神也。上帝以麥大熟。人不知愛。使降靈雨收其半耳。既而果然甚矣。米穀之當愛矣。◎**或戲或怒毀**

壞一物件。毀他人物件者為五過◎**吝惜一食物。不分人致其**

敗壞。◎**一日養猫犬過厚。暴殄人食。**發明猫犬所食。不妨粗糲。不致

其餓可也。嘉禾白粲。乃農夫所竭力耕耘而致之者。然農夫自食。每不敢望精潔。而富室大家。以之畜養猫犬。無少敬惜之念。甚至嘉穀美味。以佐之。不幾於愛物忘人乎。觀龍溝吳氏。以怒時持飯。傾與猪啖。而身與猪立遭雷擊。上帝之寶惜人食如此。人亦可以警矣。◎**一日不愛惜水漿。過**

月。徵事梁貞先生李義範住北邙山。玄元觀。每入洛城。與蒙師李生往來。一日李忽請先生。曰。某受命冥曹。主給一城內外戶口。逐日所用之水。今月限既畢。不可久住。三日死矣。因曰。人生用水。不

過日用四五升。過此必減福折算。切宜慎之。

◎冬春行野踐履菜麥之田。

生庭草不除。人問其故。曰。與自家生意一般。司馬文正公與人書曰。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使遂其生耳。每見人家當花藥盛發時。髡禿之而罔恤。事雖極細。其無仁誠之心可知。

◎園菓未可食。漫嘗棄地。◎污穢一字紙。張邑翼不敬字格。戒紙割雜亂。書寫狼籍。戒遇有不便。心知不可。姑以字紙雜用。戒坐處不置甕籠。收貯廢紙。待時焚化。致飄散穢處。戒袖裏襪間。猝然投納。竟致遺失。必一一遵其諸戒。庶無犯於污穢。幸。

◎一不可留字迹。不為燒化。扯裂粉碎。即成團拋棄。戒殘箋剩字。入口嚼爛吐棄。同此條意。

◎燒化字紙。灰不置鑪。另貯。同雜穢入穢處。張邑翼曰。惜字加名曰敬。蓋能以珍重為真惜也。王沂公父為宣聖嘉予。以其能香湯洗燒。近年西泠袁上珍。夢穢見王天君。責以焚燒穢字之罪。非以其惜而不知敬乎。

◎徵事。槎溪朱寧約。字士豐。留意入法。鏡進未艾。康熙乙丑二月。以微疾。二其和交。爭美。忽甦。語諸人曰。吾壽該四十二。以平日董於學字。隨意焚燒。散棄其灰。不珍惜。陰司錄為過。減去五年。故今三十七。即當死也。幸諸君識此事。毋輕忽。字紙灰言訖。仍瞑目逝。

◎見僮

僕掃室不誠論細檢字紙

廣義張格又有云。不禁戢

收擔紙古者。所值十文為一過。換碗器物同論。又云。

不秀。婦女窳耳。剪樣拭物。一幅為一過。皆是帙

所遺略。可採。而補入也。◎見遺字不顧。**附錄**文昌帝君諭惜字

者。皆自敬重字紙中來。予竊怪今世之人。名為知書

而不能惜書。故有平生苦學。鷄牕。而場屋之中。竟以

失韻誤字。例為有司所黜。終不得一掛名。虎榜者。皆

神奪其鑒也。今特申明此事。期諸士知而戒之。顧惜

而敬重之。此即功名之梯。◎見鄉村字紙糊窓。漠不

為念

級而父母責望之門也。

